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用解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使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是广大中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探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同志正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除窒息人心的文化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导言，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黄葵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赐教。

巴蜀书社

自 序

汉语音韵的研究，从开始辨析字音发展到有系统地研究汉语音韵沿革，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了。清代学者把研究汉语音韵的学问分为“古韵”、“今韵”、“等韵”三科。所谓“古韵”，指的是研究周秦古音；所谓“今韵”，指的是研究《广韵》一类韵书的声韵系统；所谓“等韵”，指的是研究《韵镜》一类图表专门分析声韵的审音之学。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是汉语音韵学内涵的组成部分。

汉语音韵学，也称汉语声韵学，它跟现代的语音学相近而不相同。语言的本质就是声音。分析语言的声音，研究发音器官怎样发出各种不同的语音，并涉及元音、辅音、声调、音量、音色和音的结合等方面，就叫语音学；而根据音位学的理论和方法讨论语音应用在语言上有什么功用，进行语音类别、语音区别性特征、语音系统结构模式、声韵调配合的对补和语音系统整齐性的研究，就叫音韵学。至于汉语音韵学就是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汉语历代——从原始到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语音系统的学科。

我们学习和研究《广韵》的目的，就在于以它为基础，了解

古代字音和声韵系统的类别，从历史的语言演变中通晓古今音的异同，以便于解决在研究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义和在阅读古书和文学作品时所涉及到的声韵问题，同时还要对《广韵》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审查其声韵调配合的模式变化，探索其历史来源和地区分布，并审核现代读音形式，得出合理的构拟。这尚待大家共同努力，建立汉语音韵研究的理论框架，运用语言的变异理论来刷新旧的观点，从宏观到微观，遵循辩证整体性原则，从要素、层次、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发展趋势和外部环境等进行综合、精确、立体式的考察。

如果掌握了《广韵》这部韵书，可以一通古（文献）和今（口语），二通文字和训诂，三通汉语和非汉语，四通传统语言学 and 现代语言学。可是要把它学到手，需在审音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和分析古今音的异同。学习《广韵》并不难，最好的办法，要有一点语音学的基础知识，懂得语音符号（国际音标）的使用，肯于利用自己的口吻喉舌去模仿声音和善于辨别声音，既用口，又用耳，两者交相为用。如果仅凭目治去分别记忆音类，那是不够的。其次，要了解现代的语音，无论是北京语音或者自己的方言，才能了解《广韵》的语音。汉语语音，古与今有同有异。

“同”的可以说明汉语有继承性，现代汉语即继承古代汉语而来。“异”的可以说明汉语语音自古至今不断地发展变化。第三，要重视比较。要知道语音的异同，首先要去观察比较。这要进行古今音异同的纵向比较。过去汉语音韵学者都以为《广韵》是“中介音”，可资以上推周秦古音，下求现代语音。另外还要进行同时代资料的横向比较，把横向共时资料之间的比较和纵向历时之间的比较结合起来，寻求汉语音韵变异和发展规律，就能创

造新的研究成果。

昔贤论《广韵》的书很多，但由于作者为时代所限，没有达到现代历史音韵学的科学水平。诚如李方桂先生《汉语研究方向——音韵学的发展》一文所说的那样：“谈到音韵学本身的研究，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音韵的发展，要靠语音学的发展，因为所谓音韵学，无非是研究一个语言的语音，所以如果语音学的根底好，那么音韵学这方面的发展也可以进步。”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任务，是探讨历时和共时语音类别，音位系统结构模式和声、韵、调三者相互配合的规则，特别着重在挖掘从原始汉语到现代汉语音韵演化的复杂曲折过程及其规律，作到层次分明，脉络一贯，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尤其对《广韵》的研究要做到博通古今，完整平实。我个人写这部书，只是综合各家之长，间杂个人主见，主要是想反映中外学者研究《广韵》的新成果，供读者参考，所谈的都是一些基础知识，由简单到复杂，并且有目的、有重点地联系实际加以阐述。第四部份资料一项，谨备读者检索和开拓之用。

十年浩劫，耽误了我们的美好春光，翦除“四害”以后，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智慧、毅力和勤奋、改革和创新，以期对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都能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答复。

本稿仓卒草成，尚祈读者正谬！

目 录

自 序

第一部分 引 论

第一章 《广韵》的作者、版本和功用	3
1.1 《广韵》的作者	3
1.2 《广韵》的版本	4
1.3 《广韵》的功用	4
第二章 《广韵》系韵书的性质	6
2.1 《切韵》的体制	6
2.2 《广韵》体制的渊源	12
2.3 《广韵》的性质	15
第三章 《广韵》的模式	24
3.1 《广韵》的结构	24
3.2 《广韵》的框架	26
3.3 《广韵》的增订的过程	30

第二部分 内 涵

第四章 《广韵》的音节结构·····	43
4.1 声母、韵母和声调 ·····	43
4.2 声母、韵母、声调在音节结构中的地位 and 作用·····	45
第五章 《广韵》的声类和声值·····	48
5.1 声类的考订 ·····	48
5.2 《广韵》反切上字表 ·····	50
5.3 《广韵》的声类 ·····	55
5.4 《广韵》声值的构拟 ·····	56
第六章 《广韵》的韵类与韵值·····	62
6.1 韵类的考订 ·····	62
6.2 韵值的构拟 ·····	73
第七章 《广韵》的调类与调值·····	81
7.1 声调的产生 ·····	81
7.2 《广韵》的调类 ·····	82
7.3 《广韵》的调值 ·····	84
第八章 《广韵》等的分析·····	85
8.1 等韵的性质和作用 ·····	85
8.2 《广韵》分等示意图 ·····	86
8.3 等韵术语浅释 ·····	96
(1) “三等”和“三等韵”的区别·····	96
(2) 三等韵A、B、C、D四类的区别·····	97
(3) 重组 ·····	98
(4) 分等和声母的配合·····	100
(5) 纯和假等韵的区别·····	102

(6) 重韵	103
(7) 开口和合口	104
(8) 内转和外转的区别	106
8.4 一二三四等的特点	107

第三部分 比 较

第九章 《广韵》和周秦音的变异	116
9.1 声母	116
9.2 韵母	124
9.3 声调	129
第十章 《广韵》和现代方言的变异	131
10.1 《广韵》和现代汉语方言的关系	132
10.2 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	134
10.3 《广韵》音类读音在现代汉语方音的反映	135
第十一章 《广韵》和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	138
11.1 汉藏语系音变倾向	140
11.2 《广韵》音系类型的旁征	153

第四部分 资 料

(一) 《广韵》切语的沿革	164
(二) 《广韵》的又切与互见	169
(三) 《广韵》后加字考略	179
(四) 《广韵》反切折合示例	191
(五) 《广韵》讹夺举正	205
(六) 《切韵·序》校释	224
(七) 引用书目	252

第一部分

引 论

666-44

666-44

第一章 《广韵》的作者、版本和功用

1.1 《广韵》的作者

《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五卷。公元十一世纪宋真宗时，陈彭年等奉诏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切韵》、《唐韵》一系列的韵书刊定撰集而重修，成于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广韵》原为增广《切韵》、《唐韵》而著，除增字加注外，韵部也略有增订，收字二万六千余。《广韵》按声调分卷。平声因字多，分上下二卷，上平二十八韵，下平二十九韵，共五十七韵。上、去、入声各一卷，上声五十五韵（冬韵上声仅三字，附于上声肿韵，臻韵上声也仅三字，附于上声隐韵），去声六十韵（臻韵无去声字，祭泰夬废四韵又仅有去声，故去声比平声多三韵），入声三十四韵（《广韵》阴声韵凡二十六韵，阳声韵三十五韵，入声韵应与阳声韵相配，为数相同。因为痕韵入声只有五字，附入魂韵的入声没韵，故少一韵），总共二百零六韵。不过《广韵》二百零六韵，实为二百零六部。有的部包括有几个不同的韵母，如以韵母计（亦称韵类），则有二百九十个韵母之多，即平声和去声各八十二类，上声七十六类，入声五十类。但是臻、帮两类实际与真、质两类的韵母相同，所差只在声母；尚有真韵的合口（蟹类）、质韵的合口（律类）只是分出淳、术

两韵时残余的字，故臻、栻可附入真质，赧、律类可并入淳、术。《广韵》实际为二百八十六类，《汉语方言调查字表》即同此归类数字。

1.2 《广韵》的版本

《广韵》有详注本和略注本两种。详注本是宋陈彭年等原著，略注本则为元人据宋本删削而成。清初，张士俊始据汲古阁毛氏所藏宋本和徐元文所藏宋本校订重雕，《广韵》原书面目才为世人所知。不过张氏刻书有校改，并不完全确当。清末杨守敬于日本获得宋本，后黎庶昌又以杨守敬所得宋本《广韵》刻入《古逸丛书》中。雕板时，黎氏又据张本刊正，增改颇多，并出讹误。故《广韵》一书始终缺乏完善的版本。宋本面目惟有凭黎刻所附校札窥其大略而已（周祖谟1958）。

1.3 《广韵》的功用

《广韵》是按照字音分韵编排的通古知今的一部韵书。凡是学习和研究汉语音韵史的人，无不以《广韵》作为主要依据典籍。它不仅是我们研究周秦古音、六朝以迄隋唐音韵、乃至现代方音变异的重要凭借，而且也是研究文字、词汇和词义的重要资料。因为从隋代陆法言编定《切韵》以后直到唐代，就《切韵》进一步刊正字体和增字加训的书很多。《广韵》在字形方面记载

了不少的异体字和简体字，从中可看到不少文字在表音、表义和书写方面的发展情况和规律。我们还可以从训诂中看出一个字所代表的是一个单音词，或是一个复音词的一个词素。所以，《广韵》既是韵书，又是字典或词典，是我们研究宋以前词汇的资源。更可引起注意的是，在书面语之外，《广韵》还记载了当时的口语词汇，这对研究近代汉语颇有参考价值。在《广韵》中，字的训释常由简单趋于繁富，除来自训诂专书以外，还往往增添一些新的意义。可见要研究训诂和词义的发展，《广韵》也是重要的资料。总之，《广韵》对辨音、正字、明义和考词都有用处。如果仅仅认为对研究汉语的中古音有用，那是不够全面的（周祖谟1978）。1944年沈兼士教授曾主编《广韵声系》，学者称便。他在《广韵声系编辑旨趣》中说道：“吾人欲建设汉语学，必须先研究汉语之字族，又作字族之研究，又非先整理形声字之谐声系统不可。《广韵》一书，为记载中古文字之总汇，其形声字，比之《说文》，多逾三倍，其语汇亦较《说文》、《玉篇》为完备。《集韵》、《类篇》而降，字数虽有增益，然率多变体俗书，增犹不增也。故《广韵》实为承前启后之中心字典，凡汉语语根及语辞之纵横衍变，均可由其谐声系统为出发点以推求之。”篇末复列举编辑主要旨趣，足以发人深省，谨录如下：

（1）叙列周秦两汉以来谐声字发展之史迹。

（2）提示主谐字与被谐字训诂上文法上之各种关系。

（3）比较主谐字与被谐字读音分合之现象。

（4）创立以主谐字为纲之字典模范。

第二章 《广韵》系韵书的性质

2.1 《切韵》的体制

《切韵》共五卷，全书以四声为纲，按四声分别排列韵字。平声字多，所以分为上下两卷；上声、去声、入声则各为一卷。每一声内各分为若干韵，凡同韵的字都类聚在一起。平声上有二十六韵，平声下有二十八韵，上声有五十一韵，去声有五十六韵，入声有三十二韵，全书共分193韵。每卷各韵以读音相近者比次在一起，例如平声“东冬鍾江”为一大类，“支脂之微”为一大类，有条不紊。

在一韵之内，因字音的声母有同有异，凡声母相同而且韵母也相同的同音字都类聚在一起，通称为一“纽”。“纽”即声纽的意思。“纽”在唐代韵书中称为“小韵”，“小韵”是相对于“大韵”（即韵部）而言的。书中不同的声纽，没有一定的排列次第，纽与纽之间则用圆点隔开。同一组的字在第一字下注出训释、反切和本组同音字的字数。每组第一字大都为常用字，读者根据开头一个字的读音可以确定同组下面各字的读音。如果一个字有两种读音，则兼注“又某某反”，通常称之为“又音”。《切韵》中凡常用的字一般不加训释，这跟后代的韵书不同。关于字体的不同写法，陆法言在注文中有时也略为指出，如上声軫

韵“准”字下注云“古作準”，上声旱韵“暖”字下注云“或作𩇛”（见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古书S.2683《切韵》残卷）。

《切韵》四声共分一百九十三韵，平声分上下两卷。上卷自“东”至“山”，下卷自“先”至“凡”，共五十四韵。韵目的数次是相连的。上声分五十一韵，去声分五十六韵，入声分三十二韵。现在根据唐代《切韵》的一些写本，叙列韵目如下：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1东，	董	送，	1屋，	16哈	海	代	
2冬		宋	2沃			废，	
3鍾	肿	用	3烛	17真，	軫，	震，	5质，
4江	讲	绛	4觉				6物
5支，	纸	寘，		18臻			7栳
6脂	旨	至		19文	吻	问	
7之	止	志		20殷	隐	焮	8迄
8微，	尾，	未，		21元，	阮，	愿，	9月，
9鱼	语	御		22魂	混	胤	10没，
10虞	麌	遇		23痕	很	恨	
11模	姥	暮		24寒，	旱，	翰，	11末，
		泰，		25删，	潜，	諫，	12黠，
12齐	荠	霁，		26山，	产	禡，	13鐸，
		祭，		27先，	铣，	霰，	14屑，
13佳，	蟹	卦，		28仙，	猕，	线，	15薛，
14皆，	骸	怪，		29萧	霰	啸	
		夬，		30宵，	小，	笑，	
15灰	贿	队		31肴	巧	效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32豪	皓	号					23狎
33歌 ₄	哿 ₄	箇 ₂		43尤	有	宥	
34麻 ₃	马 ₃	禡 ₃		44侯	厚	候	
35覃	感	勘		45幽	黝	幼	
36谈	敢	闾		46侵 ₂	寝 ₂	沁 ₂	
37阳	养 ₂	漾 ₂		47盐 ₂	琰 ₂	艳 ₂	24葉 ₂
38唐 ₂	荡 ₂	宕 ₂		48添	忝	忝	25怗
39庚 ₄	梗 ₄	敬 ₄					26緝 ₂
40耕 ₃	耿	诤 ₃					27药 ₂
41清 ₁	静 ₁	劲 ₁					28铎 ₂
42青 ₂	迥 ₂	径 ₂	16锡 ₂	49蒸	拯	证	29职 ₂
			17昔 ₂	50登 ₂	等	磴	30德 ₂
			18麦 ₂	51咸	嫌	陷	
			19陌 ₄	52衔	檻	鑑	
			20合	53严			31业
			21盍	54凡	范	梵	32乏
			22洽				

注：韵目下方所注2、3、4数字，表示韵部内的韵母共有几类。

从上列四声韵目排列的情况可以看到：

第一，四声韵部以韵母读音相近者排列在一起，如平声五十四韵就可分为十六类，即：

- | | | |
|---------|--------|-------|
| 1 东冬鍾江 | 2 脂之微 | 3 鱼虞模 |
| 4 齐佳皆灰哈 | 5 真臻文殷 | 6 元魂痕 |
| 7 寒删山先仙 | 8 萧宵肴豪 | 9 歌麻 |

10覃谈 11阳唐 12庚耕清青

13尤侯幽 14侵盐添 15蒸登 16咸衔严凡

这十六类韵，1、11、12、15以-n收尾；5、6、7以-n收尾；10、14、16以-m收尾，其他各类都以元音收尾。以-n、-n、-m收尾的称为“阳声韵”，以元音收尾的称为“阴声韵”。以上十六类韵，阳声韵与阴声韵错综排列，这可能与因袭前代诸家韵书有关。

在四声韵母的排列上和韵目的名称上，可以看到上去二声的韵目的次第和读音都是与平声韵母相应的，只有几韵由于当韵没有适当的同声纽字可以选用，以致所取的韵母在读音上与平声不一致。例如：东董送、哈海代，“送”字和“代”字就与平声和上声的声母不同；佳蟹卦，皆骸怪，“蟹”字和“骸”字就与平声和去声的韵母不同，而江讲绛、脂旨至、之止志、真軫震、唐荡宕之类，平上去三声都是相应的。

《切韵》的入声韵，承阳声韵-n的收-k（如“屋”），承-n的收-t（如“质”），承-m的收-p（如“合”）。这三类也是错综排列的。惟排列的先后次第只有一部分与平上去三声韵目相应，另有一部分与平上去三声韵目相应，还有一部分虽然以音近的排列在一起，而与应当相承的平上去三声的韵次不合。如入声的6“物”为平声19“文”的入声，应列于“栴”（“臻”之入）之后，即是一例。其自16“锡”以迄32“乏”，共十七韵的次第按照四声相承之例应当顺列如下次第：

20 21 27 28 19 18 17 16 26 24 25 29 30 22 23 31 32

合 盍 药 铎 陌 麦 昔 锡 緝 葉 怙 职 德 洽 狎 业 乏

覃 谈 阳 唐 庚 耕 清 青 侵 盐 添 蒸 登 咸 衔 严 凡

按照这样的顺序才能与平声诸韵相应。但是陆法言编定《切韵》的时候为什么没能照顾呢？这也可能是从前代的韵书沿袭而来的，只是现在难以证实。

《切韵》的声类，现尚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根据唐代陆法言系统的《切韵》写本，利用反切系联的方法，参照音系中声韵配合的情况，可把反切上字归结为如下类别：

双唇音	p (博、方)	p' (普、芳)	b (蒲、符)
	m (莫、武)		
舌尖音	t (都)	t' (他)	d (徒)
	n (奴、女)		
	l (力)		
舌尖前音	ts (子)	ts' (次)	dz (昨)
	s (苏)		
	z (似)	t (陟)	t' (丑)
	d (直)		
舌尖后音	tʂ (侧)	tʂ' (初)	dʒ (士)
	ʂ (所)		
舌面前音	tɕ (之)	tɕ' (尺)	dʑ (食)
	ɕ (式)		
	ʒ (市)	ɳ (而)	
舌面中音	j (以)		
舌根音	k' (古、居)	k' (苦、去)	g (渠)
	ŋ (五、鱼)	x (呼、许)	ɣ (胡、乎)
喉音	ʔ		

上列共三十五母，可有的学者把舌尖音的n (奴、女)分为两母，奴类读n，女类读ɳ，成为三十六母；有的学者不分奴、女，而舌尖后音多一“俟”母，读ʒ，这样也是三十六母。上列三十五母不是单纯根据反切系联法，而是从音位系统来定的，其中有好几母注了两个代表字，意思是在反切上有两套字，随被切字韵母的读音不同而应用的反切上字也有不同。如果一律分开，

那就有四十五类。但从整个音韵系统来看，不同的两套字仍属于同一个音位，也就是代表同一个声纽，因而可定为三十五母。这三十五母的读音也是近代学者所构拟而为一般人所承认的。）

《切韵》的韵类应从韵部说起。《切韵》四声共有一百九十三韵，每一韵因声纽的不同而又分为若干小韵。小韵的韵母，有的只是一类；有的是两类，或多于两类。现在举平声“东”韵为例：

k k' g t t' d t t' d p p' b m l x r

(1) 公 空 东 通 同 蓬 蒙 笼 烘 洪

古红 苦红 德红 他红 徒红 薄红 莫红 卢红 呼红 古笼

(2) 弓 穹 穷 中 冲 虫 风 丰 冯 懵 隆

居隆 去隆 渠隆 陟隆 敕中 直隆 方隆 敷隆 扶隆 莫中 力中

这里举了十六个小韵的第一个字（即一组的头一个字）和各字的反切、从反切下字来看，第(1)行“红、笼”系联为一类，第(2)行“隆、中”系联为一类，分别很清楚。再看韵字当中，“公”与“弓”、“空”与“穹”、“蒙”与“懵”、“笼”与“隆”都是同组字，而都分为两个小韵，由此可知第(1)行“公、空、东、通、同”等字与第(2)行“弓、穹、穷、中、冲”等字韵类不同。现在很多方言这两类字的韵母都已不分，惟闽语有的地方还分为两类。如厦门话：“东、通、同、公、空、笼”一类字读-ɔŋ，而“弓、穷、中、冲、虫、隆”一类字读-iɔŋ，前一类没有介音，后一类有i介音，据此可知《切韵》“东”韵虽是一韵而实际包括两类韵母。

又如《切韵》平声“寒”韵，也有两类：

t t' d ts ts' dz s r l k k' o

(1) 单 咍 坛 餐 残 鴈 寒 兰 干 看 安

都寒 他干 徒干 仓干 昨干 苏干 胡干 落干 古寒 苦寒 乌寒

(2) 端 湍 团 钻 攒 酸 桓 銮 官 宽 剡

多官 他端 度官 借官 在丸 素官 胡官 落官 古丸 若官 一丸

上面的寒韵字第一行以“寒、干、安”为切，第二行以“官、端、丸（音同桓）”为切，很明显是两类字。前一类“单、咍”等字没有介音，后一类“端、湍”等字有u介音，韵母不同，所以寒韵一韵实际有两类。

由以上所举“东”、“寒”两韵的例字，可知《切韵》一个韵部有的仅仅是一类，有的是两类，甚至还多于两类。有两类的，主要是包括有i介音的和无i介音的两类，或包括有u介音的和无u介音的两类。如果韵母的元音是a，同韵又有ia和ua，那就是三类了。不过《切韵》每一个韵部不管类别多少，从陆法言编定的体例上来说，一韵中不同类的韵母的元音和韵尾应当是相同的。在《切韵》学上把没有i介音的韵母称为“洪音”，把有i介音的韵母称为“细音”；把没有u介音的韵母称为“开口”，把有u介音的韵母称为“合口”。根据《切韵》各韵的反切和四声韵字相对照的关系辨别洪细和开合，便可以把《切韵》各韵的类别确定下来。

上面把《切韵》的体制先行交代一下，下面便好纵谈《广韵》的性质及其体制的渊源了。

2.2 《广韵》体制的渊源

《广韵》的声韵调系统是因承陆法言《切韵》而来的。《切

韵》原书分为一百九十三韵，而《广韵》又参照了唐孙愬《唐韵》一类的韵书，分类加细，四声韵部增多至二百零六韵。每一韵内的韵母，由于有无[i]或[u]介音而类别多寡有所不同。

自从汉末经师创制反切，比合二字以切一音，符合拼音字母的原理，汉字音读，始获显明，以济反切未兴以前“读若”、“直音”标音法之穷。到反切日多时，势须汇集，于是有魏李登撰《声类》一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晋吕忱弟静仿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这就开创了韵书的编辑了。此后韵书蜂出，各依土风，互有异同（罗常培1954）。

隋代统一南北以后，临漳（邺城）陆法言根据颜之推、萧该、魏彦渊、薛道衡等人的研讨，论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摭选精切，除削疏缓”（见《切韵序》），修集《切韵》五卷，分部一百九十有三（公元601年）。陆法言既参酌南北韵书，着重保持当时传统读书音的语音系统，又参校河北与江东口语音，辨析分合，不纯以一地方音为准，以利南北学人应用（周祖谟1978）。

唐代文人好写诗赋，于是《切韵》盛行。不过《切韵》重在分析声韵，所收文字和训释并不详备，因此在唐代又复增修韵书。象长孙讷言的《笺注》、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和孙愬《唐韵》等韵书，大体因承陆法言《切韵》，而有所增益和变革。增益包括增字、增注，或增又音和异体字；变革包括改变体例韵次，改换反切用字和分韵加细。陆书所分一百九十三韵，常用字大都没有训释。一韵之内，每组第一字下先记反切和又音，次记一组的字数，如果本字有训释，则先列训释后列反切。字有

异体，则注云“古作某”、“或作某”。

长孙书作于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重点在以《说文》订补《切韵》，体制因承法言之旧，而字数略有增加，所增加的文字大体都出自《说文》。原书的文字形体和义训与《说文》不相合的，多据《说文》增加案语，笺记于原注之下。一组的字数如有增加，则记载字数时注明几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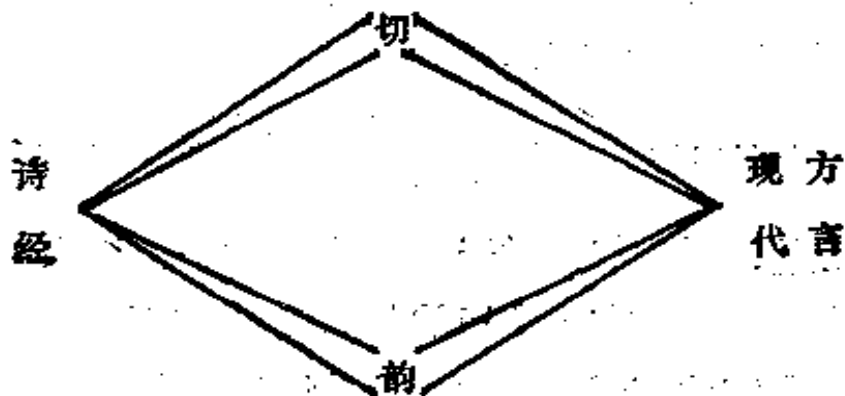
王仁昫书作于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8年），全书分为一百九十五韵，韵次同于法言书，但增多了与平声“严”韵相承的上去两韵，反切大都依据陆书，而重点在于增字加训。原书没有训释的，一律补加训释，原书没有收录的字，都用朱笔补缀于每组之末。每组第一字下不先出训释，而先出反切，次出训释。最后注一组收字的总数，但不再注明“几加几”。至于异体或又音，一般都列在训释之后。王书在小组第一字下先出反切的做法，是便于按音检字的。

孙缅《唐韵》作于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之后。据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所记明项元汴所藏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唐韵》写本，分类总数与王仁昫书相同，收一万五千字，最大的特点是增加训释。可是蒋斧印的《唐韵》又是孙缅以后的另一种《唐韵》，分韵加多。“真”、“寒”、“歌”平上去各分两韵，入声“质”、“末”也各分为二。全书有二百零四韵。其注文繁密，亦前所未有（周祖谟1978）。孙缅《唐韵》早佚，清末吴县蒋斧印的《唐韵》，仅存去入二声。1936年，罗常培师认为大徐本《说文》所用为孙缅音切，据之以考《唐韵》，或可存其涯略，命我作《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经考得声韵四十五，韵类二百六十二，合为一百九十四韵，与上述《唐韵》

不尽相合，可能系所据孙緬《唐韵》传本不同所致（严学宥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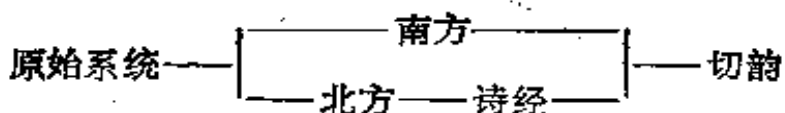
2.3 《广韵》的性质

《广韵》因承《切韵》，要了解《广韵》的性质，先要弄清《切韵》的性质，才便于正确使用《广韵》。汉语历史音韵沿革，每个时期的资料有每个时期的不同性质。许多学者一向认为《切韵》是隋代长安或洛阳的方言记录，这观点不容易解释为什么《切韵》的语音系统那样庞杂。因为《诗经》只有三十一一个韵部，《切韵》合四声共有一百九十三个韵部，现代汉语方言北京话的音系又比《切韵》少得多，这就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儿式的形状：



说什么从《诗经》到《切韵》是分化的过程，从《切韵》到现代方言是归并过程，这完全不符合汉语语音发展的实际情况。《切韵》是一部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着公元601年以前若干不同地区的方言，不同于代表周秦时代黄河中游盆地的读音的《诗经》韵脚和谐声偏旁。我们不能把《诗经》押韵跟《切韵》和现代北

京方言放在一条直线上,《诗经》的地理基础窄,不能投射出历史的根源,现代北京话也是地理基础窄,不能反映出演变的由来,它们都难以解释拥有宽广地理基础的《切韵》中所有音的类别(张琨1983)。瑞典高本汉(Karlgren)贯穿《切韵》,把以《诗经》押韵为根据的上古系统跟现代方言拉成一条发展直线是不可靠的。《切韵》所分的韵部和韵母的类别大体是依据前人的韵书。虽然在一个韵部里头可以有几个具有不同介音的韵母,《切韵》有押韵的分类,也有韵母的分类,但早于《切韵》的韵书,在时间上有从晋到梁不同时期的产品,在空间上北起洛阳,南到金陵。我们比较《诗经》、《切韵》和现代北京话,《切韵》里有许多韵类,在现代北京话并没有相应的区别,象“元、文、殷”这些类别,《诗经》也没有相应的区别。可是,从《切韵》的宽广的基础上头,却能投射出汉语原始系统,应用不同的音变,来解释《切韵》的分别,以及涵括在《诗经》跟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别。现图示如下:



这样,就提醒我们,对于单一的自然方言来说,《切韵》未免过于复杂。问题就在:《切韵》的类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方言,《诗经》和北京话则不然,从《切韵》出发却可以看到《诗经》的合并过程,如“元”、“山”、“仙”在《诗经》是一类,北京话则更简化了。因此我们要明确《切韵》的性质,这是学好《广韵》首要的一着。

关于《切韵》性质的讨论,有三篇重要的文章:陈寅恪(1949)的《从史实论切韵》、周祖谟(1966)的《切韵的性质

和它的音系基础》和张琨（1980）的《切韵的综合性性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陈寅恪的《从史实论切韵》说：“《切韵》内所列字音，实以东汉曹魏西晋时代洛阳京畿之旧音为主要因素。”“洛阳者，东汉曹魏西晋三朝政治文化之中心，而东晋南朝之侨姓高门，又源出此数百年来一脉绵延之仕族，则南方冠冕君子所操之北音，自宜以洛阳及其近傍者为标准矣。”这使我们知道《切韵》中有洛阳的成分是正确的。不过他指出，从东晋时代开始，南方的学者因袭了曾盛行于洛阳皇室的吟诵经典与文学的传统，而南徙的北方文士仍然保存着旧的读音，认为这就是《切韵》分类的基础。其实《切韵》所分的韵类并不完全跟洛阳的旧传统相同。

周祖谟的《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考证详尽，认为《切韵》是一部极有系统而且审音从严的韵书，它的音系不是单纯以某一地行用的方言为准，而是根据南方士大夫如顾、萧等人所承用的雅音、书音，折衷南北的异同而定的。他揭示了《切韵》所分的韵类几乎完全跟齐梁陈时期精于音韵的文人的押韵习惯相一致，于是肯定地认为《切韵》必是以齐梁陈的读书音为基础，这是正确的。不过他没有说明读书音和语音的不同，把齐梁陈的读书音和金陵官人的语音等同起来也缺乏证据。

张琨的《切韵的综合性性质》，开宗明义地从标题上显示出《切韵》的性质，认为《切韵》是一个综合体。陆法言在序中明言，《切韵》成书前已论及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王本《切韵》韵目下的脚注可证实这一点。《切韵》的系统包容了不同方言的音韵区别，从来没有一时一地的自然方言有如此区别。《切韵》中大多数的韵类都是根据前人韵书而分，这在《切韵》序里说得

很清楚。《切韵》的音韵类别实际上源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语音。对某一个方言进行真实详尽的平面描写，这是现代语言学的工作，在第五、六世纪，未必有此能力和需要。张琨认为洛阳皇室的读音显然在南方受到了修饰，南方人士在齐梁时代逐渐孕育出来一种约定俗成的读音。这也是《切韵》所分韵类的来源之一。《切韵》结构的庞大是综合南北方言成分的结果。为什么汉语音韵到了齐梁陈隋时期，分韵逐渐接近《切韵》呢？张琨认为这和沈约等人提倡声律，和永明体的文学运动有关，在这个文学风气下，文人学士精通音韵，辨析厘芒。如果实际语音（字音）里没有厘芒之别，韵类当然就无由成立。这些在南方文学运动下多出来的类别包容在《切韵》中。这就提醒我们，《切韵》除了具有北方方言成分之外，更具有南方方言成分。这是了解《切韵》制作背景及其结构庞大的一个关键。单一音系论者忽视这个《切韵》的背景，因此在谈论汉语语音的发展时，不免自相矛盾。一则说，《切韵》是古代的长安话或洛阳话；再则说，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是《切韵》（也就是长安、洛阳话）的子语。难道说，现代汉语方言都是从长安、洛阳来的吗？这是单一音系论者的太弱点（张贤豹1984）。

单一音系论者有的说：陆法言《切韵》成于公元601年的隋都长安，即以当代长安方言为基础。可是我们了解：第一，《切韵》编辑有关诸人无一能讲长安话；第二，当时的文化势力还不足以使长安方音成为全国的标准音；第三，从文献上考证出来的第七世纪到九世纪的长安方言音韵系统，比陆法言所描写的简单得多。日本学者大岛正二（1971）指出：在颜师古注《汉书》的反切里，韵类比《切韵》少得多，其中缺少如下韵类的对立：

山：删 咸：銜 耕：庚 皆：佳：夬

仙：先 盐：添 清：青 宵：萧

真：文

仙：元

屋三：烛

支：脂：之：微

覃：谈

关于《切韵》性质的认识，自以张琬的观点比较全面而合理，他还从《切韵》的編集过程和取材，作出了精密的分析。他认为陆法言在《切韵》序里提到的《切韵》編集过程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约公元580年，陆法言的父亲陆爽聚集刘臻、颜之推、卢思道、魏渊、李若、萧该、辛德源和薛道衡等八人讨论音韵，论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拟出编辑大纲，并参考代表早期北方读书音的吕静《韵集》和代表较晚南方读书音的夏侯该《韵略》等韵书。这从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公元706年）韵目脚注便知《切韵》的哪一个韵类取于哪本韵书。如果一本韵书分两韵，另一本韵书合为一韵，《切韵》一般从分不从合。这第一阶段大体上把押韵和韵母的类别定出来了。

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讨论音韵之后二十年，陆法言在大纲的基础上，依据大量早期韵书的反切，尽量包容不同方言的音韵区别，编成《切韵》一书。而大多数的韵类见于六世纪的顾野王《玉篇》。《玉篇》和《切韵》都是为了保存源于北方的新标准，而在南方得到了发展和修饰的读书音。北方的传统就是晋都洛阳皇室的书生吟咏古典（洛生咏）的读书音。他们为了吟咏

古典必定用一种读书音，而不用洛阳平民的白话音，吕静《韵集》代表这一传统。由于四世纪北方异族入侵，汉人被迫南移，也把传统的吟咏标准带到南方。其后经过了两三百年，当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改为金陵时，南部方言对这个读书音的标准产生了影响。复由齐梁时代学者因与印度佛僧接触，精于音韵辨析，沈约等人很早就能分辨汉语四声，建立了极其细致的押韵格式。《切韵》的目的，就在编成一部把所有的音韵区别都包容进去的韵书。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章，每章最末的四行诗的押韵几乎完全跟《切韵》的类别一致，也可证明《切韵》是一个综合体（张琨1980）。《广韵》既然因承《切韵》而作，当然也是一个综合体了。

上面我们说到《诗经》韵类系统限于北方，《切韵》则兼该南北方言的音韵区别。难得的是《切韵》里的许多南方色彩在现代汉语南方方言仍有所反映。如：

（1）四声系统仍旧保存在潮州、温州跟粤语方言，虽则因声母的清浊关系声调有分裂现象。

（2）韵尾辅音-p、-m、-t、-n、-k、-ŋ 仍旧保存在潮州、厦门、粤语与梅县方言中。

（3）《切韵》里有两组韵类，分别叫做三等韵和四等韵。从历史上来看，三等韵的来源是低元音，四等韵的来源是几个音高不同的元音（有少数则是圆唇元音）；经由音变，这些元音在《切韵》里合并成为一类。“宵：萧”、“祭：霁”的区别，现代任何一个方言都无反映。但在金华的吴语（口语）（约斋1958）跟义乌话（金有景1964）里，舌尖声母的字里头仍保存“盐：添”、“仙：先”的分别。请看下表：

表一 盐，添，仙，先

在金华方言的对立

韵母 声母	三等 -je				四等 -ja			
	*-m	*-n	*-p	*-t	*-m	*-n	*-p	*-t
n-	粘			孽	捻 念 廿	年		捏
l-	簾 镰	连 联				练 炼		
ts-	尖	煎 箭	接			剪		简
tsh-	签	迁 浅						切
ʔ-	潜 渐	贱 践				前		截
s-		仙 鲜 线				先		
t-					点 店	颠 癲 典		跌
th					添 舔	天	贴 帖	铁
d-					甜 簞 垫	田 填 佃 电 殿	叠 碟 蝶	

表二 盐：添，仙：先
在义乌方言的对立

韵母 声母								
	*-m	*-n	*-p	*-t	*-m	*-n	*-p	*-t
ɿ	粘	碾	聂		粘 念	年		捏
l-	廉 镰 廉 敛 廉 殓	连 链 联	猎	列 裂 烈	怜 莲 练 炼			
ts-	尖	煎 箭 溅	接			剪 戩		节
tsh-	签 歼	迁 浅	妾			干		切
z-	潜 渐	钱 贱	捷		前			截
s-	暹 纤	仙 鲜 仙 痲 线		薛 泄		先		屑
ɳ(t-p)					点 店	癩 典		
th-					添 舔		贴 帖	
d-					甜 簪	田 填 电 甸 殿 霰 佃 舵	叠 蝶 牒	迭

(4) 《切韵》里，舌根与舌尖韵尾前元音的展唇与圆唇的对立现象，福州方言也有。例如福州话对《切韵》真质与殷迄的字，就以-(e)in/k:- (æ)yn/k 来分别，至于仙薛与元月就以-ien/k:- yon/k 来分别。请看下表：

表一 真 质：殷 迄
 在福州方言的对立

	-(e)iq/k	-(æ)yo/k
k	紧 吉	斤 筋 近
kh		芹 勤 乞
ŋ		银 垠 狷
h-		欣 昕
ʔ-	困 人 仁 引 印 胤 一 乙 逸	殷 隐 癰

表二 仙 薛：元 月
 在福州方言的对立

	ieŋ/k	-ioŋ/k
k	乾 虔 揭 偈 碣 杰	健 蹇 建 健 健 健
kh-	愆 霰 襄 遣 遣	
ŋ-	彦 彦 孽 孽	言
h		宪 献 歇 渴
ʔ-	演 衍 热	焉 渴

第三章 《广韵》的模式

3.1 《广韵》的结构

正确地理解《广韵》的性质，科学地说明《广韵》音韵的类别，合理地构拟《广韵》音类的音值，是学习和研究汉语历史音韵中古音的最基本的三项工作。

《广韵》的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是卷。首先以平上去入四声分卷。

第二是部。其次是卷内以部（*rimes*）或韵母（*finaes*）加以分类，若干韵母，不管有无介音，可以同属一个韵类。

第三是小韵。在韵母里，再依声母分成小韵。这就是把韵母声母完全相同的一组字，归纳在一起，成为一个小韵。韵母完全相同，声母不同的字，则按声母分别为不同的小韵。如东韵一等的“车”小韵是 $t\underset{u}{\eta}$ ，“同”小韵是 $d\underset{u}{\eta}$ ，韵母完全相同，而声母不同。所有完全同音的字都分别归并在各个小韵里面。小韵是最小的音节单位，每个小韵底下都给反切。反切包含两个字。上字表声母，下字表韵母与声调，介音的有无有时候并不能适当地表现出来。

《广韵》分为五卷，二百零六个韵部，二百八十六个韵母（亦称韵类，因为有的韵部包容有几个不同的韵母），三千八百九十个

小韵。以小韵为基本音节。如东部“同”小韵下就有四十五个同音字同属这个小韵，声母是d-，韵母是-un，加上声调，掌握一个字，就可以推导44个字。《广韵》每部每个小韵都在前头冠以一个“o”号，以资识别。

《切韵》的原本，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陆法言序；其他内容则混见于后代增修的版本里头，多少年来我们对《切韵》系韵书只有《广韵》可用。《广韵》是宋室诏修的《切韵》增订本，成书于公元1007年—1008年。

《广韵》的结构导源于《切韵》，颜之推在建立《切韵》结构的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曾清楚地谈到编辑《切韵》的旨趣：“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而古语与今殊别……自兹厥后（公元265年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摧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至邺以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公元507年—582年）造《切韵》，殊为疏野。”这段话明确指出，公元六世纪时，南方由于跟吴语有接触，北方由于跟胡人有接触，而导致汉语发生了变化。隋统一以后，为了重建标准音读，乃采纳主要城市如金陵、邺与洛阳诸方言的区别编成《切韵》一书。《广韵》的结构，即以此为蓝本。《切韵》结构也不是把前人韵书杂乱拼凑，还要根据洛阳、邺、金陵三个主要城市的方言。估计当时的读书人，有

一种普遍采用的标准语，它不同于一时一地的任何一个实际的活方言。这个现象恰好说明《切韵》、原本《玉篇》与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所分韵类，何以密切相似。

3.2 《广韵》的框架

《广韵》的整个框架，可看下表：

《广韵》二百八十六韵类归并十三摄表

摄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果 (假)	开	一 二 三	ɑ a: ja(戈茹)	歌 麻加 麻耶	哿 马贾 马野	箇 禡驾 禡夜	
	合	一 二 三	uɑ ua: jua	戈锅 麻瓜 戈靴	果 马寡	过 禡化	
遇	合	一 三 ₁ 三 ₂	o jo ju	模 鱼虞	姥 语虞	暮 御遇	
蟹	开	一 ₁ 一 ₂ 二 ₁ 二 ₂ 二 ₃ 三 ₁ 三 ₂ 四	ai ai ɯ:i æ:i a:i jei(B)jæi(A) jei ei	哈 皆谐 佳街 齐鸡	海 駭 蟹解 荠	代 泰盖 怪介 卦懈 夬寡 祭例 废刈 霁计	

续表

摄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蟹	合	一 ₁	uai	灰	贿	队	
		一 ₂	uæi			泰 _外	
		二 ₁	ue:i	皆 _怀		怪 _坏	
		二 ₂	uæ:i	佳 _蛙	蟹 _拐	卦 _挂	
		二 ₃	ua:i			夬 _快	
		三 ₁	juei(B)juæj(A)			祭 _岁	
		三 ₂	juæi			废 _秽	
止	开	四	uei	齐 _圭		霁 _柱	
		三 ₁	jei(B)jei(A)	脂 _夷	旨 _履	至 _利	
		三 ₂	ji	之 _移	止 _氏	志 _义	
		三 ₃	je(B)je(A)	支 _微	纸 _尾	寘 _未	
	合	三 ₁	juei(B)juei(A)	脂 _追	旨 _軌	至 _位	
		三 ₂	jue(B)juæ(A)	支 _为	纸 _委	寘 _伪	
		三 ₃	juæi	微 _归	尾 _鬼	未 _贵	
效	开	一	au	豪	皓	号	
		二	a:u	肴	巧	效	
		三	jeu(B)jæu(A)	宵	小	笑	
		四	eu	萧	篠	啸	
流	开	一	u	侯	厚	候	
		三 ₁	jəu	尤	有	宥	
		三 ₂	jeu(B)jɛu(A)	幽	黝	幼	

续表

摄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咸	开	一 ₁	əm	覃 谈 咸 衍 盐 严 添	感 敢 賺 檻 琰 俨 忝	勘 闾 陷 鑑 艳 酈 栳	合 盍 洽 狎 業 业 帖
		一 ₂	am				
二 ₁		ɐ:m					
二 ₂		a:m					
三 ₁		jəm(B)jəm(A)					
三 ₂		jəm					
四		em					
	合	三 ₂	juem	凡	范	梵	乏
深	开	三	jəm(B)jəm(A)	侵	寢	沁	緝
山	开	一	an	寒 刪 山 仙 元 先	旱 潸 产 猕 阮 銑	翰 谏 谏 谏 愿 霰	曷 黠 辖 薛 月 屑
		二 ₁	a:n				
二 ₂		æ:n					
三 ₁		jən(B)jən(A)					
三 ₂		jən					
四		en					
	合	一	uan	桓 刪 山 仙 元 先	缓 潸 产 猕 阮 銑	换 谏 谏 谏 愿 霰	末 黠 辖 薛 月 屑
二 ₁		ua:n					
二 ₂		uæ:n					
三 ₁		juen(B)juen(A)					
三 ₂		juen					
四		uen					
臻	开	一 三 ₁ 三 ₂	ən jən(B)jən(A) jən	痕 真(臻) 欣	很 軫 隱	恨 震 焮	没 紇 质(栉) 迄

续表

摄	呼	等	部	平	上	去	入
臻	合	一 三 ₁ 三 ₂	uan juen(A)juen(A) juen	魂 諄 文	混 准 吻	胤 稕 问	沒骨 术物
宕 (江)	开	一 二 三	aŋ o:ŋ jaŋ	唐岡 江 阳良	荡朗 讲 养两	宕浪 绛 漾亮	铎落 觉 药略
	合	一 三	uaŋ juan	唐光 阳方	荡广 养往	宕矿 漾放	铎郭 药缚
梗 (曾)	开	一 二 ₂ 二 ₃ 三 ₁ 三 ₂ 三 ₃ 四	aŋ e:ŋ æ:ŋ jeŋ jeŋ jeŋ eŋ	登灯 庚羹 耕争 清征 庚京 蒸 青经	等梗 耿 静整 梗景 拯 迥到	磴 映更 净硬 劲敬 映 证径	德得 陌格 麦革 背 陌戟 职织 锡历
	合	一 二 ₂ 二 ₃ 三 ₁ 三 ₂ 三 ₃ 四	uaŋ ue:ŋ uae:ŋ juen juen jek ueŋ	登肱 庚横 耕宏 清脩 庚荣 青萤	梗矿 静顷 梗永 迥颖	映横 净进 映病	德国 陌获 麦 职域 锡圆
通	合	一 ₁ 二 ₂ 三 ₁ 三 ₂	uŋ uoŋ juŋ juoŋ	东红 冬 东融 鍾	董 肿 腫 肿勇	送贡 宋 送仲 用	屋谷 沃 屋六 烛

3.3 《广韵》增订的过程

首先请看下表，以示梗概，后再详述

（右栏的数字与下表的数字对当）

1.2	601	陆法言撰本
3	677	长孙讷言笺注本
4	706	王仁煦刊谬补缺本
	713—41	郭知玄刊谬补缺本
	720	孙愬《唐韵》开元本
	761	孙愬《唐韵》天宝本
5	763—84	李舟《切韵》（据说关亮、薛峒、祝尚丘、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等在这段期间都对《切韵》提出增加字）
6	1007—8	陈彭年跟丘雍之《广韵》
7	1038—9	丁度之《集韵》

同时为了解《广韵》各种增订本的内容，又可看下表（见下页）：

隋陆法言《切韵》作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是汉语音韵学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它是集合八位著名的学者的意见而组成的。陆法言在白虎田对作业的秘书。旨趣和目次地

续 表

(1) 陆甲入叙	(2) 对唐 陆乙平叙	(3) 长孙·王	(4) 王·裴	(5) 李	(6) 广	(7) 集
哈海代 废 真珍震质 文吻问物 臻 栳 殷隐歛迄 元阮愿月 魂混愿没 痕很恨 寒旱翰末 删潜冻黠 山产桐辖 先铣霞屑 先猕线薛 萧篠啸 宵小笑 肴巧效 豪皓号	哈海代 废 真珍震质 臻 栳 文吻问物 殷隐歛迄 元阮愿月 魂混愿没 痕很恨 寒旱翰末 删潜冻黠 山产桐辖 先铣霞屑 先猕线薛 萧篠啸 宵小笑 肴巧效	哈海代 废 真珍震质 臻 栳 文吻问物 殷隐歛迄 元阮愿月 魂混愿没 痕很恨 寒旱翰末 删潜冻黠 山产桐辖 先铣霞屑 先猕线薛 萧篠啸 宵小笑 肴巧效	废 灰贿海 台待代 真珍震质 臻 栳 文吻问物 斤谨靳迄 登等磴德 寒旱翰褐 黠 魂混愿迄 痕很恨 先铣霞屑 仙猕线薛 删潜冻黠 山产桐辖 元阮愿月 萧篠啸	央 灰贿队 哈海代 废 真珍震质 臻 栳 文吻问物 殷隐歛迄 元阮愿月 魂混愿没 痕很恨 寒旱翰曷 桓缓换末 删潜冻黠 山产桐辖 先铣霞屑 仙猕线薛 先铣线屑 仙猕线薛	哈海代 废 真珍震质 臻 栳 文吻问物 殷隐歛迄 元阮愿月 魂混愿没 痕很恨 寒旱翰曷 桓缓换末 删潜冻黠 山产桐辖 先铣霞屑 仙猕线薛 萧篠啸 宵小笑	哈海代 废 真珍震质 臻 栳 文吻问物 殷隐歛迄 元阮愿月 魂混愿没 痕很恨 寒旱翰曷 桓缓换末 删潜冻黠 山产桐辖 先铣霞屑 仙猕线薛 萧篠啸 宵小笑

续表

(1) 对唐 陆甲入叙	(2) 对唐 陆乙平叙	(3) 长孙·王	(4) 王·裴	(5) 李	(6) 广	(7) 集
歌奇箇 麻马馮 青迴径錫 清静劲昔 耕梗净麦 庚梗敬陌 尤有宥 侯厚候 幽黝幼 覃感勘合	豪皓号 歌奇箇 麻马馮 覃感勘合 谈敢闕益 阳养漾药 唐荡宕铎 庚梗劲陌 耕梗净麦 清静劲昔 青迴径錫 尤有宥 侯厚候 幽黝幼 侵寢沁緝 盐琰艳葉 添忝搥佔 蒸拯证职	豪皓号 歌奇箇 麻马馮 覃感勘 谈敢闕 阳养漾 唐荡宕 庚梗敬 耕耿净 清静劲 青迴径錫 昔 麦 陌	宵小笑 肴绞教 豪皓号 更梗更隔 耕耿净 清清清 冥茗限覓 歌奇箇 佳解懈 麻马馮 侵寢沁緝 蒸拯证职 尤有宥 侯厚候 幽黝幼 盐琰艳葉 添忝搥佔 覃禪譚咎	宣选 萧篠啸 宵小笑 肴巧效 豪皓号 歌奇箇 戈果过 麻马馮 阳养漾药 唐荡宕铎 庚梗敬陌 覃感勘 谈敢闕 阳养漾 唐荡宕 庚梗敬 耕耿净 清静劲 青迴径錫 庚梗敬 耕耿净 清静劲 青迴径錫 侵寢沁緝 幽黝幼 昔 麦	肴巧效 豪皓号 歌奇箇 戈果过 麻马馮 阳养漾药 唐荡宕铎 庚梗敬陌 耕梗净麦 清静劲昔 青迴径錫 蒸拯证职 登等澄德 尤有宥 侯厚候 幽黝幼 侵寢沁緝 覃感勘合	爻巧效 豪皓号 歌奇箇 戈果过 麻马馮 阳养漾药 唐荡宕铎 庚梗映陌 耕梗净麦 清静劲昔 青迴径錫 蒸拯证职 登等澄德 尤有宥 侯厚候 幽黝幼 侵寢沁緝 覃感勘合

续表

(1) 陆甲 对唐 入叙	(2) 陆乙 对唐 平叙	(3) 长孙·王	(4) 王·裴	(5) 李	(6) 广	(7) 集
燕拯证职 登等澄德 严业 凡范梵乏	登等澄德 咸赚陷洽 街檻鉴狎 严业 凡范梵乏	合 盍 洽 狎 盐琰艳菜 添忝搥帖 緙 药 铎 蒸拯证职 登等澄德 咸赚陷 街檻鉴 严广严业 凡范梵乏	谈淡闾謁 咸减陷洽 街檻狎览 格 昔 业 严广严业 凡范梵乏	陌 尤有宥 侯厚候 幽黝幼 侵寝沁 合 盍 盐琰艳菜 蒸拯证 添忝搥帖 登等澄 咸赚陷洽 街檻鉴狎 緙 严广严业 凡范梵乏 职 德	谈敢闾盍 盐琰艳菜 添忝搥帖 咸赚陷洽 街檻览狎 严广严业 凡范梵乏	谈敢闾盍 盐琰艳菜 沾忝搥帖 严广严业 咸赚陷洽 街檻览狎 凡范梵乏

英博物院。另在我国故宫博物院保存一部完整无缺的王仁煦所作《刊谬补缺切韵》，现略述于下。

唐代《切韵》盛行，但为了检阅方便，出现多种增修本《切韵》，有增注加字的，有订补或增收韵部的。单就增注加字本来说，现在能看到成书较早的有长孙讷言的笺注本和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

长孙讷言笺注本出自敦煌千佛洞石室，有三种相近的传本，两种为斯坦因劫去，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院，另外一种为法国伯希和（P·Pelliot）劫去三段，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斯坦因劫去一段，藏于伦敦博物院。前两种，斯坦因编号为S·2071和S·2055；后一种伯希和编号为P·3693、3694、3696，斯坦因编号为S·6176。这三种传本并非完全一致，虽同为长孙笺注传本，但时间略有先后。长孙笺注的第二种传写本（S·2055），只存卷一的一部分，共九韵。卷首有陆法言《切韵·序》和长孙讷言序，此序作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其他两种则所存较多，但亦非完帙，从三种传本来看，可知长孙书分韵仍与陆法言书相同，惟根据《说文》增加注释和解说形体，并增益六百字，书中反切与陆法言书差别很少。

稍后又有另外一种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的增修本《切韵》。现在流传下来的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故宫博物院所藏，全书五卷，完整无缺；一种出自敦煌石室，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P·2011），书中缺损较多。王书卷首前面是王仁煦序，后面有陆法言序，而于书名下注云：“刊谬者谓刊正误谬，补缺者谓加字及训”，这就是王仁煦著书的主旨。王书要正形体，增字加训，因此在内容上比陆法言加多。全书字数约一万七千六百多

字，比法言原书多出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大的变动。在分韵方面，次第虽与陆韵相同，但陆“严”韵不立上、去二声韵目，王韵则增出上声“广”韵和去声“严”韵，比陆书多两韵，共一百九十五韵。反切则改变甚少。

在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和王仁陶《刊谬补缺切韵》行世之后，还有参酌两书而编定的一种《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旧藏故宫博物院，平声、上声缺失颇多，去、入二声全存，这是裴务齐所修的一个传写本。书中平声、去声、入声都有长孙注本和王韵的东西在内，而又增加很多训释。上声一部分收字与王韵几相合，反切也较相近，似乎是根据王韵而加以编定的。全书大韵一百九十五韵，与王韵相同，卷首有小韵总数为三千六百七十一，多加小韵二百六十五，足见此书是在王韵之后所出现的又一种增字详注本《切韵》。这书最大的特点是在韵次的安排和韵目的改变上。韵次的安排，如阳唐两韵列于江韵之后，佳韵位于歌麻之间，登韵置于斤韵（殷韵）之后，寒韵列于魂痕之前等等，这些都与陆法言《切韵》不同，在唐代韵书中别具一格。这种改动反映了编者的实际语言，值得人们注意。至于韵目改变是尽量采用同组的双声字，如陆韵“东董送屋”改为“东董冻屋”，“哈海代”改为“台侍代”等。

唐代孙缅《唐韵》，宋元人曾见过许多写本，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八曾著录一种韵书，名为《唐韵》，是朝议郎行陈州司法军事孙缅所作，写于宪宗元和九年正月（公元814年），卷首有孙缅序文。据此，可知孙书一方面增补《切韵》，收字加多；一方面大量引书，增加训释，使韵书兼有字书和解释名物、姓氏、地理等书之用。全书五卷，平声五十韵，上

声五十二韵，去声五十七韵，入声三十二韵，共一百九十五韵，与王仁昫书分韵相同，惟收字不及王韵多。清末蒋斧曾收藏一个《唐韵》残本，存去声一部分和入声一卷。根据书中韵目可知去声分为五十九韵，比《切韵》多“稗、换、过”三韵；入声三十四韵，比《切韵》多“术、曷”两韵；又把“真、寒、歌”的合口字分出，宋人所修《广韵》的“真”韵后有“淳”韵，“寒”韵后有“桓”韵，“歌”韵后有“戈”韵，亦即本此。这是《切韵》流行以后，唐本韵书在分韵上的一大改变。又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尚有一残卷（P·2018），存平声“东、冬、鍾”三韵字，共有十四行，体例上与蒋斧本《唐韵》是一类书。南宋时魏了翁看到一种《唐韵》，从“齐”韵中分出“移、霁”二字，别为“移”韵，注云：“陆与齐同，今别”。巴黎图书馆藏有五代刻本《切韵》（P·2014、2015），因承蒋斧本《唐韵》韵部系统，而又把平声“仙”韵合口字分出，别为“宣”韵，入声“薛”韵合口字分出，别为“雪”韵。这种分韵加细，反映审音更为精密。

《新唐书·艺文志》又有李舟《切韵》十卷的记载，全书已亡佚。今据宋徐铉改定的《说文解字篆韵谱》的后序，知李舟对韵目有所改定。李舟的韵目为平声五十六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共二百零五韵，而在韵次的排列上却不同于《切韵》和《唐韵》。《切韵》、《唐韵》的韵目，阳声和入声排列得不够整齐。李舟根据韵目的读音和韵尾辅音的类属重新作了调整。他把收-ŋ、收-k和收-m、收-p的各韵都按声音的同异远近依类排列，去声泰韵和入声栴韵（臻的入声）也作了改动。这样做，一方面使韵类读音切近的都比附在一起，另

一方面使平上去入声得以条贯统序，平入相应，比以往各家韵书在韵目的排列上都更有条理，惜原书早佚。宋代的《广韵》韵目次第即因承李舟《切韵》而来，但韵部中无“宣”韵，而别出“痕”韵和“凡”韵，共二百零六韵。

隋唐以降，韵书种类很多，现从陆法言《切韵》系统的几种韵书发展情况来看，分韵的部类由一百九十三增至一百九十五，由一百九十五增至二百零四、二百零五、二百零六。北宋时夏竦《古文四声韵》所据唐《切韵》，平声分五十九韵，“齐”韵后有“移”韵，“仙”韵后有“宣”韵，上声分五十六韵，“仙”韵上声“弥”韵后别出“选”韵，去声为六十韵，入声分为三十五韵，“质”韵后有“聿”韵，又有“术”韵，共达二百一十一韵之多。这种做法，在使用上是便于检查，在论音上也确有审音加细和顺应实际语音之处。改变的地方主要是声母的不同，大都属于唇音字（p、p'）和舌音字（t、t'）之类。这些韵部的增多，反切的改变，都是珍贵的资料，可据此考察历史音变和唐代的实际语音。

为了读者便于了解上述韵书前后因承和增益的情况，现特将韵书文字举例如下：

（1）陆韵：·引余参反二 蚓蚯蚓·忍而参反三 葱葱葱草名 潞水名在上党·矧况式忍反二 晒笑（上声参韵）

长孙注：·引余参反三 蚓蚯蚓 钊锡·忍而参反三（以下同上）

王韵：·引余参反延八 蚓蚯蚓亦作𧈧 噉大笑 拊布 𧈧长行 𧈧长疮亦作𧈧 𧈧齐武王名 𧈧引一曰水门·忍而参反耐事三 葱葱葱草名 潞水名在上党·矧式忍反况亦作 矧又作𧈧长三 晒笑亦作𧈧𧈧 𧈧举眉视人

裴韵：·引余参反延引九 噉大笑 拊布 𧈧齐武王名 𧈧引一曰水门 𧈧长

直质反七加四 𦍋缝 𦍋书𦍋又姓出纂《说文》亦作𦍋 𦍋门限也出《尔雅》加
𦍋𦍋𦍋飞貌出《庄子》加 𦍋兄弟之子加 𦍋《说文》云次第加

由上列三组文字可以看出各本韵书前后因承和增益的情况。陆法言书收字少，注文简单，长孙注主要是引据《说文》，略增注释；王韵增字增训，尤重字形；裴韵增字稍多，而训释加繁；至于蒋斧本《唐韵》既增字增训，而且都援引凭据，并详于姓氏，这是它的特点。当然，到了《广韵》，则更大事增益了。

第二部分

内 涵

第四章 《广韵》的音节结构

4.1 声母、韵母和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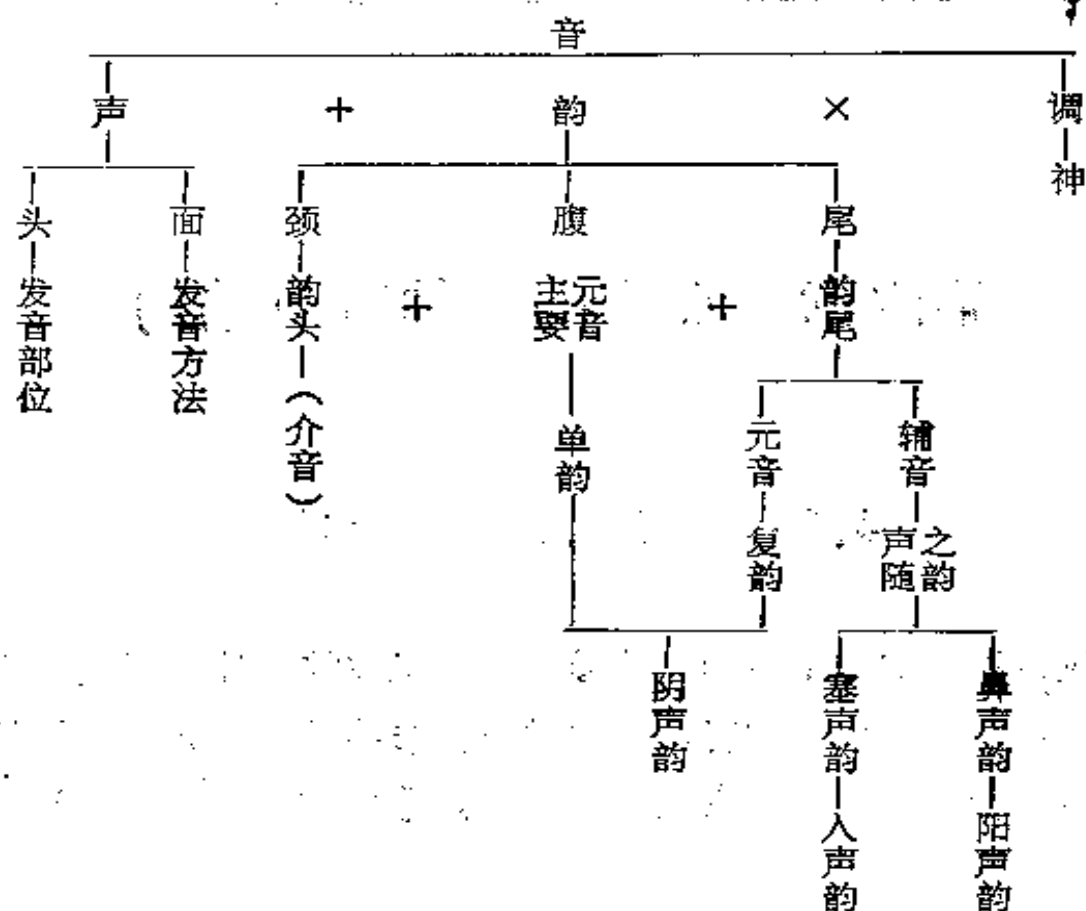
汉语的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的。凡是对汉语作一般性的描写或者拟测古音，都要讨论音节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涵盖许多语音现象，并决定拟音的倾向。《广韵》的字音音节结构，有如下表所示：

声		调	
声 母	韵		母
	介 音	韵	脚
		主要元音	韵 尾

以公式表之，则如：

$$\frac{T}{(C)(S)V \left(\left\{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right\} \right)}$$

这T代表声调，C代表辅音，S代表半元音，V代元音。凡加圆括弧的都可以不要， $\left(\left\{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right\} \right)$ 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如按汉语音韵学旧称，又可以下图表之：



在汉语音韵发展史中，各个阶段的音节结构有所不同。比如说周秦古音的音节结构应该拟测为： $(C)C(S)VC$ ，简写为CVC。第一个C指声母，第二个C指韵尾，加上当中的元音，这是不可缺少的成分，至于 (C) ，则是可有可无的辅音。现代汉语北京、苏州、长沙、南昌、梅县、广州各方言音节的基本结构是：

$$(C)(S)V\left(\begin{matrix} C \\ S \end{matrix}\right)$$

而北京话就分化有十二种之多，最简单的如“V”（鹅 $[y]$ ），最复杂的如“CSVC”（年 $nian$ ）。《广韵》属中古音，拟测其音节结构要按现代汉语北京、苏州、长沙、南昌、梅县、广州等方言配合周秦古音的系统来订立。可以断言，《广韵》的音节结构决无仅一个元音的音节，至少也要有 $ʔ$ -或 j -，另外三、四

等韵有合口字，可以容许有两个介音。因此《广韵》的音节结构可以定为：

$$\left\{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right\} (S) V \left(\left\{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right\} \right)$$

$\left\{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right\}$ 表示两者必须有其一，不能都没有，最简单的可能配合是 CV 或 SV。 $\left\{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right\}$ 中的 C 代表辅音（声母），S 代表三、四等韵的介音，(S) 代表合口介音。 $\left(\left\{ \begin{smallmatrix} C \\ S \end{smallmatrix} \right\} \right)$ 中的 C 代表韵尾 -m、-n、-ŋ 或 -p、-t、-k，S 代表半元音，因《广韵》多收 -i、-u 尾韵母（丁邦新1979）。

4.2 声母、韵母、声调在音节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汉语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三者组成，从原则上说，三者缺一不可。声母、韵母由音位或音位序列组成。声调表现为调位，每个调位具有不同的调值。声母由一个或一个以上辅音音位组成，这指声母有单辅音和复辅音的不同。韵母的组成方式：

- (1) 一个主要元音组成韵母；
- (2) 主要元音前面加介音（半元音或元音性高元音）组成韵母；
- (3) 主要元音后面加韵尾（元音性高元音、半元音或辅音）组成韵母；
- (4) 主要元音前加介音，后加韵尾，组成韵母。

声调是构成音节不可缺少的语音成分，汉语的声调数目在一

定历史和具体方言中是固定的。调值在一定条件下固定，称为本调，在不同条件下变化，称为变调。一个调的本调和变调组成一个调位。

声母、韵母、声调三者在音节结构的层次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层次。它低于音节，高于音位，但是从表义功能和语感上，其作用相当于音位。在汉语中，本身具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的最小单位是词素；本身没有意义，但是可以被用来区别意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的最小单位是音位。声母、韵母、声调三者，有可以被用来区别意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声母、韵母、声调各相当于一个音位。

这样看来，声、韵、调分析法便于说明音位结合的规则，可以全面列举音位结合的具体形式，并指出这些结合规则的有限性。从汉语的特点看，这是优于音位分析法的。比方说，我们制作“声母表”足以表明声母的系统性，说明声母中所包含的音位及音位序列。“韵母表”足以表明韵母的系统性，说明韵母中所包含的音位及音位序列。声母和韵母互为经纬（声为经，韵为纬，或韵为经，声为纬）列成“声韵结合表”或称“声韵配合表”，也就是这个语言可以出现的音节表，音节之下再分声调，即可得出音节全表。声母表、韵母表、音节全表可以把《广韵》的语音结构全面展现出来，从中可以探索结构规律，推求演变规律。研究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演变或者不同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时，首先要观察声母表、韵母表，然后再找辅音对应规律和元音对应规律，就会十分方便。我们可以认为音节结构的声、韵、调分析法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它和音位分析法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汉语音韵学中的等韵学的方法就是声、韵、调分析法，

故应给予适当估价和阐述。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广韵》时，可以使用彼此相关的三套术语：

(1) “声母、韵母、声调”在汉语断代描写时经常使用；

(2) “辅音音位、元音音位、音位序列、调位”在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时使用；

(3) “声类、韵类、调类”在语音对应研究或历史比较研究时使用。

历代学者对《广韵》研究有着开拓性的贡献的著作，一是陈澧的《切韵考》(1879)，他对《广韵》的反切作了深入的研究，并给声调、声母、韵母做出分配表。二是梁僧宝的《四声韵谱》(1890)，他替《广韵》编制全字音表。三是周祖谟的《广韵校勘记》(1938)，刊正谬误，便于读者。四是高本汉(Karlgren, B.)的《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26,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他用了现代汉语方言资料、域外对音(汉日、汉朝、汉越)，并从韵图汲取消息，构拟了《广韵》的音值。五是张琨的《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1972)，他认为《切韵》不完全是一个平面的系统，它反映着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从《切韵》可以投射出原始汉语系统，同时兼汉语古今存在的方言差异，特别从现代汉语方言(时或也参考域外方音，如日语的吴音和汉音、汉越语、朝语汉音)看《切韵》类别有何种反映，这样，便可广泛解释汉语音韵的演变现象，《切韵》从平面拉开就可成为一部汉语音韵史了。

第五章 《广韵》的声类和声值

5.1 声类的考订

《广韵》按声、韵、调把汉字加以分类，同类的字归并在一起，用反切注出音读。反切的使用起于第三世纪末，是用两个常用字拼读另外一个字的办法，上字取其声母，下字取其韵母和声调。《广韵》显然是从《切韵》系韵书征引了大部分反切。寻检反切的来源，除古代音义之类的专书以外，还可以参考陆德明（550—630）的《经典释文》。《广韵》共有三千多个反切，反切上字用了四百多个不同的字，反切下字二百零六韵所用共在一千个以上。

《广韵》反切上、下字那么多，归纳反切上字以推求声类，归纳反切下字以推求韵类，是必要的做法。在汉语音韵学史上第一位发明利用反切上下字来考订《广韵》的声类、韵类系统的是一百多年前的陈澧。他所著的《切韵考》提示了研究反切的方法——反切系联法。陈氏所订的基本系联条例是：

“切语之法，以二字为一字之音，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今切语之法，皆由此而明之。切语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则切语上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声必同类也。同用者如‘冬’‘都宗切’，‘当’‘都郎切’，同用

‘都’字也。互用者如‘当’‘都郎切’，‘都’‘当孤切’，‘都’、‘当’二字互用也。递用者如‘冬’‘都宗切’，‘都’‘当孤切’，‘冬’字用‘都’字，‘都’字用‘当’字也。今据此系联之，为切语上字四十类。……切语下字与所切之字为叠韵，则切语下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韵必同类也。同用者如‘东’‘德红切’，‘公’‘古红切’，同用‘红’字也。互用者如‘公’‘古红切’，‘红’‘户公切’，‘红’、‘公’二字互用也。递用者如‘东’，‘德红切’，‘红’‘户公切’，‘东’字用‘红’字，‘红’字用‘公’字也。今据此系联之，为每韵一类、二类、三类、四类……。”

以下是分析条例：

“广韵同音之字不分两切语，此必陆氏旧例也。其两切语下字同类者，则上字必不同类。如‘红’‘户公切’，‘烘’‘呼东切’，‘公’、‘东’韵同类，则‘户’、‘呼’声不同类。今分析切语上字不同类者，据此定之也。上字同类者，下字必不同类。今分析每韵二类、三类、四类者，据此定之也。”

陈氏还提出两个补充条例：

“切语上字既系联为同类矣，然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上字两两互用故也。如‘多’、‘得’、‘都’、‘当’四字，声本同类，‘多’‘得何切’，‘得’‘多则切’，‘都’‘当孤切’，‘当’‘都郎切’，‘多’与‘得’，‘当’与‘都’两两互用，遂不能四字系联矣。今考《广韵》，一字两音者互注切语，其同一音之两切语上字，声必同类。如一东‘凍’‘德红切’，又‘都贡切’；一送‘凍’‘多贡切’，‘都贡’、‘多贡’同一音，则‘都’、‘多’二字实同一类也。今于切语

上字不系联而实同类者，据此以定之。”

又云“切语下字既系联为一类矣，然亦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下字两两互用故也。如‘朱’、‘俱’、‘无’、‘夫’四字韵本同类，‘朱’‘章俱切’，‘俱’‘举朱切’，‘无’‘武夫切’，‘夫’‘甫无切’；‘朱’与‘俱’，‘无’与‘夫’两两互用，遂不能两类系联矣。今考平上去入四韵相承者，其每韵分类亦多相承，切语下字既不系联，而相承之韵又分类，乃据以定其分类，否则虽不系联，实同类耳。”

总之陈澧首创反切系联法，从《广韵》窥测《切韵》音类，无疑是汉语音韵史上的大事。后人多运用此法，以研究各种韵书，甚至古书音义中的反切，至今犹为学者所遵循。不过《广韵》反切本身不成系统，未经彻底整理，况又包含早期反切，结构模式不一，因此所系联的结果，不尽为实际音类，故必须参考等韵图表和语音演变理论，以补其不足。同时还要将反切上下字互相参照，深入了解反切结构声韵间的关系，加上互补观念，才能有所收获，而不致讹误。

5.2 《广韵》反切上字表

一、见 系

k 见古：古，公，公，佳，过，诡，各，格，姑，兼，举，工，沽，革。（一二四等）

kj 见居：居，举，九，俱，纪，几，规，吉，（三等）

k' 溪苦：苦，口，康，枯，恪，空，客，辜，谿，楷，可，候，诘，背。

阔。(一二四等)

K'溪丘: 去₄₂丘₃₇区₄墟₃起₃驱₂羌₂绮₂岂₁祛₁曲₁瓠₁卿₁乞₁
弃₁钦₀。(三等)

g'j群: 渠₃₆巨₂₄其₂₄求₇奇₂暨₂具₁臼₁衢₁强₁铃₁跪₁狂₁共₀
疆₀。(三等)

ŋ疑五: 五₈₁吾₄研₂俄₁午₀。(一二四等)

ŋj疑牛: 鱼₄₀语₁₄牛₁₀宜₄虞₂拟₁疑₁魔₁愚₁玉₁危₀仪₀过₀。(三等)

x晓呼: 呼₇₀火₁₆荒₄虎₄呵₁馨₁海₁花₁黑₁。(一二四等)

xj晓许: 许₇₃虚₁₆香₀况₇兴₂休₂喜₂朽₁羲₁。(三等)

ɣ匣胡: 胡₀₀户₃₂下₁₄侯₀乎₃何₂黄₂获₁怀₁回₁谐₁候₀河₀瑚₀
(一二四等)

?影(乌): 乌₈₂₋₃伊₃安₃烟₁鸩₁爱₁抱₁哀₁握₁烟₀ } 於₁₁₀
(?j)影(乙): 乙₈衣₂央₂紆₂忆₁依₁忧₁渴₁委₁英₀

o喻以: 以₂₄羊₁₄余₁₂徐₈与₄弋₃夷₂营₁悦₁移₁予₁翼₁扬₀允₀
(四等)

j喻于: 于₁₀王₀雨₄为₃羽₃云₂永₁有₁消₁蓼₁韦₁通₁荣₁筠₁迂₀
禹₀。(三等)

二、知 系

知知: 陟₄₁竹₁₃知₈张₈中₂猪₁猪₁微₁追₁卓₁珍₁悼₀。(二三等)

知'彻: 丑₆₇敕₀耻₁痴₁椿₁椿₁抽₁。(二三等)

q'澄: 直₅₅除₇丈₅宅₄持₃治₁柱₁场₁迟₁馳₁池₁佇₁坠₁长₀。(二三等)

tʂ照庄：侧₃，庄₇，阻₆，邹₁，争₁，仄₁，簪₁。（二等）

tʂ照章：之₂，职₁₂，章₁₂，渣₇，止₄，脂₄，征₁，正₁，支₁，煮₁，占₁。（三等）

tʂ'穿初：初₂，楚₂，叉₃，测₃，创₁，疮₁，刍₁，厨₁。（二等）

tʂ'穿昌：昌₂，尺₁，充₇，赤₃，处₃，叱₂，姝₁，齿₀，春₀。（三等）

dz'床崇：士₃，仕₀，饣₀，粗₄，床₃，查₂，雏₂，助₁，豺₁，崇₁，刵₁，侯₁。（二等）

dz'床船：食₁₁，神₆，乘₁，实₁。（三等）

ʃ审生：所₄，山₁，疎₆，色₆，敵₃，砂₂，鈔₁，疏₁，生₁，史₁。（二等）

ʃ审审：式₂，书₁₀，失₀，舒₆，施₃，识₂，赏₁，伤₂，诗₂，商₁，始₁，矢₁，试₁，释₁，
（三等）

ʒ禅：时₁，常₁₁，市₁₁，是₆，承₃，视₃，善₁，氏₁，殊₁，塞₁，蜀₁，臣₁，植₁，殖₁，成₁，
上₀，丞₀，裳₀。（三等）

ʒʷʒ日：而₂，如₁₇，入₁₆，汝₁₄，儿₂，仍₁，耳₁，儒₁，穠₁，尔₀。（三等）

三、泥 系

n泥：奴₄，乃₁₆，那₃，内₂，诺₁，姝₁。（一二四等）

nj娘：女₅，尼₀，羣₁。（二三等）

l来卢：卢₂，郎₁₆，落₁₁，鲁₀，洛₃，来₂，勒₂，賴₁，练₁，灵₀。（一二四等）

lj来力：力₇，良₁，吕₇，里₂，离₁，林₁，连₁，纓₁，龙₀。（三等）

四、端 系

t端：都₇，丁₃，多₁₁，当₀，得₂，德₂，冬₁。（一四等）

t'透：他₄，吐₁₀，土₀，托₂，汤₂，天₁，通₁，台₀。（一四等）

d'定：徒₄，杜₀，度₂，唐₂，特₁，同₁，田₁，陀₁，堂₁，大₀，动₀，特₀，地₀。（一四等）

ts精：子₂，即₁₆，作₁₄，则₁₂，将₇，祖₅，兹₄，臧₄，资₃，姊₃，遣₂，醉₁，借₁，铨₁，
 辣₁，祚₀，佐₀，咨₀。（一四等）

ts'清：七₆，仓₂₄，千₁₁，此₄，粗₂，苍₂，采₂，亲₂，施₁，雕₁，醋₁，迁₁，取₁，青₁，
 浅₀。（一四等）

dz'从：昨₂₈，徂₁₉，疾₁₆，才₁₂，在₁₀，慈₈，寨₈，藏₁，自₁，匠₁，渐₁，情₁，前₁，昨₀，
 酢₀。（一四等）

s心：苏₄₂，息₃₀，先₁₃，相₁₁，私₈，思₇，系₅，素₄，斯₃，司₁，速₁，虽₁，悉₁，辛₁，
 写₁，须₁，四₁，胥₁，损₀，镇₀。（一四等）

z邪：徐₁，似₁，祥₄，解₃，详₂，随₁，寺₁，辞₁，旬₁，夕₁。（四等）

五、非 系

p帮博：博₂₃，北₁，布₀，补₇，边₂，伯₁，哺₁，巴₁，百₁。（一二四等）

pj帮非必方：方₃₃，甫₁₂，府₁₁，必₇，彼₆，卑₄，兵₂，陂₂，并₂，分₂，笔₁，鼻₁，封₁，
 鄙₁，比₀。（三等）

p'滂普：普₃₇，匹₂₂，滂₄，譬₁。（一二四等）

p'j滂敷披芳：芳₁₃，敷₁₂，抚₄，乎₄，披₃，丕₁，妃₁，峰₁，拂₁。（三等）

b'並蒲：蒲₃₀，薄₂₂，傍₃，步₄，部₂，白₂，裴₁，捕₁，旁₀。（一二四等）

b'j並奉皮符：符₂₃，扶₁₃，房₁₁，毗₇，皮₇，防₄，平₃，婢₁，便₁，弼₁，附₁，缚₁，
 冯₁，浮₁，符₀，父₀。（三等）

m明某：莫₆₅，模₂，漠₂，摸₁，慕₁，母₁。（一二四等）

mj明微弥武：武₂₄，亡₁₃，弥₁₁，无₁₇，文₄，厝₃，摩₂，明₂，美₁，绵₁，巫₁，望₁，
 密₀。（三等）

上表中的数字是根据白滌洲的统计（参阅《〈广韵〉声韵组类之统计》，《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一期），凡加零号的都是

《广韵》四十七声类表

发音方法: 新名		发音部位: 新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	舌尖后	舌面前	舌根	喉
发音方法: 旧名		发音部位: 旧名		重唇	轻唇	齿头	舌头		舌上	牙	喉
塞	不送气	不送气	清	博p 必pj			端t		知t	古k 居kj	影p(zpj)
	送气	送气	次清	普p' 披p'j			透t'		彻t'	苦k' 丘k'j	
鼻	不送气	不送气	浊	並b' 皮b'j			定d'		澄d'	群g'j	
	带音	带音	次浊	莫m 弥mj			泥n 娘nj			五q 牛qj	
部位		方法		部位	方法	清	次清	浊	次清	次浊	部位
塞	不送气	不送气	清	精ts	庄tʂ				章tʂ	喉	
	送气	送气	次清	清ts'	初tʂ'				昌tʂ'		
擦	不送气	不送气	浊	从dz	崇dʒ				船dʒ		
	带音	带音	次清	心s	生ʂ				书ʂ	呼x 许xj	
擦	不送气	不送气	次浊	邪z					禅z	胡v *于vj	以o
	带音	带音	次浊								
边	不送气	不送气	清								
	送气	送气	次清								
鼻擦	不送气	不送气	浊								
	带音	带音	次浊								

* 据曾运乾说改拟

高本汉列入书中而实际不见于《广韵》反切的。高本汉划分声类的特点就在他把j化专属于三等声母。这样他便得出《广韵》四十七声类表(见54页)。

5.3 《广韵》的声类

《广韵》声类考订之前，即有唐守温《韵学残卷》“归三十字母例”，比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及王应麟《玉海》所示三十六字母图少了轻唇音四类，又少了娘母和床母，形成泥娘不分，床禅合并的格局。从陈澧《切韵考》考订为四十类，保留“博”与“方”、“普”与“芳”、“蒲”与“符”的区别开始，继之黄侃《音略》保留“莫”与“武”的区别，分成四十一类。高本汉(B. Karlgren)认为《广韵》里的一、二、四等韵和三等韵往往有两组不同的反切上字。如，唇音帮母分为博、方二类，滂母分为普、芳二类，並母分为蒲、符二类，明母分为莫、武二类；喉牙音见母分为古、居二类，溪母分为苦、去二类，疑母分为五、鱼二类，影母分为乌、於二类，晓母分为呼、许两类，来母分为卢、力二类。这样，他就把《广韵》声母分为四十七类。白滌州《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亦获四十七类。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认为齿头音也可各分为二类：精母分为作、子二类，清母分为仓、七二类，从母分为昨、疾二类，心母分为苏、息二类，这样，就可以分出五十一类。以上的分法如果根据音位学上的原则，都可以加以合并，不过象李荣《切韵音系》和董同和《汉语音韵学》把泥与娘合并，匣和喻云合并，又根据

反切上字系联的结果，从床崇母分出俟母，未必妥当。我认为按照赵元任《方言调查表格》，分为三十七类较好，李方桂所分亦相同（见《上古音研究》第七页）。

现根据传统音韵学音韵结构分类法和语音学的分类表列《广韵》的声类如下：

唇 音

(labials)

舌头音dentals (“来”为半舌音lateral)

舌上音(supradental stops)

齿头音(apicalsibilants)

正齿音二等(supradental sibilants)

正齿音三等(“日”为半齿音palatal sibilants)

牙音(“晓”“匣”归隶喉音)(relars)

喉音(gutturais)

《广韵》声母表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全清	全浊	次浊	次浊
邦 p	滂 p'	並 b	明 m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知 ʈ	彻 ʈ'	澄 d	娘 ŋ				
精 ts	清 ts'	从 d ₂		心 s	邪 z		
照庄 tʂ	穿初 tʂ'	床崇 d ₃		审生 ʃ			
照章 tʂ	穿昌 tʂ'	床船 d ₂	日 n	1—审 ʃ	禅 z		
见 k	溪 k'	群 g	疑 ŋ	晓 x	匣 ɣ		
影 ʔ							

喻云 j 喻以 o

5.4 《广韵》声值的构拟

《广韵》声类音值的构拟已见上表，现稍加说明如下：

高本汉把“日”母拟作 η ㄣ, 现改作 η 。有人把泥母和娘母合并, 拟作 η , 把知、彻、澄拟作 t 、 t' 、 d , 不合音韵结构的配置。因为“端透定泥”诸母只出现在一等韵和四等韵, “知彻澄娘”只出现在二等韵和三等韵, 日母只出现在三等韵。罗常培把“知彻澄娘”拟作舌上音 t 、 t' 、 d , 李方桂从之, 以利于解释周秦古音。有人把匣母和喻云母合并为 χ , 这对后来方音的演变不大适合, 也许《切韵》以前有此情况, 可到了隋唐时, 喻云母已于匣母分离而近乎喻以了。

以反切为主, 以韵图为辅, 不难求出《广韵》的声类。如果探求声值, 则须运用历史比较法, 根据求得声类的反切读音结合现代汉语方言的实际读音, 始可构拟《广韵》声值, 即以《广韵》所表现的声类摆在一端, 以现代汉语方言各种读音摆在另一端; 然后以语言演变的通则作参考, 以汉语音韵演变的规律为依据, 替那些今音分别拟出一个共同的来源的音型, 而假定它们就是《广韵》声类的声值。如:

	x (端母) 丹	y (透母) 滩	z (定母) 檀	x_1 (精母) 赞	y_1 (清母) 餐	z_1 (从母) 残
(北京)	ctan	$c^t'an$	$c^t'an$	tsan ^o	$c^t's'an$	$c^t's'an$
(广州)	cta:n	$c^t'a:n$	$c^t'a:n$	tʃa:n ^o	$c^tʃ'a:n$	$c^tʃ'an$
(福州)	ctaŋ	$c^t'aŋ$	$c^t'aŋ$	tsaŋ ^o	$c^t's'uaŋ$	$c^t'saŋ$
(温州)	cta	$c^t'a$	$c^t'da$	tsa ^o	$c^t's'a$	$c^t'dza$
	x_2 (帮母) 半	y_2 (滂母) 判	z_2 (並母) 盘			
(北京)	pan ^o	p'an ^o	$c^p'an$			
(广州)	pʉn ^o	p'un ^o	$c^p'un$			

(福州)	$p'uaŋ^c$	$p'uaŋ^c$	$c^puaŋ$
(温州)	$p\phi^o$	$p'\phi^o$	$\overline{c}^b\phi$

从上表可看出 x 、 x_1 、 x_2 都是不送气的清声母； t 、 ts 、 p （福州 p' ）； y 、 y_1 、 y_2 都是送气的清声母； t' 、 ts' 、 p' ；但是 z 、 z_1 、 z_2 则比较复杂，北京和广州是送气的清声母； t' 、 ts' 、 p' ，福州又是不送气的清声母； t 、 ts 、 p ，温州则是浊音声母 d 、 dz 、 b 。就此可得出三组的关系，即 x 、 x_1 、 x_2 有不送气清声母的来源： t 、 ts 、 p ； y 、 y_1 、 y_2 有送气清声母的来源： t' 、 ts' 、 p' ；而 z 、 z_1 、 z_2 则有浊声母的来源： d 、 dz 、 b 。如果现代汉语方言过于分歧，还可根据域外译音和梵华对音给予构拟，如《广韵》歌韵：

歌 河 多 罗

(北京)	ckr	cXr	$ctuo$	$ɣluo$
(广州)	$ckɔ$	$cʰɔ$	cto	$ɕlɔ$
(福州)	$ckɔ$	$cɔ$	cto	$ɕlɔ$
(温州)	cku	cVu	ctu	$ɕləu$
(汉口)	cko	cXo	cto	$ɕno$
(太原)	$ckə$	$cXə$	$ctə$	$ɕluə$
(苏州)	$ckəu$	$cʰəu$	$ctəu$	$ɕləu$
(朝鲜译音)	ka	ha	ta	na
(日本译音)	ka	ka	ta	ra
(越南译音)	ka	ha	da	la

这就可以从域外译音中找到歌韵字 a 的读音，同时还可从梵华对音中（如“摩诃毘诃罗”对译印度梵文 $makā-vihāra$ ），也可看出歌韵字有个 a 的元音。

现分类讨论《广韵》的声值系统如下：

(1) 唇音

反切不分唇音轻重，虽有“类隔”，亦不正常。守温字母唇音只有“不、芳、並、明”四类。三十六字母重唇音帮滂並明与轻唇音非敷奉微分立是后起的事。《广韵》反切上字所分“博普蒲莫”四类只见于一、二、四等韵，“方芳符武”四类只见于三等韵，两者不在同样的韵母之前并存。凡轻唇音字都见于三等合口韵，如就韵图归字而言，凡在东三等、鍾、微、虞、废、文、元、阳、尤、凡诸韵的唇音都属非敷奉微。现选用“帮滂並明”作为《广韵》四个唇音的代表。“帮滂並明”重唇四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仅吴语“並”母读浊音，轻唇“非敷奉微”四母仅吴语读“奉”为浊音，据此可拟定“帮滂並明”声值为p、p'、b、m，“非敷奉微”声值为f、f'、V、m。闽语读“明”为b，可能由mb变来，“微”的变化，可能经历了m—V—O的过程。

(2) 舌尖音

《广韵》反切上字所分“都他徒”三类和字母“端透定”相同，在现代汉语方言的读法，除吴语尚保存“定”母读浊音外，其它基本一致，故可拟定“端透定”声值为t、t'、d。不过舌尖鼻音《广韵》反切上字所分“奴、女”两类，不能绝对分开。

“奴”类多见一、二、四等韵，“女”类多见于三等韵，三十六字母以“舌音”之一四等字属端透定泥，二三等字属知彻澄娘，端透定与知彻澄恰与反切相合，泥与娘全不相干。守温字母有泥无娘，人们疑三十六字母的娘是人为地补舌上音次浊的空缺的。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读音的特点：一是北方话，福州全读n-，二是客家、苏州一、二等韵的字读n-，三、四等韵的字读n_ɸ-，这

显然是n-顎化的结果。

至于舌尖的塞擦音与擦音,《广韵》反切上字精清从心四母反切的两类也不能绝对分开,“作仓昨苏”等多见于一、四等韵,“子七疾息”等多见于三等韵,“邪”只见于三等韵。这些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精清从”全读塞擦音,心邪多读擦音,吴语“从邪”尚保持浊音,北方话读成细音 ts 、 ts' 、 φ 当是顎化的结果。现拟定“精清从心邪”的读音为: $ts-$ 、 $ts'-$ 、 dz 、 $s-$ 、 $z-$ 。

(3)舌面音

《广韵》反切上字所分“陟丑直”三类和字母“知彻澄”相同,“侧初士所”四类和字母“照(庄)穿(初)床(崇)审(生)”相同,韵图置于二等,“之昌食式时”五类和字母“照(章)穿(昌)船(床)审(书)禅”相同,韵图置于三等。在分类上有人认为“熬俟”两字互切,可立俟母,但“俟”与“士”字,《广韵》反切本可系联,故归入“崇”母。又有人认为唐代“床、禅”不分,但“食、时”不混,故仍分立。由于韵图排列显示舌头音是塞音,齿头音是塞擦音与擦音,因而可以推断“知彻澄”也是塞音,“照穿床审禅”也是塞擦音与擦音,并且清浊与送气等也都两两呼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只有闽语知系字读 $t-$ 、 $t'-$ 与端透定混(赣语还与章昌相混),照系字读 ts 、 ts' 、 s ,与精清混,可以证实。从发音部位看,知照系总不出卷舌音,舌尖面混合音或舌面音,故拟定“知彻澄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的声值为 $t-$ 、 $t'-$ 、 $d-$ 、 $ts-$ 、 $ts'-$ 、 $dz-$ 、 $\varphi-$ 、 ts 、 ts' 、 dZ 、 $s-$ 、 $z-$ 。

(4)舌根音与喉音

《广韵》见溪疑影晓反切上字所分“古苦五乌呼”等多见于

一、二、四等韵，“居去鱼于许”等多见于三等韵，而都不能绝对分开。群母只见于三等韵，匣母只见于一、二、四等韵，所以反切各只一类。喻母虽分“于、以”两类，韵图分列为三等和四等，可是韵书区分很严，不相系联，“以”类实际上也是三等韵的字，与“于”类韵母全同。见、溪、群按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可拟定为k-、k'-、g-。疑母字既是与见溪群同列的次浊，中古的声值为ŋ-，当无疑义。晓母与匣母，一清一浊，吴语表现显然，可视为喉音，拟定为x-、ɣ-r-。至于影与两个喻母在大多数现代汉语方言都是o-，不过它们原来有所不同，如按声调因声母清浊而有不同演变之道，可拟定影母读喉塞清音ʔ-，其声调为阴调；两个喻母起首都是浊音，其声调为阳调。云母只见于三等韵，与一、二、四等的匣母有别，受介音-j-的影响而顎化，故可直拟为j-，以母拟定为o-，应无疑义了。

《广韵》反切上字还有来母的卢、力两类，卢类多于一、二、四等韵，力类多见于三等韵。日母只有而类，字母以为次浊，现代汉语有些方言来母虽有与泥母字混为一个n-的，但为舌尖边音l-无疑。日母拟为ɲp-，较鼻塞擦音nɸ-合理，它可能经历了ɲ-ɸ-z-z-的过程。

第六章 《广韵》的韵类与韵值

6.1 韵类的考订

《广韵》的韵类大体依照陈澧《切韵考》的系联原则和分析条例而釐定，现将《广韵》反切下字排列分类如下表(见下页)。

这个表是赵元任先生在清华研究院任课时所编排的，但每字发现的次数却据白滌洲的统计改订过，各类的拟音也是照最近的说法修正的。表中在字外识以括弧的都是出韵的类隔切字，例如平声七之的“之”，在六脂里见了一次，就把六脂栏里的“之”字加上括弧；又如十二庚第三类的“盲”字在第一类见了一次，也在它外面加上括弧；其余可以类推。总计表中的韵类，平声和去声各八十二类，上声七十六类，入声五十类，一共二百九十类。不过臻带两类实际和真质两类的真韵母相同，所差的只在声母，还有真韵的合口𦉑类，质韵的合口(律)类，只是分出谆术两韵时残余下来的几个字，所以臻带应附入真质，𦉑(律)应并入谆术，实际只有二百八十六类。

韵数	韵母数	平上去声	平	反切下字	上	反切下字
一	1	uŋ	一	红, 东, 公,	一	孔, 董, 动,
	2	juŋ	东	弓, 戎, 中, 融官终	董	搃嫌
二	3	uoŋ	二冬	冬, 宗	(二肿)	醵潼
三	4	juoŋ	三鍾	容, 恭, 封鍾 凶庸	二肿	陇, 勇, 拱, 踵奉亢悚冢
四	5	o:ŋ	四江	江, 双	三讲	项, 讲, 愉
五	6	je, je	五	支, 移, 宜, 羈, 离, 奇知	四	氏, 绮, 纸, 婢, 倚, 尔, 此 是牙侈俾(彼)
	7	jue, jue	支	为, 垂, 危规 隋随吹	纸	委, 婢, 弭, 彼, 累, 捶, 诡 毀髓俾靡
六	8	jei, jei	六	夷, 脂, 尼, 资饥肌私(之)	五	几, 履, 姝, 雉视矢
	9	juei, juei	脂	追, 悲, 佳, 遗眉绥维	旨	轨, 郢, 葵, 美, 谏, 水, 有 壘(累)
七	10	ji	七之	之, 其, 兹, 持, 而菑	六止	里, 止, 纪, 士, 史, 市理已拟
八	11	jei	八	希, 衣, 依	七	岂, 豨,
	12	juei	微	非, 韦, 微归	尾	鬼, 伟, 尾, 匪
九	13	jo	九鱼	鱼, 居, 诸, 余, 涯	八语	吕, 与, 举, 许, 巨渚
十	14	ju	十虞	俱, 朱, 无, 于, 输俞夫逾诛 隅台	九虞	矩, 庾, 主, 雨, 武, 甫禹羽

续表

韵数	韵母数	平上去声	平	反切下字	上	反切下字
十一	15	o	十一模	胡，都，孤， 乎吴吾姑乌	十姥	古，户鲁补 杜
十二	16	ei	十二	奚，稽，鸡， 兮，迷， ~~疑~~ 低	十一	礼，启，米， 弟
	17	uei	齐	携，圭，	荠	
十三	18					
	19					
十四	20					
	21					
十五	22	æ:i	十三	佳， ~~蟹~~	十二	蟹，买，
	23	uæ:j	佳	炳，蛙锅	蟹	伙，艾买
十六	24	ɐ:i	十四	皆， ~~谐~~	十三	骸，楷
	25	uɐ:i	皆	怀，乖淮	骸	
十七	26					
	27					
十八	28	uai	十五灰	回，恢，杯， 灰胚	十四贲	罪，猥，贿，
十九	29	ai	十六咍	来，哀，才， 开哉	十五海	亥，改，宰， 在乃给恺
二十	30					
二十一	31	jen	十七	邻，巾，真， 珍，人，银宾	十六	忍，引，珍
	32	jen	真	(伦，)筠贗	珍	殒，敏
二十二	33	juen juen	十八諄	伦，匀，遵速 唇纶旬(巾人)	十七准	尹，准，允， 肾劓(忍，)

续表

韵数	韵母数	平上去音	平	反切下字	上	反切下字
二十三	34	en	十九 臻	臻, 洗		(谨,)
二十四	35	juən	二十 文	云, 分, 文,	十八 吻	粉, 吻,
二十五	36	jan	廿一 欣	斤, 欣	十九 隐	谨, 隐
二十六	37	jen	廿二 元	言, 轩	二十 阮	偃, 阮
	38	juən		袁, 元, 烦		远, 阮, 晚,
二十七	39	uən	廿三 魂	昆, 浑, 尊, 奔, 魂,	廿一 混	本, 损, 付 衮
二十八	40	ən	廿四 痕	痕, 根, 恩	廿二 很	很, 恩
二十九	41	an	廿五 寒	干, 寒, 安, (官)	廿三 旱	旱, 但符
三十	42	uan	廿六 桓	官, 丸, 潘端	廿四 缓	管, 伴满纂缓 (旱, 但)
三十一	43	a:n	廿七	姦, 颜,	廿五	板, 赧
	44	ua:n	删	还, 关, 班(顽)	滑	板, 绾颯
三十二	45	ɛ:n	廿八	闲, 山, 间, 嗣	廿六	限, 简,
	46	uɛ:n	山	顽, 鰥	产	(绾)
三十三	47	en	一	前, 贤, 年, 坚, 田, 先, 颠 烟	廿七	典, 珍, 莛岬 沘, 吠
	48	uen	先	玄, 涓	铣	
三十四	49	jen, jæn	二	连, 延, 然, 乾, 仙, 焉	廿八	善, 演, 免, 浅, 蹇, 辇, 展, 辨剪
	50	juən, juæn	仙	缘, 员, 权, 专圆攀川宣全泉	弥	袞, 转, 緌篆

续表

韵数	韵母数	平上去音	平	反切下字	上	反切下字
三十五	51	eu	三萧	聊，尧，么， 雕，萧	廿九 篠	了，鸟，咬， 彪
三十六	52	jeu jæu	四宵	遥，招，娇， 宵，乔，霄，遥 宵消，焦，召	三十 小	小，沼，兆， 天，表，少， 娇
三十七	53	a:u	五肴	交，肴，茅，嘲	三十一 巧	巧，绞，爪，饱
三十八	54	au	六豪	刀，劳，袍， 毛，曹，遭，牢，褒	三十二 皓	皓，老，浩， 早，抱，道
三十九	55	a	七歌	何，俄，歌，河	三十三 贺	可，我，
四十	56	ua	八	禾，伽，戈， 波婆和迦	三十四	果，火(可，)
	57	jua	戈	靴，佗，腿	果	
四十一	58	u:	九	加，牙，巴， 霞	三十五	下，雅，贾，正
	59	ja		遮，邪，车，嗟 奢，除		者，也，野， 冶，姐
	60	ua:	麻	瓜，华，花	马	瓦，寡，
四十二	61	jaŋ	十	良，羊，庄， 章，阳，张	三十六	两，丈，奖， 掌，养，网，昉
	62	juɑŋ	阳	方，王，	养	往，
四十三	63	aŋ	十一	朗，当，冈，刚	三十七	朗，党
	64	uaŋ	唐	光，旁，黄	荡	晃，广
四十四	65	ɛ:ŋ	十二	庚，行(育)	三十八	梗，杏，冷，打
	66	jɛ:ŋ		京，卿，惊		影，景(丙)
	67	uɛ:ŋ		横，盲，		(猛，)矿，登
	68	juɛŋ	庚	兵，明，荣	梗	(幸) 永，憬

续 表

韵数	韵母数	平上去音	平	反切下字	上	反切下字
四十五	69	æ:ŋ	十三	耕, 茎,	三十九	耿
	70	uæ:ŋ	耕	萌, 宏,	耿	
四十六	71	jeŋ	十四	盈, 贞, 成,	四十	郢, 井, 整, 静
	72	juæŋ	清	征情并 营, 倾	静	顷, 颖
四十七	73	eŋ	十五	经, 丁, 灵, 刑	四十一	挺, 鼎, 顶,
	74	ueŋ	青	肩, 萤	迥	到醒, 淬迥,
四十八	75	jeŋ	十六	陵, 冰, 兢,	四十二	拯, 痿
	76	jeŋ	蒸	矜, 膺, 蒸, 乘, 仍, 升	拯	
四十九	77	oŋ	十七	登, 滕, 棱, 增	四十三	等, 肯
	78	uoŋ	登	崩, 朋, 恒 肱, 弘	等	
五十	79	jou	十八	鳩, 求, 由, 流, 尤, 周, 秋, 州, 浮, 谋	四十四	九, 久, 有, 柳, 酉, 否, 妇
五十一	80	u	十九	侯, 钩, 萎	四十五	后, 口, 厚, 苟, 垢, 斗
五十二	81	jeu	二十	幽, 蚪, 彪,	四十六	黝, 纠
		jeu	幽	焦	黝	
五十三	82	jem	廿一	林, 金, 针,	四十七	荏, 锦, 什,
		jəm	侵	深, 吟, 淫, 心, 寻, 今, 簪, 任	寝	稔, 饮, 枕, 朕, 瘰, 痒
五十四	83	əm	廿二	含, 南, 男	四十八	感, 禪, 庵
五十五	84	am	廿三	甘, 三, 酣,	四十九	敢, 览,
			谈	谈	敢	

续表

韵数	韵母数	平上去音	平	反切下字	上	反切下字
五十六	85	jem iæm	廿四 盐	廉, 盐, 占, 炎, 淹	五十 琰	琰, 冉, 捡, 染, 敛, 渐, 奄, 险, 俭
五十七	86	em	廿五 添	兼, 甜	五十一 忝	忝, 玷, 簪
五十八	87	ɛ:m	廿六 咸	咸, 淹	五十三 赚	斩, 赚, 减,
五十九	88	a:m	廿七 衔	衔, 监	五十四 檻	檻, 黠
六十	89	jum	廿八 严	严, 翰	五十二 俨	广, 掩
六十一	90	juem	廿九 凡	凡, 芝	五十五 范	犯, 鍛, 范

去	反切下字	入音	入	反切下字
一 送	贡, 弄, 送, 冻 仲, 凤, 众	uk juk	一 屋	木, 谷, 卜, 禄 六, 竹, 逐, 福, 菊 屑, 宿
二 宋	综, 宋, 统	uok	二 沃	沃, 毒, 酷, 笃
三 用	用, 颂	juok	三 烛	玉, 蜀, 欲, 足, 曲 录
四 绛	绛, 降, 巷	ork	四 觉	角, 岳, 觉
五 寘	义, 智, 寺, 赐, 跛, 企 伪, 悲, 睡, 瑞, 避, 累			
六 至	利, 至, 四, 冀, 季, 二, 器, 寐, 悸, 自 类, 醉, 位, 遂, 愧, 秘, 媚, 备, 萃			

续 表

去	反 切 下 字	入 音	入	反 切 下 字
七志	吏 ₁ ，记 ₁ ，置 ₁ ，志 ₁			
八未	既 ₁ ，豕 ₁ 贵 ₁ ，胃 ₁ ，沸 ₁ ，味未 ₁ 畏 ₁			
九御	据 ₁ ，倨 ₁ ，恕 ₁ ，御 ₁ ， 虑 ₁ ，预 ₁ ，署 ₁ ，御助去 ₁			
十遇	遇 ₁ ，句 ₁ ，戍 ₁ ，注 ₁ ， 具 ₁			
十一暮	故 ₁ ，误 ₁ ，祚 ₁ ，暮路 ₁			
十二霁	计 ₁ ，诣 ₁ ， 桂戾惠 ₁ ，			
十三祭	例 ₁ ，制 ₁ ，祭 ₁ ，憩弊 ₁ 袂蔽 ₁ 芮 ₁ ，锐 ₁ ，岁 ₁ ，卫 ₁ ， 税 ₁			
十四泰	太 ₁ ，带 ₁ ，大 ₁ ，艾 ₁ ，贝 ₁ ，盖 ₁ ， 外 ₁ ，会 ₁ ，最 ₁			
十五卦	懈 ₁ ，卖 ₁ ，隘 ₁ ， 卦 ₁ ，卖 ₁ ，			
十六怪	介 ₁ ，拜 ₁ ，界 ₁ ，戒 ₁ ， 怪 ₁ ，坏 ₁			
十七夬	犒 ₁ ，喝 ₁ ， 夬 ₁ ，迈 ₁ ，快 ₁ ，活 ₁			
十八队	对 ₁ ，内 ₁ ，佩 ₁ ，妹队 ₁ 辈绩 ₁			

续 表

去	反 切 下 字	入 音	入	反 切 下 字
十九代	代 ₁₁ 爱, 溉耐槩			
二十废	废, 肺, 秽,			
二十一震	刃 ₁₁ 甄, 晋, 遴, 振印	jet jet	五 质	质, 吉, 悉, 栗, 乙, 笔, 密, 必, 毕, 七一日叱(律)
二十二稗	闰, 颀峻	juet juet	六 木	聿, 律, 邨
		et	七 栉	瑟, 栉
二十三问	问, 运,	juat	八 物	勿, 物, 弗,
二十四焮	靳, 焮	jat	九 迄	讫, 迄, 乞
二十五愿	建, 万, 堰(万,) 愿, 万, 叛怨愿	jet juet	十 月	颀, 渴歇讪 月, 伐, 越厥发
二十六愿	困 ₁₁ 问, 寸	uat	十一 没	没, 骨, 忽, 勃
二十七恨	恨, 艮			(没)
二十八翰	吁, 案, 赞按旦	at	十二 曷	割, 葛, 达, 曷,
二十九换	贯, 玩, 半, 乱, 段换唤算慢	uat	十三 末	括, 活, 拨, 括
三十谏	晏, 谏润雁 患, 惯	a:t ua:t	十四 黠	八 ₁₁ 黠, 滑, 拔(八)
三十一禡	莧, 禡 幻, 辨	æ:t uæ:t	十五 鐸	鐸 ₁₁ 辖瞎 刮, 颀
三十二霰	甸 ₁₁ 练, 佃电麪 县, (练)	et uet	十六 屑	结 ₁₇ 屑蔑 决, 穴,

续表

去	反切下字	入音	入	反切下字
三十三 线	战, 箭, 线, 肩, 面, 扇, 变, 贱, 碾, 膳, 彦 (见) 恋, 绢, 眷, 倦, 卷, 掾, 钏, 转	jet, jæt juet, juæt	十七 薛	列,, 薛, 热, 灭, 别, 竭 劣, 悦, 雪, 绝, 蒸, 辘
三十四 嘯	吊, 啸, 叫			
三十五 笑	照, 召, 笑, 妙, 肖, 要, 少, 庙,			
三十六 效	教,, 孝, 稍, 貌			
三十七 号	到,, 报, 导, 耗, 倒			
三十八 箇	箇, 佐, 贺, 个, 逻			
三十九 过	卧,, 过, 货, 唾(贺)			
四十 禡	驾,, 诃, 嫁, 亚, 骂 夜, 谢, 化, 吴(霸)			
四十一 漾	亮,, 让, 向, 样 放, 况, 妄, 访	jak juak	十八 药	略, 约, 灼, 若, 勺, 爵, 雀, 虐 缚, 钹, 蓂
四十二 宕	浪,, 宕 旷, 滂	ak uak	十九 铎	各,, 落, 郭, 博(各)
四十三 映	孟, 更, 敬, 庆 横(孟) 病, 命	ɐ:k jɛ:k uɛ:k juɛ:k	二十 陌	格, 伯, 陌, 白, 戟, 逆, 剧, 却 伯, 获, 號

续表

去	反切下字	入音	入	反切下字
四十四 净	迸, 净争	æ:k uæ:k	二十一 麦	革, 核厄摘責 获, 麦, 掴
四十五 劲	正, 政, 盛郑令	jek juek	二十二 昔	益, 役, 只, 昔, 石, 亦, 积易辟迹炙
四十六 径	定, 径侯	ek uek	二十三 锡	历, 击, 激, 狄, 吴闾鸱
四十七 证	证, 孕峻甑	jək	二十四 职	力, 职, 侧即翼 直极(逼,)
四十八 澄	邓, 亘, 澄赠	ək uək	二十五 德	则, 得, 北, 德, 勒墨黑 或, 国
四十九 宥	救, 祐, 又兜副 餽溜富就			
五十 候	候, 奏, 豆, 湛, 漏			
五十一 幼	幼, 谬,			
五十二 沁	禁, 鸩, 荫, 任潸	jep jəp	二十六 緝	入, 立, 及, 戢, 执, 急汲汁
五十三 勘	紺, 暗	əp	二十七 合	合, 阎沓答,
五十四 闾	澁, 大瞰暫蹇	ap	二十八 盍	盍, 腊楂杂
五十五 艳	艳, 贍, 验, 筵	jep jæp	二十九 叶	涉, 辄, 叶, 摄接
五十六 祿	念, 店,	ep	三十 帖	协, 偃牒颊,
五十八 陷	陷, 餽賺	ɐ:p	三十一 洽	洽, 囹夹,
五十九 鑑	鉴, 杆,	a:p	三十二 狎	甲, 狎
五十七 𠂔	𠂔(欠,)(剑)	-juɐp	三十三 业	业, 怯, 劫

6.2 韵值的构拟

(1) 通摄

《广韵》东董送屋，反切各分两类，与韵图一、三两等的划分相合，现代汉语各方官东与冬鍾的读音多已相混，仅在福州、温州及日本、朝鲜译音中还有些东三等字与鍾韵字有不同的读音，显示东的主要元音为u，冬鍾的主要元音为o。现拟订通摄各个韵母韵值如下：

- | | | |
|----|---|------------------------|
| 一等 | { | 东董送（红、孔、贡类）——-uŋ |
| | | 屋（谷类）——-uk |
| | | 冬肿（涌类）宋——-uoŋ, 沃-uok |
| 三等 | { | 东送（弓、仲类）——-juŋ |
| | | 屋（六类）——-juk |
| | | 鍾肿（陇类）用——-juoŋ, 烛-juok |

(2) 江摄

《广韵》江韵不分开合，反切也只一类，韵图列在二等。它早已与宕摄相混，现代汉语方言亦难分别。可是江韵在韵书中总是紧接东冬鍾，元音接近u或o，而又易与a混，故拟定为o:ŋ，加“:”表二等元音，其韵值：

二等——江讲绛——-o:ŋ, 觉——-o:k

(3) 止摄

《广韵》支脂两韵分开合口与1、2类，反切界限不明，现依据韵图划分：凡在四等的唇牙喉音与舌齿音字属1类，在三等的唇牙喉音字属2类；支脂之三韵的唇音字依《韵镜》全作开口，微韵字作合口。止摄这许多韵母，到现代汉语方言读音差不多都混

了，显示着原来主要元音有个共同的*i*。不过支韵字福州有些读作-*ie*，厦门也有些读-*ia*，与脂之微字只读*i*有别。现按从分原则，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合 口	
三等	支纸寘(1类)—— <i>je</i>	支纸寘(1类)—— <i>jue</i>	
	支纸寘(2类)—— <i>je</i>	支纸寘(2类)—— <i>jue</i>	
	(支宜氏綺 婢义悲类)	(规为委伪类)	
	脂旨至(1类)—— <i>jei</i>	脂旨至(1类)—— <i>juei</i>	
	脂旨至(2类)—— <i>jei</i>	脂旨至(2类)—— <i>juei</i>	
	(夷 _n 利类)	(追轨癸类季类)	
	之止志—— <i>ji</i>		
	微尾未(希类)—— <i>jei</i>	微尾未(非类)—— <i>juei</i>	

(4) 遇摄

《广韵》模鱼虞韵分立存于金陵(南京)一带的方言，主要元音可能是个圆唇的后高元音，《韵镜》注“开”和“开合”，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不外*u*、*o*、*y*以及由它们而产生的*ou*、*œy*等。现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合 口	
一等		模姥暮—— <i>o</i>	
三等	鱼语御—— <i>jo</i>	虞麌遇—— <i>ju</i>	

(5) 蟹摄

《广韵》蟹摄各韵反切有纠葛情况：一是唇音声母字原不分开合，梁僧宝根据《广韵》认为是合口字，李荣根据王仁昫《切韵》以为是开口字；二是祭韵1类与2类反切已混，但在开口仍有可分的迹象；三是废韵开口只有“刈”一个音，借用合口的“肺”为反切下字；四是哈海两韵有少数昌母及以母字，齐韵又有禅母与日母字，都是因字少从祭韵寄入的。现代汉语方言显示

蟹摄各韵当是复元音，有 -i 韵尾，主要元音是 a 类元音，因等第不同而起变化。至于一二等重韵的划分，似与元音的长短与音色均有关系。现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合 口	
一等	咍海代——ai	灰贿队——uai	
	泰(盖类)——ai	泰(外类)——uaf	
二等	皆骇怪——ɛ:i (皆骇拜类)	皆怪——uɛ:i (怀怪类)	
	佳蟹卦——æ:i (佳蟹懈类)	佳蟹卦——uæ:i (蜗伙卦类)	
	夬(愬类)——a:i	夬(夬类)——ua:i	
三等	祭[移][莖](1类)	jæi祭(1类)	(芮类){ juæi juei
	祭(2类)(例类){	jɛi祭(2类)	
	废(肺[借合口])——jɛi	废(本韵全体反切下字)——juɛi	
四等	齐荠霁(奚礼计类)——ei	齐霁(携惠类)——uei	

(6) 臻摄

《广韵》臻摄各韵据韵图痕魂欣文是一个系统，臻真谆又是一个系统，两者主要元音相近而不相同。二等臻栳两韵只有庄系字，而三等真质两韵则无，但真与质的上、去轸与震又都有字，而臻与质恰恰没有相当的上去声韵。由此可知臻栳可并入真质，韵书把它们独立成韵，可能是介音j不显著的缘故。真轸震质与谆准稕术《切韵》不分，《广韵》分立，反切下字仍有混用，各韵的1.2类，反切也有些混乱。唇音依韵图归开口。痕韵入声只有“纆”一音，寄入没韵，借“没”为反切下字。现代汉语方言臻摄的韵尾，舒声当是 -n，入声当是 -t，元音不外 a、e、ɛ、i (开口) 与 u、o、y、ou (合口) 几种。今以 a 与 e 代表古读，欣与文属甲类三等韵，与痕魂为 a，臻真谆为 e。现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合 口
一等	痕很恨——an(纒)-et	魂混慁——uon没——uat
二等	臻——(j)en, 栳——(j)et	
三等	真軫震(1)类——jan质(1类)-jet (邻忍刃类) (质乙类)	谆准稕(1类)-juen (伦准闰类)
	真軫震(2)类——jen质(2类)-jet (巾忍刃类) (质2类)	术(1类)-just (聿类)
	欣隐焮——jan迄——jet	谆准稕(2类)-juen (伦准殒闰类)
		术(2类)-juet (聿类)
		文吻问——juen物——juet

(7) 山摄

《广韵》山摄唇音字开合口往往相混，仙韵1类与2类难分，山删两韵合口也混用，在现代汉语多数方言中，删与山之分无痕迹；在韵书中删近寒桓而山近先仙，在周秦时代删仅与寒桓元等韵押韵或谐声，山则多与真痕蒸登等韵字接触，至于仙薛与元月分立，在今闽方言、吴音两者都不同音，反映南音色彩。应该说本摄字当有a类元音，由于吴语失去韵尾或者元音受声母影响，因此元音变化较大。现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合 口
一等	寒旱翰——an, 曷——at	桓缓换——uan, 末——uat
二等	删消谏——a:n, 辖(辖类)——a:t (好板晏类)	删消谏——ua:n, 辖——ua:t (还缩患类)
	山产桐——æ:n, 黠(黠类)——æ:t (闲限范类)	山产桐——uae:n, 黠——uae:t (鰕幻类)
三等	仙猕线(1类)——jan, 薛(1类)——jet	仙猕线(1类)——juen, 薛(1类)——juet
	仙猕线(1类)——jen, 薛(1类)——jet (连乾善战箭类) (列类)	仙猕线(1类)——juen, 薛(1类)——juet (圆恋绢类) (悦劣类)
	元阮愿——jan, 月——jat (言偃类) (竭类)	元阮愿——juen, 月——juet (袁退愿类) (月类)

四等 先晓霰——-en, 屑——et
(前典甸类) (结类)

先晓霰——uen, 屑——uet
(玄法县类) (决类)

(8) 效摄

《广韵》宵韵1、2两类反切与韵图完全相应，小笑两韵亦合，分别显然。效摄就现代汉语多数方言看，有a类主要元音及u韵尾。现构拟韵值如下：

一等——豪皓号——-au

二等——肴巧效——-a : u

三等 { 宵小笑(1类)(遥小照类)——jæu
 { 宵小笑(2类)(娇天庙类)——jɛu

四等 萧篠啸——eu

(9) 果摄

《广韵》以前早期韵图果摄开口没有三等，“伽”类字后起，为翻译佛经的用语，“靴”类也只有“靴”是个常用字，而借用一等“戈”作反切下字。从现代汉语多数方言看，果摄有个较高的元音，朝鲜、日本和越南译音都是a类元音，在佛经的梵汉对音中也用歌戈韵的字代替梵文的-a，现代汉语方言中-o、-ɤ、ɪ u、-u等读法都是由a有条件地演变出来的。现构拟韵值如下：

一等 歌哿箇——-a 戈(禾类)果过——-ua

三等 歌(伽类)——-j 戈(靴类)——-jua

(10) 假摄

《广韵》麻马禡反切下字三类与韵图的划分相合，《四声等子》以后韵图果假两摄同图排列，一可表明互补空缺，二可表明主要元音应当相似，同时现代汉语方言三等字还多读-ia，故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二等——麻马禡——a:

(加下驾类)

三等——麻马禡——ja

(遮者夜类)

合 口

麻马禡——ua:

(瓜瓦化类)

(11)宕摄

《广韵》宕摄各韵的主要元音，在现代汉语多数方言作a类元音，一等与三等相同，只有广州、客家与一些吴语作o，那是后起的变化。北方话阳韵开口庄系字多变合口，元音仍为a。现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一等——唐荡宕——aŋ 铎——ak

(郎朗浪类)

(各类)

三等——阳养漾——jaŋ 药——jak

(良两亮类)

(略类)

合 口

一等 唐荡宕——uaŋ 铎——uak

(光晃旷类)

(郭类)

三等 阳养漾——juɑŋ 药——juak

(方往放类)

(缚类)

(12)梗摄

《广韵》梗摄各韵字的元音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不外o、e、i、a的系统，特别在客家、吴语、闽语、粤语和若干北方话中，有些字是o（或e、ei、i）与a两读，前者多为读书音，后者多为口语音。现在假定庚韵字的元音是e，二、三等以介音的有无为主要区别，耕清青分居二三四等，而韵又不同，可拟为前元音æ、ɛ、e。现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合 口
二等	庚梗映——-e:ŋ 陌——-ek (庚梗更类) (格类) 耕耿净——-æŋ 麦——-æ:k (耕幸进类) (革类)	梗梗映——-uə:ŋ 陌——-uə:k (横矿横类) (获类) 耕——-uæ:ŋ 麦——-uæk (萌类) (获类)
三等	庚梗映——-jəŋ 陌——-jek (京影敬类) (戟类) 清静劲——-jəŋ 昔——-jek (盈郢正类) (益类)	庚梗映——-juəŋ (荣永命类) 清静昔——-juəŋ 昔——-juək (营顷类) (役类)
四等	青迥径——-eŋ 锡——-ek (径挺定类) (历类)	青迥——-ueŋ 锡——-uek (肩迥类) (闾类)

(13) 曾摄

《广韵》曾摄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与梗摄读音难分，吴、粤、闽语和客家话有不同痕迹。现构拟韵值如下：

	开 口	合 口
一等	登等磴——-əŋ 德——-ək (登类) (则类)	登——-uəŋ 德——-uək (肱类) (或类)
三等	蒸拯证——-jəŋ 职——-jek (合口字少，借开口“逼”字为反切下字)	职——-juək

(14) 流摄

《广韵》流摄字的韵母在现代汉语多数方言属复元音，韵尾为-u，元音有o、ə、e、a的不同。朝鲜、日本与越南的译音大致为单元音u，佛经翻译中这些字用以对梵文的u音。幽韵字韵图摆在四等，而实际为三等字，因幽韵唇牙喉音的反切上字都用“居”、“方”等见于三等韵的那类字，而不用“古”、“博”那些一、二、四等韵的字；此外幽韵有三等韵特点之一——有群母字，因此，幽韵字在韵图上有如清韵的唇牙喉音的地位。现构拟韵值如下：

- 一等——侯厚候——u
 三等——{ 尤有宥——jəu
 { 幽黝幼——{ (1类) jɛu
 (2类) jəu

(15) 咸摄

《广韵》咸摄各韵中，**𪚩**梵界限不清，需依韵图，盐琰艳叶与严俨𪚩业的划分与韵图相合；盐韵系有两套影母字，韵图分置三等等与四等，在三等的韵母不是和严韵系的影母字重见，就是和它们互补。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凡在-m变-n的方言，咸摄字与山摄字的元音也都不分，吴方言中覃与谈还有分的痕迹。现构拟韵值如下：

- 开 口
 一等 { 覃感勘——-am, 合——-əp
 { 谈敢闾——-am, 盍——-ap
 二等 { 咸廉陷——-e:m 洽——-e:p
 { 衔檻鉴——-a:m 狎——-a:p
 三等 { 盐琰艳——(1类)-jæm 叶(1类)-jæp
 { (2类)-jɛm (2类)-jɛp
 { 严俨𪚩——-jɛm, 叶——-jɛp 凡范梵——-juɛm 乏-juɛp
 四等——添忝𪚩——-em, 帖——-ep

(16) 深摄

《广韵》深摄字在现代汉语-m与-n相混的方言中，常和臻摄三等字混，元音可订为ə。不过侵緝两韵都有两套影母字并立；同时寝沁两类的反切，王仁煦韵与《广韵》颇有参差，显示这些韵实际不只一类韵母。现构拟韵值如下：

- 三等——侵寝沁——{ (1类) jəɱ (1类) jəp
 (2类) jɛɱ (2类) jɛp

第七章 《广韵》的调类与调值

7.1 声调的产生

古汉语本无声调，声调的产生源于韵尾的转化和消变（丁邦新1981）。正如古藏语本无声调，由于声母和韵尾的大量简化，声调作为补偿手段应运而生，首先是声母清浊的对立转化为高低调的对立，随后韵母舒促的区别又进一步导致高低调再分平降（胡坦1984）。汉语声调总的发展倾向是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由多而少，最后消失（严学窘1979）。

清代音韵学者段玉裁曾说：“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为去声，平声（指阳声韵）多转为仄声。”这是新的发现，后来阴声韵的去声字分别来自上古的阴上声和入声韵，而许多阳声韵的上声是来自上古阳声韵的平声，上古入声韵一类后来变为阴声韵的去声，一类仍为入声，这样，就平上去入四声齐全，沿袭至《广韵》，成为编写的框架了。

声调本指全字音的高低升降而言，但初学者至感难辨，其因有三：一是声调是由音组递减或消失而变成，古今出现差异；二是调值纷错，自古已然，议者纷纭；三是清浊演变为阴阳，每因方言而异类（罗常培1936）。现在辨识《广韵》声调，应分辨调类与调值。

7.2 《广韵》的调类

《广韵》的根据是反切，其规模则为四声，自陆法言《切韵》以迄佩文斋《诗韵》都是以平上去入为分类的标准。故调值及阴阳虽因方言互殊，而四声的系统都跟韵书相应，辨识调类应首先熟记韵书字调；其次查检《广韵通检》、《四声韵谱》、《初学检韵》和《四声易知录》等索引。

陆法言《切韵序》说：“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说明当时河北江南方言声调差异甚大，各个方言声调自成系统，各依方言求之，不必强彼就此。如北京读阴平“衣”字为高平调，关中人听了，必说与其去声“意”字调近，其实北京音读“意”字为高降调适与秦音上声“椅”字相近，且可说秦音的去声似其平，上声似其去。又如北京读阴平“天”字为高平调，天津人听了，必说与其阳平“田”字音近，其实北京音读“田”字为中升调，适与津音上声“忝”字相近，且可说津音的阳平似其阴平，上声似其阳平。这样，各方言的调类既自成系统，而方言间的调值又各参差不齐，如以一地的调值强律他方的四声，必然齟齬难晓。

《广韵》平上去入四个调类，旧释多以“长短、轻重、缓急、疾徐”为说，如唐释处忠《元和韵谱》说是：“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这取譬玄虚，尚待探求实质如何。其

实构成调类原素，主要是高低，而这种高低是复合的而非简单的；且复合音中两音彼此的移动是滑的，而非跳的，这就是构成四声的基本条件。（刘复《四声实验录》）。赵元任先生在《科学》7卷9期刊登《中国语言字调的实验研究法》中指出：“一字声调之构成，可以此字之音高与时间的函数关系为完全适度的准确定义，如画成曲线，即为此字之准确代表。”这是正确的。

《广韵》四声受到声母清浊的影响，演变成为阴阳，即分化成为阴平、阴上、阴去、阴入和阳平、阳上、阳去、阳入等，但每因方言而有多寡。清浊声母何时演变为阴阳调，文献无征，未可臆断，但清浊各有四声，由来已久，孙愐《唐韵序后论》云，“切韵者，本乎四声，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即可证明。至于平声之分阴阳，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说：“字别阴阳者，阴阳字平声有之，上去俱无”，可见在元代即已实现。后到明世，范善濂《中州全韵》及王鵠《中州音韵辑要》平去两声遂各分阴阳，而周昂《增订中州全韵》更于阳平阳去之分立阳上，于是平上去入四声演化为阴阳调八声系统遂渐完备。

现代汉语方言中四声的分化约有三途：一是清浊声与阴阳调并存，如吴语；二是平仄皆分阴阳而声母的清浊消失，如闽、粤语和客家话；三是全浊声母平声变同次清而声调的阴阳尚分，仄声变同全清而声调的阴阳亦混，如北方话，以故方言调类至为参差。辨识阴阳调亦非难事，除借镜于古声母的清浊外，还可查阅清周昂的《重订中州全韵》。至于辨平仄与舒促，了解其概念即可。以平声对上去入言，即谓之平仄，以平上去对入声言，则谓之“舒”“促”。大致平仄易辨而舒促常混，因入声的尾音（-p、-t、-k）在北方话区域已多数消失，且依声母的类别而

分化于其它三声，故北方人欲调平仄，宜先认清入声。

7.3 《广韵》的调值

现代汉语方言审辨调值的方法有实验与耳听两法：用浪纹计（kymograph）记录声调浪纹于烟薰纸，然后以刘半农创制的声调推断尺，测定其音高曲线，这是刘半农先生创始的实验法。经过相当的听音训练后，但借渐变音高管（Sliding pitch-pipe）的辅助，即可用耳听以估定声调的高低抑扬，这是赵元任先生创始的耳听法。赵元任先生为初学辨调的便利，又拟有“字母式声调符号（tone letters）一种。其法以竖标代表高低，以横标代表长短及曲直抑扬。每一竖标分为五度，以自5至1的数码称之。平直而长者示以相同之两数，短者示以单数；上扬者两数先小而后大，下抑者两数先大而后小，均以两数下有无横线相连为短长的分别；至于曲折的声调则以三数表之，其数码大小当以起落的高低及抑扬的先后为断，学者称便。初学声调的性质，首先要自行省察己身所操方言的调类与调值开始，只要就辨调例字表依次反复诵读，确定其大类；然后体味其高低抑扬，即可辨调值的型式（pattern）而识以调符。欲求精密，更须参用最近最新的实验法。

《广韵》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仅仅是类名，而不是调值。过去所说平声是平调，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短促，难免望文生训。我们现在只有根据现代汉语各大方言活的声调材料运用历史比较法、内部构拟法和结合语音学的理论的方法，科学地进行顺向的历史考察和逆向的历史研究，必能重建《广韵》四声的调值，揭露《广韵》声调史的发展规律。

第八章 《广韵》等的分析

8.1 等韵的性质和作用

等韵就是模仿梵文《悉曇章》的体裁，以声为经，以韵为纬，把《切韵》音系总摄成若干转图，系统地归纳《切韵》所收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作成图表。横列字母，纵分四声，然后把《切韵》中的字分别填入整齐的方格内，所有的字音都可以在表格上纵横交错的关系中求得每个字的音韵地位。它的作用相当于现代汉语普通话字音声韵调配合表或同音字表。这样看来，等韵就是悉曇化的《广韵》音节表（Syllabary），虽然说等韵体制拘泥于表格，立法未能尽善，不如现在音节图表灵活适度，但经纬交发，分析音素，审辨音值，构拟隋唐宋语音，以及研究其结构规律和语音原理，不可缺失。等韵实际上是具有汉语特色的传统语音学，人们学习或研究《广韵》如果撇开等韵，必将不知究竟。

等韵创于何时，虽难确定，但唐代中叶以后兴起“字母”之学，就萌生了语音之学的等韵了。今传最早的等韵图有郑樵《通志》中的《七音略》与南宋绍兴年间张麟之刊行的《韵镜》。它们都原有所本，惜已亡佚。《七音略》与《韵镜》都分四十三个图，内容大同小异，完整地保存《切韵》系韵书的语音系统。凡

《切韵》系韵书中不同音切的字，在这两种韵图内都分居不同的地位，既不混淆，又少遗漏。所以要想了解《广韵》音系的科学描写，还得从学习等韵要籍《七音略》和《韵镜》入手。

8.2 《广韵》分等示意图

《七音略》与《韵镜》对《切韵》韵母的处理，是以“等”分韵，合四等四声，并二百零六韵为若干转图。现列《韵镜》四十三转各等字的韵目（举平以赅上去入），以明分等归转与韵书各韵的关系。

转次 等	第一	第二	第三
一	东	冬	0
二	(东)	(鍾)	江
三	东	鍾	0
四	(东)	(鍾)	0

转次 等	第四 五	第六 七	第八
一	0	0	0
二	(支)	(脂)	(之)
三	支	脂	之
四	(支)	(脂)	(之)

转次 等	第九 十	第十一	第十二
一	0	0	模
二	0	(鱼)	(虞)
三	微(废)	鱼	虞
四	0	(鱼)	(虞)

转次 等	第十三 十四	第十五 十六	第十七 十八
一	哈, 灰	泰	痕, 魂
二	皆(夬)	佳	臻
三	哈齐(祭)	0	真, 諄
四	齐	(祭)	(真, 諄)

转次 等	第十九 二十	第二十一 二十二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一	0	0	寒, 桓
二	0	山	删
三	欣, 文	元	仙
四	0	(仙)	先

转次 等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
一	豪	0	歌
二	肴	0	0
三	(宵)	0	0
四	萧	宵	0

转次 等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三十	第三十一 三十二
一	戈	0	唐
二	0	麻	(阳)
三	戈	麻	阳
四	0	(麻)	(阳)

转次 等	第三十三 三十四	第三十五 三十六	第三十七
一	0	0	侯
二	庚	耕	(尤)
三	庚	清	尤
四	(清)	青	(幽)(尤)

转次 等	第三十八	第三十九	第四十
一	0	覃	谈
二	(侵)	咸	銜
三	侵	盐	严
四	(侵)	添	盐

转次 等	第四十一	第四十二 四十三
一	0	登
二	0	(蒸)
三	凡	蒸
四	0	(蒸)

上表只能从宏观上显示《广韵》分等归转的框架，在内容上还需要多角度、多线条、多层次的微观分析，才可领悟其奥妙。现在先行注解上表的图和方括号用意：

1. 凡在二等与四等的韵目加（ ）号的，表示那些韵原则上不该在那里有字，现在有字，是因为韵图的编排未善而挤过来的。

2. 去声祭泰夬废四韵没有相配的平上入韵，《韵镜》以祭韵字插入第十三、十四两转的空缺；泰韵插入第十五、十六两转的空缺；夬废两韵没处安放，只好把废韵字放在第九、十两转的入声地位，夬韵放在第十三、十四两转的入声地位，注明“去声寄此”。

3. 一韵字分见两转的，是开口与合口的不同，凡并列两个韵目而在中间加，的，也表示它们以开口与合口的关系分见两转。

4. 第三十七转四等，尤韵只有齿头音与喻母字，其它是幽韵字。

《广韵》分韵很细，其中有很多邻近的韵不易分辨，前人于是把《广韵》的韵部归为十六摄，用摄的名称代表某一韵式相邻的某几韵，以便于称述。“摄”是总摄的意思，例如“东、冬、鍾”三韵称为“通摄”，说到“通摄”就知道指的是东、冬、鍾三韵。在通、江、止、遇、蟹、臻、深、山、效、果、假、宕、梗、曾、流、咸十六摄里，除江、假、深三摄每摄只代表一个韵部以外，其余各摄所代表的都是音近的几个韵部。“元”韵在《切韵》和《广韵》里是位于“魂痕”两韵之间同属于臻摄的，《切韵指南》归在山摄里是根据宋、元时代的语音来定的。

下面便以《四声等子》以后并转为十六摄作为纲领示意《广韵》分等图型，

通摄（不分开合）——《韵镜》第一、二转

一等 东董送屋，冬〔潼〕宋沃

二等 0 0 0 0 0 0 0 0

三等 东董送屋，鍾肿用烛

四等 0 0 0 0 0 0 0 0

注：1.东、董、送、屋反切都分两类，与此相应。

2.〔潼〕寄入肿类

江摄（不分开合）——《韵镜》第三转

一等 0 0 0 0

二等 江讲绛觉

三等 0 0 0 0

四等 0 0 0 0

止摄——《韵镜》第四至第十转

一等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二等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三等开 支纸寘 脂旨至 之止志 微尾未
 (两类) (两类)

合 支纸寘 脂旨至 微尾未
 (两类) (两类)

四等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支脂开合各两类，由唇牙喉音分排三四两等得知，反切这几韵大致都是四类，而界限不混。（连开合）。

遇摄——《韵镜》第十一、十二两转

一等开 0 0 0 合 模姥暮

二等开 0 0 0 合 0 0 0

三等开 鱼语御 合 虞麌遇

四等开 0 0 0 合 0 0 0

蟹摄——《韵镜》第十三至十六转

一等开 哈海代，0 0 泰 合 灰贿队，0 0 泰

二等开 皆骸怪，佳蟹卦 合 皆0怪，佳蟹卦，0 0 夬

三等开 〔拷莛〕0，〔移〕0 合 0 0 祭（两类），
0 0 废0，0 0 祭（两类），
0 0 废

四等开 齐荠霁 合 齐0霁

注：1. 泰皆佳夬废齐反切分两类；祭比两类多，开合大体能相应。

2.〔拷〕寄入哈韵，〔莛〕寄入海韵，〔移〕寄入齐韵。

臻摄——《韵镜》第十七至二十转

一等开 痕很恨〔纥〕 合 魂混圜没

二等开 臻0 0 栳 合 0 0 0 0

三等开 真軫震质（两类）合 谆准稕术（两类）

欣隐焮迄 文吻问物

四等开 0 0 0 0 合 0 0 0 0

注：真谆等唇牙喉音有字分入四等，反切还有分四类的倾向。

山摄——《韵镜》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转

一等开 寒旱翰曷 合 桓缓换末

二等开 删潜谄谿，山产裯黠 合 删潜谄谿，山产裯黠

三等开 仙猕线薛（两类） 元阮愿月，

合 仙猕线薛（两类） 元阮愿月

四等开 先铣霰屑 合 先铣霰屑

注：1. 山删元先等反切分两类，大体相应。

2. 仙等唇牙喉音有字分入四等，反切也有分四类的倾向。

效摄——（不分开合）《韵镜》第二十五，二十六转

一等 豪皓号

二等 肴巧效

三等 宵小笑（两类）

四等 萧篠啸

注：宵等唇牙喉音有字分入四等，反切也可以分成二类，与此相应。

果摄——《韵镜》第二十七、二十八两转

一等开 歌哿箇 合 戈果过

二等开 0 0 0 合 0 0 0

三等开 歌 0 0 合 戈 0 0

四等开 0 0 0 合 0 0 0

注：戈等反切可分三类，与此相应，早期韵图开口三等无字。

假摄——《韵镜》第二十九，三十两转

一等开 0 0 0 合 0 0 0

二等开 麻马禡 合 麻马禡

三等开 麻马禡 合 0 0 0

四等开 0 0 0 合 0 0 0

注：1. 麻等反切可分三类，与此相应。

2. 《四声等子》与《切韵指南》都以假摄与果摄合图。

宕摄——《韵镜》第三十一，三十二两转

一等开 唐荡宕铎 合 唐荡宕铎

二等开 0 0 0 0 合 0 0 0 0

三等开 阳养漾药 合 阳养漾药

四等开 0 0 0 0 合 0 0 0 0

注：1. 唐阳等反切都可分两类，与此相应。

2. 《四声等子》与《切韵指掌图》都以宕摄江摄同图，一部分字混。

梗摄——《韵镜》第三十三至三十六转

一等开 0 0 0 0 合 0 0 0 0

二等开 庚梗映陌，耕耿净麦 合 庚梗映陌，耕 0 0 麦

三等开 庚梗映陌，清静劲昔 合 庚梗映陌，清静 0 昔

四等开 青迥径锡 合 青迥 0 锡

注：庚等反切可分四类：耕、清、青等可分二类，与此相应。

曾摄——《韵镜》第四十二，四十三两转

一等开 登等澄德 合 登 0 0 德

二等开 0 0 0 0 合 0 0 0 0

三等开 蒸拯证职 合 0 0 0 职

四等开 0 0 0 0 合 0 0 0 0

注：1. 登等反切可分二类，职可分两类，与此相应。

2. 《四声等子》与《切韵指掌图》都以曾摄与梗摄合图，一部分字混。

流摄（不分开合）——《韵镜》第三十七转

一等 侯厚候

二等 0 0 0

三等 尤有宥，幽黝幼

四等 0 0 0

注：幽韵字韵图都在四等，但实际都是三等字。

深摄（不分开合）——《韵镜》第三十八转

一等 0 0 0 0

二等 0 0 0 0

三等 侵寝沁緝（两类）

四等 0 0 0

注：侵緝两韵影母有字分入四等，反切也可以分。

咸摄——《韵镜》第三十九至四十一转

一等开 覃感勘合，谈敢闾盍 合 0 0 0 0

二等开 咸赚陷洽，衔檻鉴狎 合 0 0 0 0

三等开 盐琰艳叶（两类）严俨酽业 合 凡范梵乏

四等开 添忝搥帖 合 0 0 0 0

注：盐等有影母字分入四等

就上图示，可以东（韵图排在一等的部分）、冬、模、咍、灰、泰、痕、魂、寒、桓、豪、歌、戈（一等部分）、唐、登、侯、覃、谈，以及和它们相配的上去入声韵称为“一等韵”；江、皆、佳、夬、臻、删、山、肴、麻（二等部分）、庚（二等部分）、耕、咸、街，以及和它们相配的上去入声韵称为“二等韵”；东（三等部分）、鍾、支、脂、之、微、鱼、虞、祭、废、真、谆、欣、文、仙、元、宵、戈（三等部分）、麻（三等部分）、阳、庚（三等部分）、清、蒸、尤、幽、侵、盐、严、凡，以及和它们相配的上去入声韵称为“三等韵”，齐、先、

箫、青、添，以及和它们相配的上去入声韵称为“四等韵”。人们应该注意的是：凡一等韵的字韵图全部排在一等的地位；二等韵的字全部排在二等的地位；四等韵的字全部排在四等的地位；在三等韵中，只有微、废、欣、文、元、严，凡以及戈与哈齐的三等部分全在三等，其它各韵，都受韵图体制的限制，有些字侵入二等与四等的地位，常使读者迷乱难晓。

以下列十六摄可以看出同一摄内韵母主要元音有洪细之分。例如山摄寒删山与先仙不同，前者今北京音读-an，后者今北京音读-ien，效摄豪肴与萧宵不同，前者读-au，后者读-ieu，流摄侯与尤幽不同，前者读-ou，后者读-ju。由今北京音的读法对比，就知道同摄之内有的没有i介音，有的有i介音。在宋代等韵图里，一般地说，没有i介音的都属于一、二等韵，有i介音的都属于三、四等。这样说，一二等韵的读音跟三、四等韵有洪细之分，而等第的区别是就一摄之内来分的，不同的摄都有等第的分别；一摄之内，可以四等具备，也可以不具备。有些摄，韵的分等情况相似，在构拟各摄的读音时可以互相比照参考。我们试从山摄和效摄来看，上面说过今北京音寒删与仙先、豪肴与宵萧有洪细之分，按照等韵图的分等是：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寒	删	仙	先
豪	肴	宵	萧

这里一二等相对，三四等相对。一等的“寒”韵和“豪”韵，今北京音读an、au，“删”韵和“肴”韵北京音分为两类：

A	B
删汕	奸菅顔
包胞庖茅巢梢	交敲肴

A类是an、au，B类是ien、ieu；A类没有i介音，而B类有i介音，这个i介音应当是后来牙喉音声母k，k'、ɣ之类与韵母元音结合来读时所产生的。高本汉拟定“删”“肴”两韵的元音是前元音a，是有道理的。

至于相对的二、四等，“仙、先”两韵今北京音都读ien，“宵、萧”两韵都读ieu，那末三、四等的区别也跟元音的洪细有关系。三等的元音可能是ɛ或æ，四等的元音可能是e或ɛ。那就是：

三等 ɛ或æ

四等 e或ɛ

总之，三等是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元音，四等是一个相对高一点的元音。有人认为是ɛ、e的分别，有人则认为是æ、ɛ的分别，高本汉则把三等写为æ，四等写为e。笔者认为“仙、宵”两韵的元音是ɛ，“先、萧”两韵的元音是e。“仙、先”两韵音相近，

“宵、萧”两韵音相近，在公元五世纪齐梁陈时代，诗中都是同押的。其它如三、四等关系的“清、青”两韵，“盐、添”两韵，“祭、齐”两韵的元音也应当是ɛ、e的分别。

8.3 等韵术语浅释

为了解惑祛妄，有必要浅释等韵术语。

(1) “三等”和“三等韵”的区别

“三等”是指在韵图中放在第三格的地位，“三等韵”是指

不属于一等韵、二等韵和四等韵的韵类。通常一等韵的字在韵图中都是放在第一格的，二等韵的字都是放在第二格的，四等韵的字都是放在第四格的；惟有三等韵的字在韵图中却出现在第二、三、四格中，换言之，即出现在第二、三、四等。照（庄）穿（初）床（崇）审（生）四组老是出现在二等，出现在二等韵和三等韵中；照（章）穿（昌）床（船）审（书）禅日喻（云）组老是出现在三等，也只出现在三等韵中；邪组和喻（以）组老是出现在四等，只出现在三等韵中；精清从心组出现在一等和四等，端透定泥出现在一等和四等，也只出现在一等韵和四等韵中（除了一些偶然的例外，如至韵定组的“地”字，是定组四等出现在三等韵中的一个常见字的例子）；知彻澄娘出现在二等和三等，也只出现在二等韵和三等韵中；帮滂並明和见溪疑影组出现在一、二、三、四等，出现在一等韵、二等韵、三等韵、四等韵中，可是在分配上：三等韵的A类出现在四等，B类出现在三等；群组出现在三等和四等，只出现在三等韵中（A类群组出现在四等，B类群组出现在三等）；来组出现在一、二、三、四等，也出现在一等韵、二等韵、三等韵、四等韵中；轻唇音非敷奉微组在《广韵》中是和三等韵的重唇音切语上字相系联的，如果照后代分化出来的轻唇音来讲，非敷奉微组老是出现在三等，也只出现在三等韵中。

（2）三等韵A、B、C、D四类的区别

A类三等韵具有喉舌齿牙唇音声母，在后代唇音不变轻唇；B类三等韵具有喉牙唇音声母，在后代唇音不变轻唇；C类具有喉牙唇音声母，D类具有喉舌齿牙唇声母，C、D类三等韵在后代唇音变轻唇，现表列如下，

类	转摄	外 转						内 转						
		果摄	蟹摄	效摄	咸摄	山摄	宕梗摄	遇摄	止摄	流摄	深摄	臻摄	曾摄	通摄
A 类		麻三	祭 A	宵 A	盐 A	仙 A	清		支 ^A 脂 ^A 之	幽 A	侵 A	真 ^A 諄	蒸 A	
B 类			祭 B	宵 B	盐 B	仙 B	庚三		支 ^B 脂 ^B	幽 B	侵 B	真 B	蒸 B	
C 类		戈三	废		严凡	元			微			欣文		
D 类							阳 鱼虞			尤				东三 鍾

(3) 重组

上节所谓三等韵的 A 类和 B 类和所谓重组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过去除了陈澧以外，通常都认为三等韵中，只有开合两类。后来周法高、董同和在支、脂、真、仙、宵、侵、盐诸三等韵中，却发现了重组。所谓重组就是指三等韵由一个韵目之内同为开口或同为合口而有两组同声纽的反切。例如支韵开口晓纽有：诤、香支切，牺、许羈切；合口晓纽有：隍、许规切，摩、许为切。开合口同声纽下各出现了两组反切，在等韵图中，一类放在四等，另一类放在三等。在反切下字的系联方面，有的可以分成两类，有的则不分。不过如果反切下字分成两类时，一类往往只有喉牙唇音的字，在韵图上出现在三等；另一类有喉牙舌齿唇音的字，在韵图上把喉牙唇音放在四等，其他诸类则按通常的习惯安放，一般管前者叫做 B 类，后者叫做 A 类（周法高 1945，1948）。

在《广韵》支脂祭宵真仙侵盐诸韵内，唇牙声母与舌尖或双唇韵尾有重组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有如下证明：

第一，重组既有不同的反切，就必有不同的读音。不过重组

所隐示的现象包括它们早期的对立和后来的合并。如《切韵》时代真 A 跟真 B 合并成为真韵一类，仙 A 跟 B 合并成为仙韵。而具有唇音韵尾的两类合并得很早而且很彻底，留下来的痕迹只有侵 A B 跟盐 A B 的分别。

第二，重组在韵图等次中分居不同的地位（如《韵镜》）一组出现在四等（A 类），一组出现在三等（B 类）。

第三，从域外方音所反映出来的现象看，有重要的差别。以汉越语为例，它对当时汉语唇声母的字有两组反映，一组是唇声母（B 类），一组是舌尖声母（A 类）：

支 B 皮 bj		支 A 牌 tɿ	
脂 B 悲 bi		脂 A 髀 ti	
真 B 彬 ban	真 A 宾 tan	岷 man	民 dan
密 mat	必 tat		
仙 B 弁 bien	仙 A 便 tien	免 mien	緬 dien
别 biet	灭 diet		

在朝语汉音里，舌根声母的字也有分别，

支 B 寄 kwi	支 A 企 ki	仪 wi	移 i
脂 B 肌 kwi	脂 A 夷 i	器 kwi	弃 ki
真 B 巾 kwn	真 A 因 in	乙 wl	-il 窘 kun
均 kiun	陨 un	尹 iun	

第四，谐声字也支持为这些来源不同的重组所做的构拟。例如仙 A 跟先韵共用相同的声符，仙 B 跟元韵共用相同的声符。

周法高认为从元音来区别重组，比较合理。根据是支韵 B 类在上古多属歌部，在闽南话有读 a 元音的，支韵 A 类则否。脂部

B类多属微部，A类多属脂部；真韵B类多属文部，A类多属真部；质韵B类多属物部，A类多属质部；这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有区别。

张琨夫妇认为重组所在的《切韵》三等，除了有A B类之外，还有C类。就历史发展而言，这几类韵的合并方式循着两种途径：其一就是《诗经》时代上古汉语的分别；其二就是如南方传统所表现的，这个南方传统存于福州方言跟日语吴音（1972张琨夫妇）。例如：

非《诗经》的合并

真A 真B // 殷C

仙A 仙B // 元C

《诗经》的合并

真A // 真B 殷C

仙A // 仙B 元C

就是说，重组早期的合并不是《诗经》类的变化，《切韵》综合这两类型演变的结果，乃产生了A B C三分的现象。

（4）分等和声母的配合

陈澧《东塾集·等韵通序》：“等之云者，当主乎韵，不当主乎声。”可见分等本是韵类的事，不是声类的事。但在任何一个语言或方言语音系统结构中，并不是每个韵母都可以任意地跟每个声母发生配合关系；某一韵母往往只能跟某一或某几个声母相结合。这样一来，声母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韵母的某种性质的色彩，一、二、三、四等的分别在韵图中分列在一、二、三、四格中，可是三等韵则影、晓组见系帮系列在第三格或第四格，喻（云）组知系来日组照章系老是列在第三格，照庄系老是列在第二格，喻（以）组精系老是列在第四格。它们除了在韵图上的排列有分别外，从声母的配合上也可以看出来：一、四等韵具有影晓匣组见系、端系、来组、精系、帮系声母，二等韵具有影晓匣组、见

系、知系、来纽，照庄系、帮系声母，三等韵具有影喻（以）（喻云）晓纽、见系、知系、来日纽、照（章）照（庄）系、精系、帮系声母，从反切上字看，三等韵和一、二、四等也有区别。

人们把声纽中等的分布和韵的分等关系联系在一起分析，就出现许多复杂纠缠的情况，因而产生等韵门法。等韵门法就是韵图的归字说明，各条所讲的是某种字的反切与其韵图位置的关系。原来韵图的制作是利用三十六字母和四声四等的系统，历代韵书中繁细的切语而统括所有的字音。实际上，三十六字母与四等只跟韵书的反切系统大体相容而不全合，特别是中古的《切韵》系韵书本来是几百年间陈陈相因的产品，其中确有不合常轨而与实际情况有违的切语存在。这样，韵图归字就不得不变通反切的关系来迁就韵图中的位置。

韵书中确曾保留了一些时代较早的切语，自隋唐到宋初都没能完全划一。因此，现所见《切韵》残卷到《广韵》，有以舌头音切二三等韵或以齿头音切二等韵字的切语，如“椿”，都江切，“斩”字则减切，“鰕”字仕垢切，它们的反切上字都不合实际音读，为端与知以及精与照未分时的遗留。韵图对这些字的处理是遵从实际音读而改变它们跟切语的关系，利用韵母的等第来决定声母何属。如“椿”字并非随它的反切上字列端母之下，而是在二等韵所许可的知母之下，“斩”字不随切语列精母下，而是在二等韵所许可的照母下，“鰕”字不随仕为床母，而是在一等韵所许可的从母下。《广韵》中不合常轨的反切，如戈韵“靴”，许戈切，依反切通例，晓纽的“许”字不与一等韵字相切，而此处戈为一等字，在现代汉语方言“靴”总是读同三等音的，此“戈”是借用，而与实际不合。又如送韵“凤”字，冯贡

切，亦同此例，“贡”为一等，而“凤”为三等，这反映见溪群疑帮滂並明非敷奉微晓匣影喻十六纽字第三等为切，韵逢诸纽第一，宜切出一等字，今却切第三。

韵图分等与声母配合存在矛盾，不得不设法解决，如东、鍾、支、脂、之、鱼、阳、虞、尤、侵、蒸等，都是三等韵，由于照三位置被占，只好把照三放在二等，而此本属三等韵。又如精五纽有不少是三等韵字，由于三等被照三占有，只好排在四等或邻近四等位上去，又如祭、仙、清、盐齿头音三等字，因原图已有齿音四等字，就排在邻图四等。宵部齿头三等字则专设一图，排在四等。

(5) 纯和假等韵的区别

韵图中一等韵的冬、模、泰、灰、哈、魂、痕、寒、桓、豪、歌、唐、登、侯、覃、谈，各只有一类，不与其它的韵等（如二、三、四等韵）发生牵涉，一般称为独立一等韵；二等韵的江、佳、皆、夬、删、山、肴、耕、咸、衔也是如此，称为独立二等韵，或纯二等韵；三等韵的微、废、夕、欣、元、严、凡、臻（韵图列于二等，实为三等），幽（韵图列四等，实为三等）诸韵，也与一、二、四等混合一起，一般称为独立三等韵，或称纯三等韵；四等韵的齐、先、萧、青、添五个韵，也不与一、二、三等混合，称为独立四等韵或纯四等韵。一等与三等合在一个韵部之内的，有东、戈两个，称为一、三等合韵；麻庚是一个韵部之中兼有二等韵与三等韵，称为二、三等合韵；鍾、支、脂、之、鱼、虞、祭、真、淳、仙、宵、阳、清、蒸、尤、侵、盐诸韵，韵图把这些韵中的一部分字列在三等、二等和四等的位置，是就声母的不同来安排的，如知二组、照二（庄）组声母

字列于二等；知三组、照三（章）组列于三等；此外帮组、见组、精组、影组等兼列于三等和四等，这些二等和四等字，就其韵母来说，实际上是三等，即与同韵中的三等字韵母相同，对这类韵母的二等称为假二等，四等称为假四等，这类韵母称为二、三、四等合韵或三、四等合韵，其本质都是三等韵。

（6）重韵

《广韵》有同等同尾重出的韵，如一等韵中的哈与泰（-i尾）、覃与谈（-m尾）；二等韵的夬与皆佳（-i尾）、庚与耕（-ŋ尾）、删与山（-n尾）、銜与咸（-m尾）。这些韵有人称之为重韵。它们可能是当时综合各地方言音类的结果，在上古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在后代各方言有不同的演变。《广韵》把它们分立，应该说有历史根据，作者参照一些方言（譬如说金陵方言）给以区别，予以分立，虽有区别，估计主要元音是比较接近的。人们甚至认为：鱼、虞、祭、废、脂、之、支、微、盐、严、仙、先、真、欣、諄、文、清、庚、蒸、东、冬、东、鍾等也可称为重韵，是从古韵今，给以区别的。看起来，三等重韵最多，从三等韵分类可以得到启示：

第一，纯三等而唇音后来变轻唇的，有微、废、（欣）文、元、（严）凡等韵；

第二，纯三等而唇音后来保持重唇的，有支、脂、真、諄、祭、仙、宵等韵的唇牙喉音放在三等的；

第三，普通三等韵有东、鍾、之、鱼、虞、麻、阳、庚、蒸、尤、戈、侵、盐等韵；

第四，唇牙喉音入四等的，有支、脂、真、諄、祭、仙、宵的舌齿音与韵图置于四等的唇牙喉音以及清韵与幽韵等韵。

总之在《广韵》中属于同一摄的韵部有同时具有两个一等韵或二等韵的，通称为“重韵”，如：

一 等	二 等
A 哈 覃	皆 山 咸
B 泰 谈	佳 删 街

根据历史音韵演变的研究，这里A、B两类的来源不同，A类是从接近 ϕ 一类的音变来的，B类是由 a 一类的音变来的，所以在《切韵》的时代还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在构拟的时候，应当参照南北朝时期诗文押韵的情况加以区分。

(7) 开口和合口

《广韵》中有一韵兼有开合两类的，有一韵仅有合口而没有开口的。一韵之内兼有开合两类的，如：

微删元仙先麻唐登泰

开衣姦言乾坚遐航恒艾

合威关元权涓华黄弘外

这些合口字，今北京音或有介音 w ，或有介音 y 。 w 、 y 都是圆唇音， y 是由 jw 变来的。这些合口字在中古音里都有合口介音 w 。

至于一韵之内仅有合口而没有开口的，如灰、谆、文、魂、桓、戈等韵都是，这几韵又有与其相对的开口韵，即：

合口——灰文魂谆桓戈

开口——哈欣痕真寒歌

其中灰、文、魂三韵在《切韵》里就做为独立的合口韵与哈、欣（殷）、痕对立的，而谆、桓、戈三韵，《切韵》并没有从

真、寒、歌三韵分出，从《唐韵》以后才划出来为独立韵部。这类独立为部的合口性质一定比较强的。《切韵》既然分灰、文、魂三韵，韵母里的u很可能是一个主要的音素。《唐韵》从真、寒、歌三韵中分出淳、桓、戈三韵来，情况应当是一样的。高本汉把独立的合口韵拟作—u—介音，而把开合口同韵的合口韵拟作—w—介音，这可能是徒劳的。因为中古的合口介音的来源还不清楚，各家所构拟的周秦古音，合口介音出现不多，亡友罗季光教授认为中古的合口介音在周秦时代可以取消，而代之以圆唇元音，这个问题还值得深究。

韵图对于开口与合口两呼的分别极为严格。在《七音略》、《韵镜》、《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书里，虽然分图有多有少，名称也有异同，但总是开合不同图的。《韵镜》在各转下都注明“开”“合”或“开合”。现用《七音略》和《四声等子》以后的韵图来校对，知其中有错误处，误用或传抄失真均有可能。至于“开合”或是由“开”或“合”误添而成。《七音略》不注开合而注“轻”“重”字样。凡所谓重中重、重中重内重、重中重内轻、重中轻内重、重中轻相当于后代所谓“开口”，凡所谓轻中轻、轻中轻内轻、轻中重、轻中重内轻相当于后代所谓“合口”。

开口与合口这两个名称原是等韵学家用以分析《切韵》音系的一个工具，认为凡有介音u或圆唇元音u者都是合口字，反之，就是开口。《切韵》时代凡是唇音韵尾，如-m、-p、-u的韵，不能再有合口成分。因为唇音韵尾与圆唇的合口有互相排斥的作用，这些韵可以算是开口的独韵。主要元音是圆唇的u或o时，如东-un、-jun，屋-uk、-juk，模-o，虞-ju等都是合口字，没有

开口字，所以可算作合口的独韵。在分开合的韵里，有时候把开口或合口的字别立韵目，如寒韵、痕韵都是开口，桓韵、魂韵是合口。有时候不别立韵目，如唐、泰韵，把开口字与合口字全放到一个韵里。对此，《切韵》与《广韵》的处置办法有所不同。

唇声母的字原不分开合，就是说没有开口与合口对立的唇音字。唇音声母字在歌、戈、泰、寒、桓、曷、末等韵里，李荣根据王仁昫《切韵》认为是开口，而梁僧宝根据《广韵》认为是合口，只有唐、铎韵，两人都认为是开口字。现不必分辨是非，但在同一类声母中，这些字都没有开合对立的字，因此可以认为不分开合。总之《广韵》合口成分的来源，有的是从圆唇舌根喉音声母来的，有的是从u元音在舌尖韵尾前演变出来的，其它没有相对开口字的合口字都是在特殊情况下后起的（李方桂1984）。

音韵学家研究近代音又有开齐合撮之说，把《切韵》时代的合分为“合”跟“撮”两类，开分为“开”跟“齐”两类，于是宋元等韵的四等二呼演变为清代等韵的开齐合撮四呼。以现代汉语普通话视之，凡韵母不含i、u、y三音素者，统谓“开口”；以i作为介音或主要元音者，谓之齐齿；以u作介音或主要元音者，谓之合口；以y作介音或主要元音者，谓之撮口；并指韵头或韵腹之唇态而言，与韵尾或声母完全无涉（罗常培1954）。

（8）内转和外转的区别

《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统括《广韵》韵部为十六摄：以通、止、遇、果、宕、曾、流、深为“内转”，以江、蟹、臻、山、效、假、梗、咸为“外转”。所谓“摄”，大体是指聚集尾音相同、元音相近的各韵为一类（罗常培1956）。所谓“转”，

大体是指声韵辗转相拼而成音的意思。

关于内外转的区别，传统的说法以没有独立二等韵的摄归入内转，有二等韵的转入外转。赵元任先生认为内外转的区别大体是以有无独立二等韵为根据。《四声等子》篇首有《辨内外转例》云：“内转者，唇舌牙喉四音更无第二等字，唯齿音方具足；外转者，五音四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内转六十七韵；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转一百三十九韵”。罗常培师发表了《释内外转》一文，对内外转的解释用主要元音的高低来区别（1933年），发人深省。原来内外转的分别，不但只是等韵图排比《切韵》各摄所得分类的区别。等韵门法认为外转和内转的区别表现在于有无独立二等韵；如果从语音系统来看，外转和内转的区别，对于元音的性质大有关系。根据音理分析，外转的果摄、假摄、蟹摄、效摄、咸摄、山摄、宕摄、梗摄、通摄大体属于 $a(a)$ 类，内转的遇摄止摄流摄深摄臻摄曾摄江摄大体属于 $e(\epsilon)$ 、 o 类。周法高从广州音的启示认为外转有长元音，内转有短元音。我则根据有亲属关系的壮侗族各语言、瑶语勉话、藏语卫藏和康方言以及汉语方言广州话有元音长短对立现象，把长元音放在二等韵里，认为中古元音长短是由上古元音松紧对立转化来的。可见等韵学者起初用外转和内转的名称是由于二等韵的有无，是有语音上的根据的。

8.4 一二三四等的特点

《广韵》所示一二三四等的特点，以丁声树先生在《汉语音

韵讲义》的阐述最为精辟透彻，谨逐录全文如下，以供读者研习。

古代韵母分一二三四等，每一等都有它的特点，无论哪一等的特点，都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就古代声母和韵母的配合上看，另一方面是从现代汉语的反映上看。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古代音系的结构上看，从古今语音的对比上看，才可以认识各等的特点，才可以明白等在古今语音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先从一等和四等说起。在声母方面，一等和四等大致有同样的限制，都是有帮组，无非组；有端组泥组，无知组；有精组（无邪母），无庄组章组和日母。见系声母有见溪疑，无群母，有晓匣影，无云以。具体地说，一四等的声母只有以下十九个：

帮、滂、並、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见、溪、疑、晓、匣、影。

非、敷、奉、微、邪、知、彻、澄、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日、群、云、以二十一个声母在一等韵、四等韵里都没有。

一等和四等不同处：一等韵多，四等韵少；一等合口帮组、端系，见系声母都可以有，四等合口就只有见系声母，没有帮组和端系声母。

从现代语音上看，一等和四等的大分别是：在普通话里，一等全是洪音，没有细音，如“歌高当得来才”等（例外：“坯”〔*p'i*〕，逊〔*cyn°*〕）。四等除蟹摄合口（齐韵）是洪音（如“桂惠”等）而外，一律是细音，没有洪音，如“底料念片见决敌”等（例外：“璧～刀布”〔*pei³*〕，“谜儿”〔*mər³*〕）。

端透定三个声母只见于一等和四等，不见于二等或三等，因

此凡是现代读[tʰ]的字，洪音一定是一等，细音一定是四等。比如“多得大桃透谈夺同”是一等字；“底蹄听铁天电顶踢”是四等字（只有个别字例外，如“打”字是二等，“地”字和“爹”字是三等之类）。

再看二等。二等的声母和一四等有部分相同，也是有帮组，无非组；见系声母也是有见溪疑，无群母，有晓匣影，无云以。二等也无章组和日母，但是有知组，有庄组。端系只有泥组，没有端组和精组。这是和一四等大不相同之处（“打”字二等，端母，例外）。

在普通话语音里，二等韵母除见系开口外，全是洪音，例如：“排抄山插班关棒桌”。二等见系开口字大多数变细音，例如：“家牙解鞋眼江硬咸”。这和一等今全读洪音是不同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类二等见系开口字在方言里还常常有读洪音的。比如西南许多方言读“解”如“改”，读“鞋”如“孩”，“咸”音同“含”，“房间”说“房干”；吴语、粤语每每读“江”如“刚”之类。凡是西南官话方言读[kk'x]，而北京读[tɕtɕ'ɕ]的字，大体上都是二等字。就是在北京语音里，也有一些二等见系开口字是洪音，例如：“港坑客矮”。还有一些字洪细两读，比如“耕”有[ɕkəŋ]和[ɕtɕiŋ]两读；“打更”的“更”可以说[ɕkəŋ]，也可以说[ɕtɕiŋ]。“下”字通常是细音[ɕia'ʔ]，但是，“这儿下儿这里，那儿下儿那里”的“下儿”是[·xar]“家”字通常是细音[·tɕia]，但是地名如“张家庄、胥家庄”之类“家”字读[·kə]，字写作“各”或“郭”等，这是二等韵母在今音里的一个特点。一四等和三等韵母都没有这类情形。

最后我们看看三等。三类内容丰富，情况比较复杂，这里只

能简单介绍一下。

从声母分布上我们可以把三等韵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声母多的，除端组外差不多每一组的声母都可以有。第二类是声母少的，只限于唇音（帮组或非组）和牙喉音（见系）声母，其他声母都不出现。比如蟹摄的祭韵和废韵，都是三等，祭韵属第一类，废韵属第二类。山摄的仙韵和元韵也都是三等，仙韵属第一类，元韵属第二类。第二类的情况简单，以下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三等韵的第一类，事实上也包括第二类。三等在声母方面最完备，凡是一二四等里所没有的声母都在三等里出现，只有三等韵里才出现的声母有以下十四个：

非、敷、奉、微、邪、章、昌、船、书、禅、日、群、云、以

这十四个声母是一二四等里所没有的，只有三等里才有。此外一二四等里所有的声母，三等里差不多全有。不在三等里出现的声母只有四个：端透定匣。三等里没有端透定三母，这一点和二等相同，和一四等不同；三等里没有匣母，这一点和一二四等都不同。

三等的声母还有几个特点应该指出：

（1）帮滂並和非敷奉不在同一个韵母里出现。比如山摄仙韵有帮滂並就没有非敷奉；元韵有非敷奉就没有帮滂並。明和微也不在同一韵里出现。比如遇摄虞韵有微，就没有明；流摄尤韵有明，就没有微。

（2）庄组和章组只有在一部分韵里同时出现，另一部分韵里只有章组，没有庄组。凡是二三等韵都有的摄，庄组大致只在二等韵里出现，不在三等韵里出现。比如效摄有二等肴韵，有三等宵

韵，庄组在肴韵，不在宵韵，宵韵只有章组，没有庄组。有三等韵但是没有二等韵的摄，三等韵里有章组，也可以有庄组。比如流摄没有二等韵，三等尤韵里就有庄章两组声母，遇摄也没有二等韵，三等鱼虞韵里也有庄章两组声母。

(3) 三等韵第一类（声母多的，云以两个声母都可以有）。第二类里（声母少的）只有云母没有以母。比如山摄的仙韵是第一类，云以两母都有；元韵是第二类，只有云母，没有以母。

现在我们大略谈谈三等在普通话里的主要情况。三等韵母在古代都是有[i]介音或者是以[i]为韵母的，但是到北京语音里可不全是细音，也有读洪音的，洪细是跟着声母走的。大体上说，帮泥精见晓影六组声母的开口字，今读细音。非组和知系字一律读洪音，举例如下：

(1) 帮组字基本上今读细音，如：“皮兵民灭”，只有少数字今读洪音，如：“悲备美目”。

(2) 非组字一律读洪音，如：“非翻扶忘”。

(3) 泥组字一律读细音，如：“娘你列流”。

(4) 精组开口，除止摄读洪音（如“子此字四寺”）外，一律读细音，如：“酒秋钱象”。甌字[tsəŋ²¹]开口呼，例外。

(5) 知系字不论开口合口一律读洪音，如：“张真迟长追穿顺石人热软”。

(6) 见系开口一律读细音，如：“九轻奇香影盐”。

这只是比较显著的规律，其余不细举了。

由北京语音推古代三等，可以指出这几项事实：

(1) 凡现在读[tsɿts'ɿʂɿ]和[tsɿts'ɿʂɿ]的字全是古三等字，如：“资字瓷思支直池诗食石”。

(2) 凡是现在声母是[f]的字全是古三等字,如:“分费佛服”(非敷奉三母只有在三等韵母里出现)。

(3) 凡现在声母是[ʒ]的字都是三等。大部分是日母字,如:“染柔让弱”。也有极少数云以禅疑四母的字,如:“荣锐瑞阮”也在三等韵里。

(4) 凡现在声母是[pp' m]韵母是[iau]的字,一定是三等字,如“标飘瓢庙”。

(5) 凡现在声母是[tɛtɕ' ʂ]的字都是从二三等来的(知组、庄组、章组只见于二三等),今韵母如果是[u ei uei ou ən uən əŋ wŋ]的全是三等字,如:“猪出谁吹周神春上中”。

(6) 凡今韵母是[yiow in yn]的字无论什么声母都是三等,如“居女驴鱼刘酒有林心印均云”(例外:四等锡韵合口“阆”[tɕ' yʷ],一等愿韵合口“逊”[ɕynʷ])

(7) 凡现在声母是[nl]的字,如果韵母是[ye iaŋ]一定是三等,如“虐略梁娘”。

此外,大都与二四等相混,单从北京语音上看,就不易识辨了。

第三部分 比 较

从高本汉以来，一般研究汉语音韵史者，大都是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周秦古音，下联现代方言，进行比较，实有必要。不过不能把《诗经》韵系跟《切韵》直至北京音看成一种直线式的语音发展。因为《诗经》韵系和北京音系都比《切韵》音系简单，人们从《诗经》开始，得想方设法，才能把它一个一个地分成《切韵》的韵类；而在比较北京话、上海话或广州话的时候，又得把《切韵》的韵类合成为数有限的类别。像元、文、殷这些类别，《诗经》就没有相应的区别，而《切韵》里有许多韵类，在北京话又没有相应的区别。相反地，《诗经》和北京话里所分的类别，都可以在《切韵》里找到。这是因为《切韵》的语音系统不完全是一个平面的系统，它还代表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好象一个折叠式的灯笼，拉开来就成了立体型，不能纯粹把它当成一个平面的语音系统。人们从《切韵》的宽广的地理基础上头，能够投射出周秦汉语语音系统，应用不同的音变（主要是几种元音合并的类型），来解释《切韵》，以及涵括《诗经》跟现代方言的分别。张琨教授所著的《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作出了光辉的示范，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和模型。这样看起来，所谓中古音系统与《切韵》音系统并不相同，中古音的合理构拟必将在汉

语的全部历史中产生，必须对《切韵》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审查其声韵调配合的模式或变化，探索历史来源和地区分布，并核读现代读音形式（张琨1978）。因此，从《广韵》出发，来谈古今音的比较，是为期尚早的，现在只能做举例式的比较而已。

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任务，是探讨历时和共时语音类别、音值特征、音位系统结构模式和声母、韵母、声调三者相互配合的规则，特别着重在挖掘从原始汉语到现代汉语音韵演化的复杂曲折过程及其规律，作到层次清晰，脉络一贯，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从这个要求出发，我们现在研究的成果，差距还很大。粗略地考察一下，在汉语音韵变化史上，还有四十个课题要进行研究并总结：

1. 音节结构的类型和演化
2. 复辅音声母的系统 and 演化
3. 元音的性质、数量和演化
4. 介音的性质、类别和演化
5. 复辅音韵尾的系统 and 演化
6. 浊塞音韵尾 $*b$ 合流于 $*-d$ 的途径
7. 浊音韵尾 $*-g$ 、 $*-d$ 、 $*-r$ 消失的途径
8. $*t$ -系分化为端知两系的途径
9. $*ts$ -系分化为精庄两系的途径
10. $*r$ -分化为匣、于两母的途径
11. $*t$ -、 $*c$ -合流为章系的途径
12. $*xm$ 、 $*x$ -合流为晓母的途径
13. $*d$ -、 $*g$ -合流为以母的途径
14. 唇音分化为重唇和轻唇的途径
15. 古舌根音腭化的途径

16. 重组产生、发展和演化的途径
17. 非敷合流的途径
18. 庄、章、知合流的途径
19. 于、以、影合流的途径
20. 疑、微、於、于、以合流的途径
21. 精见两系字细音合流的途径
22. f- 和 xu- 的分混
23. 古全浊声母的演变
24. 次浊声母的演变
25. 开口合口的演变
26. 一、二、三、四等的区别
27. 鱼、虞的区别
28. 元、仙的区别
29. 舌根音和舌尖韵尾前元音展唇与圆唇的区别
30. 介音的分合
31. 单元音与复元音的转化
32. 元音长短的区别
33. y、i 韵的产生
34. 四等变四呼的途径
35. 调类的分合
36. 入声韵尾的消失和转化
37. 古鼻音韵尾的演化
38. 各方言中文白异读的层次关系
39. 连读音变的条件
40. 声母和韵母关系的研究

第九章 《广韵》和周秦音的变异

9.1 声 母

甲.单辅音

单辅音表

	塞音			鼻音	通 音	
	清	次清	浊	浊	清	浊
唇音	p	p'	b	m		
舌尖音	t	t'	d	n		l
舌尖塞擦音	ts	ts'	dz		s	z
舌根音	k	k'	g	ŋ	x	ɣ
喉音	ʔ					

说明

(1)唇音

$$*p *p' *b *m \rightarrow \begin{cases} \text{帮 } p & \text{滂 } p' & \text{並 } b & \text{明 } m \\ \text{非 } f & \text{敷 } f' & \text{奉 } v & \text{微 } m \end{cases}$$

唇音反切轻重不分。大致说，重唇帮等只见于一、二、四等韵，轻唇非等只见于三等韵，两者在不同韵母之前并存，故可以帮滂並明作为《切韵》时代四个唇音声母的代表。轻重分立是较后的事，一般地说，重唇在三等韵中，在开口前仍保存，在合口

前变成轻唇。但唇音分开合到《切韵》时代已很混乱，这由于上古唇音原不分开合，中古唇音合口的产生跟后面配合的元音有密切关系。如果后面有i（包括跟j合并了的），就不产生圆唇的倾向。

(2) 舌尖音

$$*t *t' *d *n \rightarrow \begin{cases} \text{端}t \text{透}t' \text{定}d \text{泥}n \text{ (一、四等)} \\ \text{知}t \text{彻}t' \text{澄}d \text{娘}n \text{ (二、三等)} \end{cases}$$

→ 照tʃ 穿tʃ' 床dz 日ne

$$*d \rightarrow \text{喻四} \emptyset *d + j \rightarrow \begin{cases} \text{床三} dz \\ \text{禅} z \end{cases}$$

$$*l \rightarrow \text{来} l \quad *t' \text{ 或 } stj \text{ 或 } sk \rightarrow \text{审三} \emptyset$$

中古二、三等的知彻澄娘原属*t*t' *d*n，因受不同韵母的影响变成卷舌音。

中古照三、穿三、床三、日只在三等韵j介音前出现（除脂、之），这是上古舌尖音受到顎化影响而变成舌面的塞擦音的，但床三、禅两母同源，原本难分，《切韵》系韵书虽有床、禅之分，除少数例外，大致有床母的韵，就没有禅母字，反之有禅母字的韵，就没有床母字。

审三来源复杂，大多数从上古舌尖塞音来，也有从复声母变来的。表中暂归*s，待一一考证。

喻母在上古是*d，接近于*r或*l，是在后面有三等介音j时变来的。表中暂作*r，以资识别。

边音来母，中古同上古，读音未变。

(3) 舌尖塞擦音

$$*ts *ts' *dz *s \rightarrow \begin{cases} \text{精}ts \text{清}ts' \text{从}dz \text{心}s \\ \text{照二}tʃ \text{穿二}tʃ' \text{床二}dz \text{审二} \emptyset \end{cases}$$

舌尖音*d+j→邪z

中古的照二、穿二、床二、审二等卷舌声母是受二等韵母的松元音影响，从舌尖塞擦音变来的。但这些声母也有在三等韵母前出现的，三等韵母有介音—j—，那就不应当卷舌化。须知这些三等字原不属三等韵，只是与三等韵同部的二等字，往后才变为三等韵。在等韵图里，凡是有二等韵的摄里（外转），它们都集结在二等韵，只是在没有二等韵的摄里（内转），才出现于三等韵。这可知其故了。

中古邪母字在上古常跟舌尖塞音及喻四互谐，在《切韵》里又往往有又音，因此也可认为是从**d*+*j*变来的，只是后面有个三等介音*j*。表中暂作**z*，待一一考证。

（4）舌根音

k*k'***g***ŋ*→见*k*溪*k'*群*g*疑*ŋ*

中古舌根音从上古舌根音而来，但《切韵》时代的合口字，大都在舌根音底下或唇音后头出现，前者发生较早，唇音和齿音合口则为后起现象。

（5）喉音

**x*→晓*x*

**ɣ*→喻三（云）*ɣ*

**ʔ*→影*ʔ*

中古匣母一、二、四等来自上古**g*，三等跟喻三相配，读音未变，但要加—j—。到隋唐时喻三显与匣母分离而近于喻四。上古**g*—出现较晚，它演化成为中古的群母，一、二、四等的匣母和合口的喻三。

从上古声母和中古声母对比来看，非敷奉微在帮滂並明中，知彻澄娘在端透定泥中，邪母在床三喻四心中，审三在定船心中，

禅母在定船喻四中，群母在溪中，喻三（云）在匣中。从谐声声母互谐关系看，先有帮滂並明、泥、来、精清从心、端透定、见溪疑和晓匣影，后来才产生非敷奉微、日娘、照二穿二床二审二、邪、知彻澄、照三穿三床三审三、禅、喻四、群和喻三等，这些后产生的声母都是出自二、三等韵的j化的塞擦音、擦音和鼻音。自从声母清化后，声母音位数量大大减少了，到现代汉语各方言，声母虽不很相同，但共同具备p、p'、m，ts、ts'、t、t'、n、l，k、k'、ŋ、x、ʔ。这便可看出汉语声母自古至今产生演变的轨迹了。现在所排成的上古音单辅音表是从平衡体系来处理，不能把它看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而不是一个时期的平面，实际包括一个阶段的变化。

乙、复辅音

复辅音表

(1) 二合

第一组 pt毫豹 pt'罄肫 pd必匍 pd'搏 pts'逆
bt'頤 bd'屣 bts'彭 pk'駁更 pk'妃 bk'圮 bk'穀 bg'卑

第二组 tts'珍顛 tts'揣邨 tdz'戴觀 dts'酒迹 dts'懿發
tdz'寔 ddz'熠草

第三组 kt'歸賂 kt'貪屈 kd'姜唐 kd'羌盐 kts'映耕
kts'檢造 kdz'鈐岑 gd'飭抒 gts'扱 gdz'洎齟

第四组 mp'必賓^{巧脈派} mp'抚脈 mb'繁幣 mt'庙长 mt'牡
md'墀鬻 mn'弭柔 mts'葬 mk'袂冈 mk'微皇 mg'虔 np'凝尼
np'碧 qm'闍 qt'宜众 qt'炭杵 qd'疾邪 qn'挠热 qts'緛驗
qdz'臬奴 qk'岸吟^{鬼魂尧浇} qk'言跪 qg'翹鄴 np'凭 nt'粘^{稷穀淖悼} nd

孕奈 nt' 忞钮 nts' 千次 nk 念 ng 难

第五组 xp 贲蚌 xp' 駟 xm 黑海 xt 单稀 xt' 喙训 xn
 熯 xts 邢娶 xts' 险窆 xdz 泊 xk 欢旭 xk' 恢气 xg 烘琼
 xq 许雁 ^{泝險}午驗 vp 駁穴 vb 嵩为 vm 夏厩 yt 答妒 yth 袁饕 yd 谈
 溢 yn 汉肥 yk 械盖 yk 河渴 yg 揭闕 yg 完讹

第六组 ?m 翹 ?t 夥约 ?t' 拊 ?d 溢 ?n 淩舸 ?ts 杞 ?s
 歲矢 ?k 壹洼 ?k' 毆猗 ?g 欲 ?q 躄雅

第七组 sp 桑爽 sb 少 sm 喪翹 st 賜 膾 ^{丑着}帥追 st' 探脩
 sd 徐始 ^{庶舍賜泉}度余易怡 sn 壤恕 ^{需娥}而戎 sl 洒数 ^{斯其}麗姿 sts' 迂 sk 楔别 ^{睦閨} sk' 聲戩
 sg 跋收 sq 薛穌 sx 恤咽 sr 损桓 zb 鬼 zt 楯纯 zt' 社腩
 zd 待賅 ^{成壓似詳}丁穰以羊 zn 溥特 zk 頌俗 ^{松俗}公谷 zk' 肾堪 zg 覆底 zq 茀褰
 zx 尚绚 zy 拾慧

第八组 p| 变剥 ^{峦嵐}变风 p' | 临 b| 苙擎 m| 命聊 ^{聊羆}卯羆 t 谈炮
 礼赖 t' 1 体獭 d1 蔬豈 n1 柅甄 ts1 李疹 ts' 1 梁厥 s1 使飒 k1 路
 纶 ^{蓼帘}胶兼 k' 1 泣濫 g1 緡妾 x1 孝虑 q1 秋 泝 y1 荔麗 ?1 弯

(2) 三合

第一组 pkt 稽 pkt' 譖 pgt 耆 pgt 詣 (pkts 照)

第二组 mpt 貌 mpd 覲 mpn 薺 mḡk' 皕 mḡg 麤 nkt
 唸 nk d 橘 ngt 蜚 ḡkt' 翱 (mpt' 類 ntts' 羆 ḡtts 弄 ḡdts
 香)

第三组 x dts 隄 xmk 藹 xmq 鑿 xnk 藹 xkd 殿 xḡk
 雁 xḡk' 筠 yzk 遯 ykt' 啤 ykd 際 ykd' 寬 yḡk 筦 (xpt'
 土 xmts' 旻 xtts 帶 xpdz 羸 xkp 皂 xkts 殿 xḡt' 厂

xsd帅 yk1隳 kt1来)

第四组 ?xk' 阿 ?rk' 翰 ?rk' 滂 ?rk' 蟾 ?sk' 甄 (?nk' 弁
?rk' 蔓 ?xt1' 喜歪 ?rp' 畠 ?rd' 茭)

第五组 spd' 瑟 smd' 迟 stts' 鹈 sdts' 獺 snk' 谗 skt
鼈 sgp' 蓄 sqt' 痴 sqk' 铲 sxm' 闕 sxts' 瞿 srn' 鞣 zkd' 姁
zgp' 嗜 zxts' 随 zxd' 绉 (snd' 说 st' 1' 象 spt' 莪 skts' 衰
stts' 崔 sgb' 厦)

第六组 bt1' 庇 mb1' 邸 md1' 读 np1' 泥 nd1' 隶 kt1' 蕤
gt1' 葵 qk1' 覩 xb1' 量 xm1' 釐 sk' 1' 阿 yk' 1' 壁 ?p1' 笔 ?k1'
號 st1' 臂 sd1' 纛 sm1' 续 zm1' 贖

(3) 四合

rkd1' 隆 xknd' 商 xsnt' 绥 xsd1' 羨

说明

上面复声母主要来自《说文解字》谐声系统、中古又音、古联绵词以及比照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常见类型折合构拟的。种类虽繁，若按谐声清浊可以互谐的原则来看，如起首辅音s与z、x与y、p与b、t与d等便能合并，而数量大减。现为读者便于对比中古读音，暂不合并，使用时或分或合，可灵活掌握。

二合复声母结构方式，可分两类：第一类包括第一组到第七组，它们是塞音、擦音、鼻音和塞音、塞擦音、鼻音结合而成，其起首辅音读得轻而短，带有附属性质，且有一定限制；其后置辅音是主体，读得较长而重，也比较自由。第二类是第八组，它们是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边音结合而成的，其前后两个辅音发音的强度和长短相仿，没有什么显著差别，但前面辅音是基本辅音，数量多，几乎各种性质的辅音都具备，后面辅音带有

附属性质，颇似辅音性的介音。

三合和四合复辅音的念法是随着自然语流，擦音轻转、塞音破裂的时间缩短，而以基本辅音为重音，从第一组到第五组的基本辅音属末一个，第六组属第二个，四合的更非平均分开去念，其声道闭合与开张，时短一刹而过，有缩简的倾向。

复辅音声母的繁多，不足为奇，在原始以迄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中的某些成分如s、ɣ、ʔ、p、g……之类起着词头的作用，为构词或构形广泛使用的手段。复辅音声母的演化是由繁趋简，这是由于形态构词法转化为语词搭配的构词法，促成逐渐简化成为单辅音或类合而产生新的音素。中古三等韵读塞擦音大都由复辅音演化而来，其中很可探索一番。

上面虽然对比了周秦音和《广韵》声母的变异，但大多还是假设和推论，语音演变的理论还欠充足，有许多变异现象还没法解释。譬如说《广韵》的喻四等跟舌根音的谐声问题、《广韵》术韵有一些喻四等的字是跟舌根音谐声的，如鹈（鸟名），骊（黑马白骝）、螭（螭虬也）、喙（鸟鸣）、滴（水流貌）、鲋（小鱼名）都读jiuet，但是它们又读床三等（dzjuet），这种两读的字，应当是方言的差异，可是它们都是从周秦圆唇舌根音变来的，如果构拟为*gwɾjit的话，则便于解释这两种变化，一种变为jiuet，一种变为dzjuet。又如《广韵》的床三与禅母的关系问题，《广韵》一韵中往往有禅母字而无床母字，或有床母字而无禅母字，很少数的韵两类声母都有，总的情况是《广韵》所收的禅母字要比床母字多得多。这反映《广韵》主要代表一个有禅母的方言，少数的床三母字可能是从别的方言渗入的。唐代已经有人说《切韵》是吴音，吴音却是禅床不分的。这就不能不认为它们

是从周秦**krj* (>*tə*) **khrij* (>*tə'*) **grj* (>*dz*、*z*或*ji-*) **hrj* (>*ə*)等声母变来的, 这样便可以解释更多的谐声现象, 形成较完整的体系(李方桂1976)。

《广韵》匣、群、喻三三个声母出现的环境并不完全互补:

一等 匣

二等 匣

三等 群(大部分是开口音) 喻三(大部分是合口音)

四等 匣

它们在周秦音应该如何构拟, 各家观点不同, 现在看来, 周法高(1969)合匣群为一, 董同和(1948)合匣喻三为一, 李方桂(1971)合匣群喻三为一, 而以丁邦新(1978)拟定的演变规律较为合理:

上古**g* + *j* > 中古*gj*-群母开口

上古**gʷ* + *j* > 中古*gju*-群母合口

上古**ɣ* + *j* > 中古*j*-喻三开口

上古**ɣʷ* + *j* > 中古*ju*-喻三合口

上古**ɣ* + 非*j*-韵母 > 中古*ɣ*-匣母开口

上古**ɣʷ* + 非*j*-韵母 > 中古*ɣu*-匣母合口

但问题是匣母也许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ɣ*-, 一个是*g*-, 丁邦新阅读研究闽语[如董同和(1960)Norman(罗杰瑞1980)]的文章, 增加如下规划:

上古**g* + 非*j*韵母 > 中古*ɣ*-匣母开口的一部分。

上古**gʷ* + 非*j*韵母 > 中古*ɣu*-匣母合口的一部分。

这就可和**gj*-, **gʷj*变中古群母的部分合成一个配合完整的系统了。

9.2 韵母

汉语音韵沿革史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中古汉语着手进行的。所谓“中古汉语音韵”据说代表着六世纪的汉语，主要是根据宋室诏修的《广韵》（成书于公元1008年）构拟出来的。《广韵》是陆法言《切韵》（成书于公元601年）的增修本，两者音韵系统相同。所以本书视《广韵》为《切韵》的代表，有时用名亦相混。公元601年《切韵》版本今只存序言，置于《广韵》之首。1947年在北京始发现王仁昫《切韵》，在此以前约有二十种增修的陆书残卷发现于敦煌。《切韵》编写的方针不是记录内部一致的自然系统，而是想把几个系统综合起来，例如早期的内容各异的吕静、夏侯詠、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等人的韵书，目的在编成一部全中国无论南北都适用的诗文押韵的标准用书。因此《广韵》的韵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从《诗经》出发无法解释《广韵》所有的类别，相反从《广韵》出发，倒可以看到《诗经》的合并过程，如“元”与“山、仙”在《诗经》是一类。张琨从《切韵》系统投射出的古汉语韵母系统的类别要比《诗经》多得多，它可解释的汉语音韵现象比《诗经》韵系能解释的现象广泛得多。这原因第一是张琨能兼顾汉语古今方言的差异，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二是从运用《诗经》元音分布的空缺入手，从对称中予以填补；第三是依据许多对立所组成的合法系统，用以解释汉语历史上各种文献所记载的语言事实，因此张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从中择例以明《广韵》与《诗经》韵类的变异，即

可举一反三。

《广韵》的韵类跟《诗经》的押韵很不一致。张琨对《诗经》韵部的系统有如下的构拟：支佳ig之əg鱼ag宵aug幽əug侯ug脂id微əd^{歌a}祭ad锡ik职ek铎ak药auk觉əuk屋uk质it物ət月at缉əp葉蓋ap耕ig蒸əŋ阳aŋ冬中əuŋ东uŋ真in文ən元an侵əm谈am

《诗经》是一部异时异地的民歌和宗教诗篇的总集，时代跨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它大体上呈现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也有若干不同来源的痕迹；它的音系基础是周代的雅言，流行于黄河中游。它跟《楚辞》押韵有显著不同。《楚辞》是晚周长江中游楚地的诗歌。谐声字对研究《诗经》音韵系统有辅助作用，但谐声字同从一声符得声的字，常常读音不一。它们原来可能是一个root（词根），是一个base（词基），前有各种不同的词头，由于受不同词头的影响，而使同一个声母，有种种不同的变异。谐声字最有希望的，是对研究复辅音声母提供资料和线索。

汉语音韵史是一部错综复杂的历史，下面举例来说明《广韵》和《诗经》的变异状态。如：《诗经》鱼(*-ja^hg)侯(*-ju^hg)两部对立，到汉代枚乘的诗两部通押，如侯部(*-ju^hg)的走、口与鱼部(*-ja^hg, ra^hg)的式、怒、鼓相押；崔瑗诗韵也是如此，如走、后、腐（侯部）与处、黍、绪、楚（鱼部）相押。直到曹丕还有这种押韵特色，走（侯部）与阻、举叙、酤、鼓（鱼部）相押。可是在汉亡以后，在标准语的方言中却鱼、侯有别。到现代方言里，在舌尖音之后，常见鱼、侯不分的情况，例如陕西西安、湖北汉口、湖南长沙、安徽安庆、河南南端的信阳、江西西北角一带。

《诗经》中元韵和一部分的仙韵字合流，常跟低元音的一等寒(*-an)韵字相押；月韵和一部分薛韵字合流，常跟低元音的一等末韵(*-ət)字相押，可是在南朝的诗篇里，元、月与仙、薛分居划分、只跟一等韵的痕(*-ən)、魂(*-wən)、没(*-ət)、没(*-wat)韵字相押，这些韵的元音较高，通常带圆唇成分(*-w-)。这些韵的来源起于北方，但它的方言与《诗经》不同，没有合流的现象。魏室皇族可能操这种方言：曹丕的诗里，元(*-jaun)韵的“言”字与魂(*-wən)韵的“存”字相押，元韵的“翻”字与臻韵(*-jən)的“臻”字相押。曹植诗里，“言”与“存”相押，“论”（真韵*-wjən）与“焚”（文韵*-jun）相押。其后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的诗篇也有类似的用韵现象。月韵（月、发）与没韵(*-wat, *-ət忽、没、骨）的互押现象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三国时期，徐干的诗里，也是“发”与“忽”相押。其后颜延之、谢灵运，鲍照也都以月、发与忽、没骨相押。这种不与《诗经》同类型的用韵到了齐梁陈隋时期就更显著了。元韵只跟魂痕相押，月发与忽没骨相押成为当时诗文押韵的正例。这样，《切韵》才把元韵(*-jaun)放到真(*-jən)臻(*-jən)、文(*-wjun)、殷(*-jun)与魂(*-wən)、痕(-ən)的中间，把月(*-jəut)放到质(*-jət)物(*-wjut)栻(*-jət)迄(*-jut)与没(*-wat/*-ət)的中间。现在福州和日语吴音仍保存元、月的独立韵类，如：

韵类例字福州吴音 韵类例字福州吴音

仙	愆	knieŋ	ken	元	建	kioŋ	kon
	谚	ŋien	gen		言	ŋioŋ	gon
	乾	kien	gen		宪	kioŋ	kon

薛 杰 kiek ketsi^v 月 歇 hiok kotsi^v

由于《切韵》里这种南方音盛行，所以玄应的《一切经音义》里，元、月还保存独立的韵类地位，但在颜师古《汉书音义》，张参《五经文字》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元、仙两韵的反切下字时有混用；月、薛亦复如此。敦煌俗文学作品里，如异文和别字显示，反映唐代西北方言的元、仙、先全都合流。这在今天的汉语方言（闽语除外）中都如此，在域外汉音（吴音除外）中也莫不如此。总之《切韵》所呈现的仙、元、薛、月的分别是古代南方方言的特色。这种区别仍然保存在闽语（如福州）和源于南方的域外方言（如吴音）中，可是这种区别在公元前一千两百年的《诗经》里，就不存在了。

《切韵》的分类常跟《诗经》不一致，有些难题还不好解释，如：

《诗经》的*-jən在《切韵》里分见于真和殷（文韵的唇喉牙音）两韵。《诗经》有*-am[^]，*-əm[^]两韵；《切韵》有谈*-am[^]，覃*-əm[^]两韵。《诗经》的*-əm[^]韵都在《切韵》的*-əm[^]韵，但《诗经》的*-am[^]韵分见于《切韵》的*-am、*-əm[^]两韵。

元韵在《诗经》韵脚跟仙部的一部分字通押，都作*-jan[^]，可是《诗经》里唇音的*-jan[^]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仙^b类的唇音字，在汉越语和汉语方言都还是念重唇，而元韵的唇音字在汉越语和汉语方言都念轻唇音。

三等韵里的重组（有介音j，唇音和舌尖音韵尾）可分两组，各有不同的反切，韵图把一组置于四等的地位，一组置于三等的地位。就重组中的唇音字来说，汉越语的反映是，a类念舌尖塞音，b类念唇音，《诗经》里所有仙韵的字都有a元音，彼此相

押。仙a和仙b具有相同的元音吗？为什么汉越语把a类的字念成舌尖音？

要解决这样的难题，就得先重建比《诗经》地理基础更为宽广的古汉语系统，这个系统能解释历史文献上所记录的语言现象。当然，构拟上古汉语音韵系统还可利用许慎《说文》的谐声字。但谐声字也有很多问题不好解释。例如，为什么有的声符用于不同的等第，有的声符专用于一个等第？为什么有些声符阴声韵和入声韵共用（*-b: *-p, *-d: *-t, *-g: *-k）？为什么有些声符兼有阳声韵和入声韵（*-p: *-m, *-t: *-n, *-k: *-ŋ，时或也有*-d: *-n, *-g: *-ŋ并出的现象）？

现在仅就有些声符阴声韵和入声韵共用的问题来谈构拟上古音的闭音节问题。张琨的古汉语和《诗经》韵母系统构拟只有一个开尾的音节（*-a）。如果构拟过多的开尾韵，就无法解释许多表面上似乎是开尾韵的字，实际上却跟有-t、-k尾的字同声符、相押韵，互为异文。为了解释这些现象，以及后代塞音尾消失的现象，于是构拟了*-d尾、*-g尾，它们跟*-t、*-k只有清浊的不同。比方说“孩子”的“孩”是阳平，“亥”是去声，“刻”是入声。它明白地显示出：“刻”有一个-k尾，那末“孩”、“亥”在音节的最后一定也应该有些东西，因而拟测“孩”、“亥”以-g收尾。至于问到《切韵》“哈海骇”韵字为什么有的有-g，有的没有-g呢？这是因为本来有两套字，一套有g，一套没有g，后来g丢掉了，两套变成一套。到《切韵》时，人们不知哪套有-g，哪套没有-g，而都合在一块儿。同样的，《切韵》的脂、微韵字，有些从谐声字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有一个-d尾，有些字没有跟入声发生过关系，这一套也许没有-d尾。《切韵》中一韵的字有不同的来

源，很多韵的字有两种来源，如：“江”韵字有“冬”和“鍾”两种来源，为什么不能说“哈海骸”韵字的来源有些有-g，有些没有-g呢？至于*-b尾，就不能从《诗经》中找到证据。也许到《诗经》时代*-b就已经变成*-d了，而只能在谐声声符里头找到蛛丝马迹，如“内”，原始汉语 *nwəb → 上古汉语 *nwəd；“纳”，上古时期是 *nəp， “入”为 *^vnjəp， “盖”原始汉语为 *kad → 上古汉语为 *k^had；“盍”（上古汉语为 *h^hap）。古书异文也可见到一些：“对”，原始汉语为 *tneb → 上古汉语为 *tnəd；“答”，上古为 *təp；“会”，原始汉语 *hnab → 上古汉语为 *h^hwad；“合”，上古为 *həp。

9.3 声 调

研究周秦古音的声调，传统的作法是凭《诗经》押韵去考订。研究的方法也只是参考《广韵》的调类，去划分周秦古音的调类。就《广韵》的调类来看，《诗经》押韵也确有调类之分，但和《广韵》的分法有些不一样，又有不同调类的也可以通押。大体平上去入同类相押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混押不及半数。从其混押中，又可以词义与押韵的倾向定出不同的调类。如“庆”字在《诗经》中只与平声字相押，后来只与上声字相押，而《广韵》则属去声。因此从《广韵》来看周秦调类不能从平面对平面视之，其间应有时先后的差异。早期也许只有平、上、入三种调类，后才发展到四声齐全。比较明显的是，《广韵》阴声韵的去声，分别来自周秦的阴上声和入声韵，《广韵》许多阳声韵的

上去是来自周秦阳声韵的平声，周秦入声韵一类《广韵》变为阴声韵的去声，一类仍为入声。其中以去声和入声彼此牵涉较多，去声一类又来自入声韵和阴声韵、阳声韵的平、上声，而浊上变去可能是一个较早出现的现象。总之，《广韵》的平上去入都有其周秦的来源，但其中有些是系统搬家而不是完全直接的继承，这和声母，韵母的情况本是一样。过去古音学家在上古声调问题上议论最为分歧，有些人是拿《广韵》平、上、去、入所管的字作为定型去看周秦的平上去入，又对于入声一类不能将它的韵母和声调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划分开来，所以就有许多纠缠不清的议论，徒费唇舌。

至于声调的起源和发展，如果对比汉藏语系现代藏语和羌语各方言分有无声调的现象来看，汉语声调的起源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由于声母的简化，前缀音的消失和复合韵尾的简化影响而产生，

第二是由元音松紧或长短的影响而产生，

第三是由声母清浊影响而产生。

在上述三种设想中，汉语四种声调是从原始汉语中的韵尾辅音消失衍生出来，复由清浊声母的影响，而最终变成了所有现代方言中的各种声调系统。其发展的进程大体是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由多而少，而趋向消失，由复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取而代之。

近来象丁邦新、潘悟云等人运用内部构拟法，通过现代汉语方言历时性的连读变调现象，发现所谓变调往往比单字本调保留更古老的声调特征，如北京音的半上变调和厦门话的变调都比本调古老。这就为构拟古代声调调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章 《广韵》和现代 方言的变异

一般人把原始汉语设想为一种母语，后来才分裂为方言群。例如先分裂成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粤语、原始客家话、原始北方话等，然后再分裂为各个方言。这个假设未必与历史实际符合，其实早期汉语方言必定比现在更为复杂，一个小的、相当孤立的部落必有它自己的语言。后来由于文化的进步，人口的繁殖，语言接触的机会增多，往来频繁，方言便越来越感受标准语统一的影响。所以说方言差异的来源很早，只是汉语的历史文献记录不全，并非各地区方言都有记录，也非每个地区都有绵延不断的历史材料。但历史上不同地区的方言曾在不同时代占有优势，类似标准语的地位，且曾被用作文学语言。比方说，周秦汉代（公元前1122年—公元后220年）的文学语言基础是北方方言，而在齐梁时代是南方方言，到了唐宋元明清（公元618年—1911年）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魏晋宋时期（公元200年—479年）是个过渡阶段，中心由北南移。因此，如果把以北方音韵系统为基础的《诗经》押韵（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0年）和取于南方音韵系统的《切韵》（公元601年）以及属于北方音韵系统的《中原音韵》（公元1324年）挤成一条发展直线，这是歪曲历

史事实真相。张琨在《汉语音韵史的方言差异》一文里曾描写汉语史南北平行（仅局部是独立的）发展的三种音韵情况：

第一，《诗经》的侯*ug：鱼*ag两部在一种变化中仍保存对立，而在另一种变化中两部合流。这种合流的现象在汉代语文押韵中可说是普通的特色；可是汉代以后，合流现象又不见了。

第二，从汉代起，北方相对于*jug：*jag的韵母只有一类，而在南方仍然保存两韵的独立地位。不过由于北方的强劲影响，南方只在若干方言（如潮州，汕头）还保存这样的分别。

第三，在《诗经》（北方）的韵部里，唇音尾和舌尖音尾前的主要元音，没有圆展唇的对立，可是这样的对立存于南方。例如徐邈（公元344年—397年）音，齐梁陈（公元480年—589年）时期的押韵，阳休之、杜台卿、夏侯该和陆法言等人的韵书，以及日语吴音，现代福州和厦门方言。

《切韵》中的许多南方色彩在现代南方方言有所反映：

第一，韵尾辅音-p、-m、-t、-n、-k、-ŋ；

第二，四声系统；

第三，三、四等的区别；

第四，舌根与舌尖韵尾前元音展唇与圆唇对立；

第五，鱼虞分立。

10.1 《广韵》和现代汉语方言的关系

《广韵》的前身《切韵》编者（公元580年—600年）在研究《切韵》编定时，讨论到“古今通塞”和“南北是非”。这“古

今通塞”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音韵演变，“南北是非”，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方音分歧的现象。当然，在观点上、方法上和范围上，隋代和我们现在有所不同。在隋代的时候，对于古音的认识可能只限于经典的古读和诗文的押韵，从王仁昫的《切韵》中的小注看来，《切韵》可能采取很多早期韵书中的韵类，抱着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切韵》保存着齐梁时代士大夫作诗押韵的规矩，而不是一种方言调查报告。但《切韵》韵类的建立有具体的广泛的基础，不是几个人向壁虚构的东西。它的韵类的读音一定是依地而异，在当时有各种方言读法的不同，那时的方言分歧现象，可能比现在还要复杂得多。

高本汉说《切韵》是现代汉语方言的母语，例外只有闽语。这倒未必如此。研究现代方言，一定得参考《切韵》，可是不能说研究任何方言都得跟《切韵》拉上直线，都得找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对某些方言来说，大部分的《切韵》韵类可以简化，然后才能说出一个道理来，所以说《切韵》是现代方言的母语，恐怕不应指整个系统。比方拿《切韵》作主要的依据讲北方话，恐怕用处不大。至于闽语，有很多地方跟《切韵》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元韵的圆唇，欣文殷的圆唇，这在闽语中看得出来，一个是 $-iŋ$ ，一个是 $-yŋ$ ，一个是 $-ieŋ$ ，一个是 $-ioŋ$ ，圆唇不圆唇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而至于还可以看出三、四等的区别。所以很难说闽语跟《切韵》没有关系。

照理说，上古、中古、现代都有方言的不同，所以汉语史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切韵》中看不出当时各地的方音系统，只有从现代方言中，配合文献资料，可以推测各种方音的分歧现象。方音的形成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各种不同语音的变化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在不同的地区，影响到不同的辞汇项目，结果不同地区的发音人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方音系统。音韵演变的历史与方音分歧的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变迁，人口移动，各个地区的方言彼此接触，发生影响。研究汉语音韵历史，比较各地的方音异同，都需要参看《切韵》，但不能受《切韵》的拘束。

10.2 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

现代方言的形成有人说是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这样形成的，这未必可靠。还有人说，汉语方言的发展是一种线性发展，最早是闽方言分出去了，然后再过几百年吴方言分出去了，再过些年粤方言分出去了，这也不是形成汉语方言的真正途径。不难设想，历史上我国人民到处流动，如战争、灾荒、大量的移民等，这可能跟方言的形成、分布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代方言大概应象波浪一样扩散形成。一定有各种各样大的波浪，小的波浪发生在不同的时候，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从那个地方波及到周围的地方，这是比较符合情理的解释。现代方言的形成，一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波纹，这些波纹影响到音韵的变化。比方说，古时候的浊声母保存没保存？要是没有保存的话，它怎么变？古时候的鼻音韵尾保存没有保存？没有保存的话，怎么个变法？古时候的塞音韵尾怎么变的？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变化，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再如前a和后a大概什么时候形成的？在什么地方最早形成？a和ɑ的对立在什么地方合并了？

或者由前后的关系变成高低的关系？研究现代的方言，研究音韵史，不要分期，不要划线，集中在几个主要的音韵变化上，十五个、二十个，把这些音韵的变化用合理的办法排成一个时代前后的关系，同时研究每一个变化的方向，影响的区域，这不但是研究汉语音韵史，而且也是研究汉语方言分布的方向。我们应把方言和历史连在一块，用音韵学的眼光来看它演变的方向，演变的可能，同时利用那些可以利用的书面文献的材料，加以研究。

汉语有多少方言？方言的分区如何确定？方言的分区大部分是受地理的影响，一般所说吴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多半都是按地区来说的，有人说七个，有人说八个。方言的分区很难，例如吴语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吴语。拿温州话和苏州话来比，就有很大的不同，音韵的结构，有很大的区别。虽然

变化，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在不同的地区，影响到不同的词汇项目，结果不同地区的发音人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方音系统。这和历史变迁，人口移动，各个地区方言彼此接触，发生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汉语音韵的历史，比较各地的方音异同，都有必要参考《广韵》，从而探索《广韵》音类读音在现代汉语方音的反映。现以张琨《切韵的前*a和后*ɑ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所阐明的三种趋势为例，以资证实。这三种趋势：

一是前*a读a，后*ɑ读o，这个趋势可以清清楚楚在南方方言（粤语方言、客家方言、一些江西、湖北、湖南、安徽、苏北方言）中看得出来。

二是前*a和后*ɑ合流，这个趋势可以在官话方言中看得出来。

上述第一个趋势和《切韵》接近，第二个趋势和《切韵》相距稍远。这两个趋势现在是非官话和官话或者是南北的关系，也可能是古今早晚的关系。也就是说汉语本来有前*a和后*ɑ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南方一些方言中还保存着，接近原来的状态，经过种种变化，这种对立在官话中已经消失了，与原来的状态相差很远。

三是吴语中的演变。吴语的现象，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吴语中的辅音韵尾的分别多半都消失掉了，元音的位置也多半重新安排过了。吴语的音韵结构和《切韵》的韵类形式差别很大，同时吴语不断地与其他方言发生接触，受到不同的影响，所以吴语内部的差异非常复杂，吴语的形成应早在编定《切韵》之前。

从《广韵》的前*a和后*ɑ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又可反映《广韵》前*a和后*ɑ分用不混，大概是齐梁时代的现象，其价

值可不言而喻。在方法上张琨在《谈徽州方言的语音现象》中说道：“讨论汉语方言演变首先可以假设一套简化的《切韵》系统。这套音韵系统是为解释某些方言而设的。讨论语音变化最好是以韵母作单位。元音的演变与韵尾很有关系，同是一个元音带鼻音韵尾的韵母不一定与带塞音韵尾的韵母有平行的演变。同是一个元音带双唇音或舌尖音韵尾的韵母与带舌根音韵尾的韵母都有不同的演变。”

第十一章 《广韵》和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

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所用的资料大体可分两种：一是汉语内部的汉字谐声偏旁、异文、假借、诗文押韵、韵书韵图等反映的古代汉语现象和现代汉语方言；二是汉语外部的域外对音，如梵汉佛典对音、藏汉文书对音、朝汉对音、越汉对音、日语吴音和汉音和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源词和借词。

汉字沿用已久，字的形体较为稳定，可是读音多时有变化。反切所用的汉字如果没有活的方音证明，很难说清楚被切字怎样发音，至多不过反映音韵的类别而已。因此重建古音的主要依据是现代汉语方言、域外对音和民族语言的同源词和借词。

李方桂在《中国上古声母问题》（1974）一文中曾说道：“将来大部分汉语历史问题，还得跟别的语言象西藏话、缅甸话及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如彝语来比较。希望将来各种比较的研究跟汉语的研究，能够凑合到一块去，可以把各方面的问题美满解释。”

人们已经广泛地承认有一个包汉、苗瑶、壮侗和藏缅四个语族的汉藏语系。为这些语言假设同源亲属关系的根据是地理上的接近、语言结构上的相似和共同的词汇核心，这必须采取有规则

的语音对应形式，每一个语音对应应在汉藏语系的所有语族中都有所表现，同时每一个语音对应都有相当多数量足以消除有借词怀疑的同源词作例证。

我们要做汉语和汉藏语系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找出同源字 (Cognate)。这首先要区别借词和同源词，借词中的最古借词跟同源词几乎难以区别。我曾提出同源词的条件是语音相似、语义相近和语法相符，只要在词义和音韵上讲得通就可以了。但这还不够，至少在音韵上应该假设两套不同的音韵演变的通则。假设这个语言经过这套规则的演变的规律，产生这种形式；那种语言经过另外一套不同的语音演变的情况，产生另外一个结果。能够把这两套音韵演变的结果构拟出来，然后即或两种词汇在音韵上差别很大，也可以解释为同源词。张琨所作“铁”、“针”两篇论文，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作出的创造性的示范。

要做语言比较研究工作，一定要知道各种语言的历史。民族语言一般缺乏文献，所以很多早期的历史无法知道。就是汉语，也不能在现代汉语里找同源词，而应该在历史文献中找一个跟那个语言形式相近的字，然后根据音韵演变的规则证明其为同源词，在民族语言里也有古词，不过要在古代流传的歌谣故事中去寻找。

现在我国语言的分类不是用语言学的方法建立的，而是根据民族的称呼和现代地理分布来定的，所以存在很多问题。语言的分类一定要用很多不同的标准，仅仅单用音韵、词汇或语法，都可得出不同的结果，只有明确哪些哪些语言都用这些词，哪些哪些语言都有这种语法现象，哪些哪些语言都有这些音韵的特色，

那才是真正科学的分类。

语言历史中既有同源分化发展，也有异源聚合发展，也可能是两种类型按不同比例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我认为汉藏语系四个语族的关系，既有谱系发展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的一面。现代我国大陆各族群的地理分布，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大体可分三个区域特征：一是云梦泽区。这包括今湖北、湖南和江西的西部，在古代是云梦大泽沿岸，其文化有沿汉水上溯到河南与山东的仰韶—龙山时期文化，有自华北传来的殷商文化和中原继起的周代文明，融成高度发展的楚文化。这区域也是先秦古籍记载的“荆蛮”活动地区。二是东南海岸。这北起淮河流域和洪泽湖区，中经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东南沿海，直到广东的珠江口。其文化多是自北向南，沿岸直下，但有适应海滨湖泊环境的特征，这区域主要是史称“百越”活动的地区。百越文化不断远航出洋，沿中南马来岛进入南洋群岛，形成今天的南岛语族的移植区。三是西南森林地带。这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广西丘陵地带、东京湾沿岸、海南岛和越南，这区域主要是史称“百濮”活动的地区，形成今天的藏缅族和苗瑶族的居留处。

11.1 汉藏语系音变倾向

(一) 音节结构

关于古代音节结构的组成似乎只要把构拟的声母和韵母相拼就可以了。其实在原始汉语或上古汉语中，这是有关音节型式的

原则问题，跟声母和韵母的构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个前提问题。古代汉语音系是否繁复或简单，取决于由词汇因素和语法因素的性质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所决定的音节结构。汉藏语系各语言的音节结构，据现保留较古面貌的藏、羌、嘉戎等语的语词来看，有形式长、音位数量多，同音词少的特点。这主要由于每个音节有着构词构形作用的复辅音声母和韵尾，相当于一般所谓词头（Prefix）和词尾（Suffix）。自从音节结构简化，同音词增多，向复音词方向发展，便出现语词音节形式短，音位数量大的现象，而转化为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各亲属语言在古代都似应具有丰富多采的形态变化，以为构词或构形的重要手段。因此，就不能不考虑要从形态音韵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古代汉语也具有复辅音声母和韵尾所形成的音节结构形式长、音位多的特点。传统的音韵学家一般都认为周秦古音音系简单，音位数量较少，音节结构不那么繁复。现在从有同源关系的亲属语言的发展来看，它们的较古面貌的音节结构是繁复的，往后由于语法手段的转化，才使音节结构趋向简化。这种简化只是表达方式的转化，而不是后退。我们以周秦古音为开端来看汉语音韵沿革，总的趋向是简化，音位都在不断的简缩或消失，同时又有增添或分化，是一种辩证的发展。当然，构拟古代音节结构，不能脱离后代的变化发展，要看古代怎样演变成中古时代复杂的辅音声母、介音、元音、尾音以及声调的体制，并科学地解释它们的历史联系性和各种分歧现象，合理地满足各方面所提问题。那种把上古声母的单辅音搞成跟中古音几乎相等，或把上古韵部搞成跟中古那样复杂的作法，我们认为都是难于接受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古代音节结构的类型问题，对各家构拟的体系，有所修正。

(二) 声 母

汉语有无复辅音声母，好象成为汉语音韵构拟上的疑难问题。其实，在现代汉语方言里就保存着古复辅音声母的遗迹，除山西文水话保存比较多外，太原话的反语骈词也反映有复辅音声母的迹象，如：

薄浪	paʔ	laŋ² → 棒 paŋ²
模棒	mʔ	ˌlaŋ → 蒙 ˌmən
得料	teʔ	liau² → 吊 tiau²
突来	thuəʔ	ˌluəm → 团 ˌthuan
疙渣	keʔ	ˌlan → 杆 ˌkan
窟窿	khuəʔ	ˌluŋ → 孔 ˌkhuŋ
黑浪	xəʔ	ˌlaŋ → 巷 ˌxaŋ

(上例见赵秉璇《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山西语言学会1980年年会论文)。其次在汉藏语系的同源词或者借词中也常反映有复辅音声母。如：羌语麻窝的“二”读ɣnə，“九”读rguð；藏语安多方言拉卜楞话的“这”读ndə，“耆(老)”读ŋge；道孚话的“五”读lɣa，“颈”读ske；彝语的“地”读ndiɻ，“饱”读mbŋ-|；川滇黔苗语的“歌”读ŋkou²，“富”读mpo⁴；布努瑶话的“袜”读mpa⁴，“打”读ntyu³；水语的“香”读ˈdaŋ¹，“比”读ˈ˦biɛŋ⁵等。又如壮语至今有的方言还有复辅音声母的pl- ml- kl-等，有些与汉语有关的词，汉语念p-m-k-声母，而壮语则分别念pl-ml-kl-。

在古汉语中，高本汉在他所著的《谐声说》一文中，即已提

出复声母问题，其后林语堂、董同和、陈独秀诸人皆有论述，而以李方桂、周法高讨论较详，我并已构拟二合、三合甚至四合的复辅音声母体系。这都是主要依据谐声系统不合常谐的异常现象，得出了一系列的复辅音声母。由于谐声字数量多，异常的谐声也繁，因而出现的复辅音类型也多。在汉藏语系中各种语言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具有构词构形作用的复辅音声母，是各亲属语言共同的本质属性的现象。因此构拟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除单辅音外，还必须建立复辅音声母结构的体系，也只有建立复辅音声母结构的体系，才便于解释谐声系统错综复杂的互谐情况及其演变成为中古音的途径。如中古三等审（书）纽字来源是很复杂的。它和舌尖塞音互谐，因而可构拟为 $*stj-$ ，它又和日母互谐，因而可构拟为 $*hnj-$ ，它又跟舌根音互谐，因而又可构拟为 $*skj-$ ，它们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演变成为中古的 $ʃ-$ 的。当然，构拟原始或上古复辅音声母是个复杂的问题，象二合复辅音声母的第一和第二成分，有时可以颠倒互易，也可自成类型，常常因为缺乏例证，很难判断谁是谁非，这只有等待我们从事汉藏语系比较和汉语语源研究有了基础以后，才可能有合理的解决。当前只好从实际资料出发，在构拟古汉语语词的具体读音时，凡有复辅音声母的都标志出来，否则唯有光标单辅音声母。须知有了复辅音声母的构拟，不仅可以解释谐声系统的种种异常谐声现象，还可以说明古汉语中的音变，特别是许多稀奇古怪的又音以及形体、训诂等的许多疑难问题，而且便于寻找汉藏语系的同源词，组成对应关系，建立原始型。我们对上古或者更恰当一点说原始汉语的复辅音，经过全盘的整理和汇集，虽有一个基本间架，但还要充实证据。如除谐声和联绵词外，还收集到大量又音和汉藏语系中民

族语借用汉语具有复辅音声母的借词或同源词，将使每个复辅音声母所构拟的音值，一方面能合乎谐声、假借、异文以及民族语言的汉语借词或同源词的要求，一方面还适宜于解释又音以及如何变成中古音声母的。这样，尽可能避免用形式主义的逻辑推论方法，作到更科学可靠。

在中古声母系统中，三等韵的声母如正齿音照系字只有在介音*-j-*前出现，分配特殊并有限制，它们不是上古原有的声母，来源很复杂，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化出来的，有的是从复辅音声母转化出来的新的声母。在要求上下贯通的原则下，还得作进一步的探明。在汉语声母演变的过程中，声母的顎化现象，推动着声母的变化并产生新的声母，知、庄、章等组的产生是符合这一总的规律的。不过要研究汉语音韵沿革的顎化现象及其后果，必须具备时间观念，注意到各个时代的音韵系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如《切韵》反切大致沿袭魏晋六朝之旧，跟慧琳音义、守温残卷、《韵镜》、《七音略》等本属不同时期的产物，其音之圆凿方枘者，处处可见。按韵图以审中古读音，惟《韵镜》、《七音略》足以当之。研究中古音的声类系统特别要注意声韵结合能力，即声、韵、调配合的结构规律，如庄初床疏知彻澄娘八母能与二等三等韵母相结合，非敷奉微章昌船日书禅群等十一母只能和三等韵相结合，邪喻两母也只能和三等韵结合。汉语音韵不同时代的声母有分有合，声母数字当然也要起变化，但是和韵母声调结合却有稳定性和规律性。研究汉语声母系统，应当重视和合理利用这严整的音系结构规律。

最后就是声母在汉藏语系包括现代汉语方言的出现情况，特别是通过现代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拟测出它较早的声母系

统,它是应该可以和历史声母系统相衔接的。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声母虽然不尽相同,但如p、p'、m、t、t'、l、n、ts、ts'、s、k、k'、ŋ、x'等声母却是多数方言所共同具备的。如果再补充几个浊声母如b、g、dz、ɣ等,那就成为唐末以前大多数方言共同具有的声母了。

(三) 介 音

汉语音韵沿革中存在顎化介音的有无和合口呼的性质问题。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和壮侗语来看,一般是没有介音的,纵然个别语言或方言出现的话,那也是后来现象,原来是没有介音的。藏缅语族各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单元音丰富,且多音位变体转化为价值音位,复合元音很少,几乎没有介音。在壮侗语中象仡佬语的韵母中出现介音是同语族语言较为突出的现象,可是这些带介音的韵母绝大多数是汉语借词。介音产生的来源不外是:由声母的顎化或圆唇化所引起,由单元音复合音化所产生和由于复辅音声母消变而转化。在古汉语阴阳入相承的谐声字里,我们看不出有-i-介音的迹象,且在今广州话中亦未出现-i-介音。-i-介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三等韵声母发音部位后移,容易产生顎化现象,于是在声母和韵母之间可能出现两栖性的*-j-,往后才演变为元音性的-i-介音。这就是中古《切韵》时代-i-介音的来源。四等韵字在周秦时代也是没有-i-介音的,这在现代闽方言中犹然。

至于合口介音的性质,从谐声系统开合互谐的现象来看,周秦时代只有出现在牙喉音后面,跟声母结合得很紧,从属于声母圆唇化的轻微的*-w-音。它是受声母的圆唇化影响而产生的过渡音,也可能由复辅音声母的第二组成部分演化而来。这跟元音

性的合口-u-介音有所区别。正因为它带有两栖性，所以到中古《切韵》时代发展成为元音性的合口-u-介音，它是由声母调节或补偿作用而扩大的。

关于周秦音韵首介音的拟音，各家意见不一，李方桂认为上古韵母有主要出现在二等字的*-r-和出现在三等字的*-j-两个介音。由于它们对声母和元音产生影响，因而演变成为《切韵》较复杂的声母和元音系统。他认为上古没有合口介音，但构拟了一套带-w-的圆唇舌根音声母*kw- *khw- *ŋw- *hw-。《切韵》时代合口介音的-u-（独立合口韵）或-w-（开合同韵）大体是从圆唇舌根声母或者是在唇音后头出现以及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如微部、淳部的舌齿音等。在周秦古音中构拟介音最多的是周法高。他假定有r、ri（以上二等韵）、j、ji、i（以上三等韵）、e（四等韵）六种介音，每种介音都可以再加上圆唇符号w，因而可简化元音系统，而仅构拟ə、a、e三个主要元音。处理比较妥当的是张琨，他仅构拟了一个-u-介音、未拟-i-介音。这样看来，各家所构拟的周秦介音中，似有虚设性的，尚有待人们去认可。

（四）主要元音

现代汉藏语系丰富多采的韵母结构体系告诉人们：

第一，元音是各种韵母结构类型或音节结构类型的最基本要素。

第二，凡韵母或音节结构越是繁复多样，基本元音音位的数量往往也就越少，反之凡是保持单元音的韵母结构体系，基本元

音音位数量往往越多。

第三，元音发展的趋势是由少而多。

第四，基本元音常因舌、唇位的变动或者辅音韵尾消失之影响而发生变异。

第五，在元音分松紧或长短的语言或方言中，这种对立一般趋向消失，有紧元音松化或短元音长化的趋势。

第六，在现代汉藏语系中，彝语、景颇语、哈尼语和普米语等都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以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壮侗语族，瑶语勉话，藏语卫藏方言、康方言和汉语粤方言的广州话都有长短元音的对立以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因此人们不难设想，从原始汉藏语发展到现代汉藏语的元音演化过程是基本元音分化成为松紧对立，进而转化为长短对立，而后趋向消失，这期间当然经过了不少复杂曲折的道路，甚至出现过一些过渡形态。如缅甸语仰光话元音虽不以长短或松紧区分音位，但调值却跟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都有关。它的声调各分舒声和促声。舒声的元音松而长，促声的元音紧而短，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都相当显著，只是不区分音位，这种现象正好说明元音是可以由松紧转化为长短的。

周秦韵母主要元音的拟音，一般是依据《诗经》押韵和《说文》谐声，参照中古元音系统来拟定的，涉及现代汉语方言和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语言的实际读音之处还不多见。高本汉所构拟的元音系统，高达十五个之多，董同和则更复杂化，这很难令人相信周秦古音有这样多的元音。周法高因构拟了一套复杂的介音系统，故其元音简约到a、ə、e三个就够用了。张琨则拟测有i、u、ə、a四个元音，配合元音性的-u-介音和尾音，似亦顺理

成章，惟所拟复合元音高达二十多个，似嫌过繁。李方桂拟有四个单元音*i*、*u*、*ə*、*a*，可以解释中古韵母的一大部分的来源，但他为了解释四等韵及其它少数韵的来源，又拟了三个复合元音。看起来，李方桂的学说，较为适中，持论亦较妥当，但有两个前提问题要考虑如何解答。

一是构拟周秦古韵母的元音不宜过少或过多，并考虑有无松紧对立的现象。元音的发展是由少而多，由正则到变体的。在汉藏语系中，凡有复辅音声母或韵尾兼备的音节结构的语言，其基本元音音位数量则少，如古藏文只有*i*、*e*、*ə*、*o*、*u*五个，现代汉藏语系的共同基本元音也不过*i*、*e*、*ə*、*a*、*o*、*ɔ*、*u*七个。因此构拟周秦元音系统，似宜以此为指标，可不必构拟复元音。李方桂认为同一韵部不能分元音松紧或长短，否则会影响互相押韵。其实，押韵者决不如描写语音，订立音位的严格。元音分松紧或长短，决不会影响《诗经》、《楚辞》等先秦古籍的押韵常例。

二是有无复合元音的问题。从现代汉藏语系藏缅、壮侗两个语族来看，单元音比较丰富、复合元音很少，一般是没有元音性的介音和尾音。元音性介音的产生不外是由声母的顎化、圆唇化、元音分裂、过渡流音或由单元音复合化所引起。而元音性尾音则由韵尾辅音的消变所演化，从而导致复合元音的产生。我们如果还认为在周秦没有出现带元音性的介音和尾音，自然也就不存在有复合元音的问题。为了保持周秦单元音的韵母体系，如果把李方桂所拟幽、宵、冬等部的舌根圆唇尾音，改用**o*、**ɔ*两个元音，既可表明这些部元音的性质，也可显示它们带有圆唇的意味，它们还可以分裂成中古复元音，这样，更便于和演化成的中古韵母系统挂钩。

(五) 韵尾辅音

汉藏语系发展到现在,各民族语言保留韵尾辅音的状态极不平衡,其中最繁复的莫过于羌语和嘉戎语。羌语北部方言有单辅音韵尾22个,复辅音韵尾22个。嘉戎语在构词上有单辅音韵尾共9个,其中-p-k-m-ŋ都可末加s,合计13个;在构形方面有23个。瑶语和现代汉语鼻尾-m和塞尾-p-t-k都在逐渐消失。象彝语那样变成单元音性的韵母结构体系,根本没有韵尾辅音,显然不是原始词根语的面貌。在古藏文有十个后置字母的由后置字母构成的复辅韵尾-nd-sd-ld-gs-ŋs-bs-ms,共有17个,可是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亦已大部分消失,其原因是构词或构形手段有所转化。辅音韵尾处于音节末端,发音轻微,容易脱落,而消失演化。这当然经过了长期曲折的简化过程。

韵尾辅音的消变途径从汉藏语系来看,有:

- (1) 导致元音的增加和复元音的产生;
- (2) 鼻音韵尾失落演化为鼻化元音;
- (3) 塞音韵尾失落演化为-ʔ尾或元音韵尾;
- (4) 复辅音韵尾演化为单辅音韵尾;
- (5) 导致调类的变化或增加。

关于汉语韵尾辅音的性质,结构和类型问题,一向争论最多,意见亦最分歧的是周秦时代的韵尾问题。形成这种情况是由于谐声互谐和《诗经》押韵错综复杂,不易处理,而有关韵尾资料,皆经汉代经师转手,时地划分都感到困难,而古方言直证的资料,则更不易找到。

至于周秦古音韵尾辅音的拟音，首先一个问题是阴声韵有无韵尾辅音。高本汉、董同和、李方桂、周法高、张琨诸人大体皆倾向于有 $^{*}-b^{*}-d^{*}-g^{*}-r$ 的存在，以与入声韵的 $^{*}-p^{*}-t^{*}-k$ 相配。这是到《切韵》时代已经失掉，据谐声系统可以添补的韵尾，因有标示阴声韵作用，似不必斤斤辨其是否清浊。如此，周秦古音音节结构则是属 $c+v+c$ （辅声+元音+辅音）的类型。他们仅对歌部字有无辅音尾略有不同意见。现在从《诗经》押韵和谐声痕迹，还难以否定周秦阴声韵尾辅音的存在。其次是周秦阴声 $^{*}-b$ 尾失落较 $^{*}-d^{*}-g$ 为早。《诗经》韵语已不见缉叶等部收 $^{*}-p$ 尾的字跟收 $^{*}-b$ 尾的字相押的现象，但《诗经》中收 $^{*}-p$ 入声字有限收 $^{*}-d$ 尾押韵的，如入、立、执等字，从谐声系统看，内和纳、位和立、繫和执，不仅互谐，且有语源上的关系。可见周秦古音期中，早期存在的 $^{*}b$ 尾后变为 $^{*}-d$ 尾了。再其次是周秦古音中是否有复合韵尾辅音的问题。李方桂认为有复辅音韵尾的可能，如 $^{*}-ms^{*}-gs^{*}-ks$ 等。这固然有待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但对于周秦古音韵尾的构拟，自不能忽视羌语和嘉戎语丰富的复辅音韵尾的类型现象。事实上我们从古汉语文献资料中发现带 $^{*}-s$ 尾的复辅音韵尾存在相当普遍，它们可能大部分是音节弱化的结果，即在构词构形中，成音节的词素或形素，由于语音演变的关系，逐渐脱落其韵母，缀于前一音节末尾，成为前一音节的复合辅音韵尾。现在，我们还可以从现代汉语方言不同沉淀成分的遗留中，发现大量的 $^{*}-s$ 尾存在。最后就是李方桂构拟的圆唇舌根韵尾 $^{*}-gw^{*}-kw^{*}-ŋw$ 是为了便于解释中古音韵尾收 $-u$ 的字，如宵部、幽部、冬部等，这三部如果能从元音音质上赋予圆唇化，似可不必画蛇添足。总之韵尾辅音问题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六) 声 调

探索周秦古音的调类和调值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汉藏语系的现代藏语和羌语各方言分有无声调对比来看，汉语的声调也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多而少的。对汉语声调怎样产生的有三种设想：

一是由声母清浊的影响而产生，清声母读得高些，浊声母读得低些。可这高低的差别，开始只是伴随现象，在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后，声调高低便转化成为主要特征，由习惯调变为音位调，如此就形成高低二调系统，即所谓阴阳调或单双调。当前，我们对于汉语与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各语言的比较研究，探求对应规律和同源词，找到一个最好的标准，那就是首先观察声调是否相同，在声调相同的前提下，再求声母和韵母的对应规律。

二是由于元音松紧或长短的影响而产生，紧元音读得高一点，松元音读得低一点。开头这高低也是伴随现象，后来松紧对立消失，便产生了独立的声调。从声调的性质说，既表示全音节的高低升降，就不能忽视元音分松紧或长短的影响。

三是由于声母的简化、前缀音的消失和复合韵尾的简化的影响而产生。李方桂认为《诗经》以前四声的分别可能是由于韵尾辅音不同而发生的。《诗经》用韵恐怕不能反映周秦有声调，而是反映有不同的韵尾。所谓同调的字是有同样的韵尾辅音，不同调的字有不同的韵尾辅音。由于不同的韵尾失落或保存而成后来的平上去入。他以为汉语的声调是受一个词的韵尾辅音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辅音可以给我们上声，另外一种辅音可以给我们去

声。古汉语或者原始汉语是没有声调的，后来因为辅音丢掉了，影响到元音，因而产生声调。

汉语声调的产生有上述三种设想，除第一种外，其它两种还不能充分予以证实。周秦古音的声调究竟如何，只能靠《诗经》押韵来分析和综合。从《诗经》押韵看，大体平上去入同类相押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混押不及半数。从其混押中，又可以词义与押韵的倾向定出新的调类，如“庆”字在《诗经》中只与平声字相押，后来只与上声字相押，而韵书则为去声，根据《诗经》押韵可定出平声新调。若从中古调类来看周秦调类还不能以平面对平面视之，其间应有时间先后的差异。早期也许只有平、上、入三调，后才发展四声齐全。比较明显的是，后来的阴声韵的去声，分别来自上古的阴上声和入声韵，后来许多阳声韵的上去是来自上古阳声韵的平声，上古入声韵一类后来变为阴声韵的去声，一类仍为入声。其中以去声和入声彼此牵涉较多。人们认为有所谓次入韵，即祭（曷）、废（月）、至（质）、队（术）四部，即原为入声韵，具有喉塞音？韵尾，到中古都变成去声，祭废两部形成《切韵》的祭、泰、夬、废四韵；至队两部的字形成怪、未、霁等韵字。因此这些字常有去入两读，在周秦可与入声通押，并偶然跟阴声韵平上声字通押。

至于周秦音的调值，则更难谈。邢公畹教授近来所作《说平声》一文，认为齐梁之际，以平、上、去、入名四声，或非徒各举一字以为代表，而实寓调值的描写在焉。这个新的提法，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李方桂以为把古韵分为阴阳入三类，阴声韵就是跟入声相配为一个韵部的平上去的字，而具有韵尾辅音 $*-b$ 、 $*-d$ 、 $*-g$ 等，因而以 $*-x$ 、 $*-h$ 代表上去，平声零号，以 $*-p$ 、 $*-t$ 、 $*-k$

代表入声为标调类的办法，以弥补调值的阙如。

11.2 《广韵》音系类型的旁征

《广韵》音系结构类型和壮侗、苗瑶语族有着共同的特征，其中主要的是单音节语，有声调，声母和声调有密切的关系。苗瑶、壮侗语都是单音节语，每个音节一般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做声母的都是辅音。韵母分为单元音韵母、带元音韵尾的复合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种。不过，在苗瑶语族中，苗语声母多，韵母少，声母多鼻冠复声母，韵母少韵尾，而瑶语则声母少，韵母多，声母多单辅音声母，韵母多元音分长短和鼻、塞韵尾。在声调方面壮侗、苗瑶语一般有六个舒声调和两个促声调，大多数语言八个调类都很一致，与汉语的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八个调类相当。声调和声母的关系很密切，如水语三洞话的送气音声母，喉塞音和先带喉塞成分的声母、清化鼻音声母、带鼻冠音的浊塞音声母以及浊擦音声母 z 、 x ，一般只出现在单数调（阴声类）。单纯鼻音声母，除 n 之外，多出现在双数调（阳声类）。水语同壮侗语多数语言一样，声调和元音的长短也有关系，主要表现在促声调。因元音的长短不同，促声调的每个调类又分为两个调值。如水语潘洞话：

$lak^7(55)$ 洗（衣）

$la:k^7(35)$ 绳子

$tak^8(32)$ 雄性

$ta:k^8(31)$ 测量

如果拿现代汉语粤方言和壮侗语族对比一下，或可反映它们和汉语中古时期的《广韵》音系既有“谱系”关系发展的一面，

又有相互影响同化的一面。如：

1.《广韵》知、照（庄、章）两组声母，汉语粤方言已混于精组声母，都读tʃ、tʃh、ʃ，壮侗语族的几种语言也都没有卷舌塞擦音和擦音。

2.《广韵》次浊声母明、泥、来、疑诸母（m、n、l、ŋ）在区分阴阳调类的方言里只出现于阳类调。粤方言属这类声母的字一般也读阳类调。但有一大批词出现在阴类调，如“乜”读mat'（什么）、“呢”读ni'（这）“喺”读ŋa:m'（合适，刚刚）等。壮侗语族诸语言的m、n、l、ŋ几个声母是可以同时出现于阴阳两类调的。

3.汉语粤方言带韵尾的韵母的主要元音a有长短的对立，如“街”ka:i'，“鸡”kai'，“三”sa:m'，“心”sam'。壮侗语族目前各个语言元音都分长短，有些语言大部分元音长短对立现象已经消失，但至少还有一个元音a仍保留长短的区别。这特点非常一致。

4.壮侗语族多数语言的促声调往往因为元音长短不同而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调值，两类促声调可能分读成三个或四个调值。壮语武鸣话第七调（相当于阴入）短元音韵为 7^{33} ，长元音为 ^{33} ，如pak 7^{33} （“插”）、pa:k ^{33} （“嘴巴”），两个调都属第7调。粤方言的阴入也是因为元音的长短而分化为两个调值（即上阴入 7^{33} 和下阴入或中入 1^{33} ），如“不”pat 7^{33} ，“八”pa:t 1^{33} 。这特点也相似。

5.汉语“心”母字除珠江三角洲一带读 l 之外，粤西桂东南，甚至延伸至右江一带，都读作舌尖边擦音 $ɬ$ 或齿间擦音 $θ$ 。壮语大部分地区的舌尖擦音只有 $ɬ$ 或 $θ$ ，没有s，所有属“心”母

的汉语借词也读 t 或 θ ，黎语也只有 t 没有 s 。

6.《广韵》的塞音韵尾 $-\text{p}-\text{t}-\text{k}$ ，粤方言全部保留下来，和苗瑶、壮侗语基本一致。但发展倾向趋于减少或消失。《广韵》的双唇鼻音韵尾在粤方言也保存，和苗瑶、壮侗语情况相似。特别是瑶语勉话和粤方言共性更多。

上述汉语粤方言、苗瑶、壮侗语族和《广韵》音系的共同特征，对拟测《广韵》读音是最好的旁征。现从粤方言和壮侗语族中选择几个例词读音，以明其类型的相似。

词义	粤方言	壮语	僚语	侗语	水语	黎语	泰语
这	ni'	nai^4	nai^4	na:i^0	na:i^0	ni^5	$\text{ni}^{3\cdot4}$
掐	mit^7	bit^7	—	mjut^0	bjət^7	mist	bit^7
溺	lo:ŋ^3	la:ŋ^4	la:ŋ^4	la:ŋ^4	—	—	la:ŋ^4
小母鸡	ho:ŋ^0	ha:ŋ^0	xəŋ^5	paŋ^0	Ga:ŋ^5	—	khaŋ^5

从侗语中早期汉语借词的读音以与《广韵》音系对比，或能投射出部分面貌。兹分别序列声母和韵母概况如下：

(1) 声 母

在侗语音系中无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所以《广韵》的全浊声母在借词读音上读成相应的清音。擦音也是如此。《广韵》的全清声母字和全浊声母字在借词读音上只在声调上有区别。洪音（一、二等字）和细音（三、四等字）的声母对立，一般地说，洪音都读非顎化声母，细音都读顎化声母或舌面前音声母。开合口的对立表现在借词声母上是和韵母的元音相联系的，开口呼的声母是非唇化声母，合口呼的声母如果元音是圆唇元音（后元音 o ）

或u),声母就和开口呼的声母相同,如果主要元音不是圆唇元音如a、e、i、ə之类,则声母为唇化声母。只有“喉牙音”的开合口在声母上有所反映,其他各组的开合口一般反映在韵母上,而不在声母上反映。全清和次清的对立,有的地区表现在声母的送气上,有的地区同时表现在声母的送气和送气类的调值上。现分列《广韵》声类和现代侗语早期汉语借词声母读音对比如次:

①帮组声母借读双唇音,非组声母借读唇齿音,但有少数几个奉母和微母字借读双唇音,如“肥”读pui⁷，“未”读mi⁶。非敷两母与晓母合口字混，读作送气的wh或f，在圆唇元音前读作h。帮组细音借读顎化唇音声母pj、pjh、mj，但天柱注溪、新晃中寨帮组细音借读顎化舌尖音tj、tjh、nj，因为这个土语区没有顎化唇音，北部方言大同、小广部分细音字借读t。

②端组洪音借读舌尖音，细音字与见组细音以及知照两组字混，都借读舌面前音t、th、n，但天柱（注溪）、新晃（中寨）、从江（贯洞）、大苗山（寨坏）、锦屏（启蒙）端组细音借读顎化舌尖音tj、tjh、nj。通道（流沅）舌尖音不分洪细，通道（陈团）则端组细音和知照两组都是顎化舌尖音tj、tjh等，不与见组细音t、th等相混。注溪见组塞音三等读kj，四等读t不相混。疑母三等和娘日两母各地都读作n。

③精组各母在北部方言除第二土语区注溪、中寨外，基本上全是借读s（“清、心”两母为送气调的s）；南部方言除“清”母借读th外，其余都借读s。个别点有塞擦音ts，如注溪、中寨、流沅。“心”母是s，其余为ts，平途“精、从、邪”借读ts，滥泥冲则“精、知、照（庄）”俱借读ts、陈团除“心”母为s外，其余为t、th，与端组洪音混。

④知组除“娘”母各地皆为n外，一般说，“知”是t，“彻澄”为ɕ，但平途多一个tʂ音位，“知澄”借读tʂ，启蒙、报京、石洞、小广、颍场“知”母借读ɕ与彻、澄同；注溪、中寨、流沅“彻、澄”借读th、t；陈团则“知、澄、彻”俱读tj、tjh。

⑤照组除个别“床”“崇”“船”有别，一般地说，二、三等（庄、章）不分，“照”母借作t，其余借读ɕ。但章鲁、启蒙、石洞、小广照母与同组其他各母同为ɕ，颍场“庄”为ts，“章”为ɕ，锦屏大同“照”母全为s，注溪、中寨、流沅“照床（船）、穿”借读t和th，平途“照、床（崇）”借读tʂ，陈团“照、穿、床（崇）”借读tj。

⑥“见”洪音（包括圆唇元音前的合口音）借读k、q、ʔ，借读ʔ声母的和“影”母洪音混，借读ʔ的有章鲁、陇城、大同、石洞、小广和颍场；此外，“影、匣、喻”的合口都借读w，“影、喻”开口（包括在圆唇元音前的喻母合口）都是j，晓母三等是送气调的j（北部第三土语区濛泥冲、大同和流沅是ɕ），“晓匣”开口（包括圆唇元音前的“晓”母合口）都是h，颍场、注溪、中寨作ɣ。

现以《广韵》声母为出发点，列举借词例字如下：

帮1、2等p(帮paŋ ¹)	帮3、4等pj(变pjɪn ⁴)
滂1、2等ph(拍phek ²)	滂3、4等pjh(骗pjhen ⁵)
並1、2等p(伴pan ⁴)	並3、4等pj(病pjɪŋ ⁶)
明1、2等m(墨mek ⁸)	明3、4等mj(棉mjɪn ²)
非wh/f, h(发whet ⁹ 富hu ⁵)	敷wh(翻when ¹)
奉w (犯wem ⁶)	(奉p(肥pui ²))
微w (万wen ⁶)	(微)m(末mi ⁶)

- | | |
|--|-----------------------------------|
| 端 1 等 t(肚 tu ³) | 端 4 等 t(钉 tin ⁴) |
| 透 1 等 th(炭 than ⁶) | 透 4 等 th(添 thin ¹) |
| 定 1 等 t(袋 tui ⁶) | 定 4 等 t(填 tin ²) |
| 泥 1 等 n(难 nan ²) | 泥 4 等 n(年 nin ²) |
| 来 1 等 l(老 lau ⁴) | 来 3 等 lj(龙 ljon ²) |
| 知 t/ɕ(转 ton ⁶ ·gon ⁶) | 彻 ɕ/th(拆 ɕek ⁶) |
| 澄 ɕ/th(茶 ɕe ²) | |
| 娘 n(碾 nen ⁴) | |
| 日 n(二 ni ⁶) | |
| 照 t/ɕ(争 teŋ ¹ , ɕeŋ ¹) | |
| 穿 ɕ/th(插 ɕep ⁶ 尺 ɕik ⁶) | |
| 床 ɕ/t(寨 ɕai ⁶ 实 ɕet ⁶) | |
| 审 ɕ(筛 ɕai ¹ , 守 ɕu ³) | |
| 禅 ɕ(时 ɕi ²) | |
| 精 s/ts(浸 sɐm ⁶) | |
| 清 th/tsh(切 thit ⁶) | |
| 从 s/ts(字 si ⁶) | |
| 心 s(三 sam ¹) | |
| 邪 s/ts(松 soŋ ²) | |
| 见开 1、2 等 q/?/k(歌 qa ¹) | 见合 1 等 q/?/k(工 qoŋ ¹) |
| | (圆唇元音前) |
| 见开 3、4 等(金 tɐm ¹) | 见合 3 等 t(贵 tui ⁶) |
| | (圆唇元音前) |
| 见合 2 等 kw(瓜 kwe ¹) | |
| (非圆唇元音前) | |

溪开1、2等qh/p' /kh(开qhai^{1'})

溪合1等qh/p' /kh(空qhog^{5'})

(圆唇元音前)

溪开3等th(气thi^{5'}) 溪合3等th(劝thon^{5'})

(圆唇元音前)

溪合1、3等kw^h(块kwhai^{5'})

(非圆唇元音前)

群开合口t(茄ta²共tuŋ⁶)

疑开1、2等n(芽ne²) 疑合1等ŋ(五ŋo⁴)

(圆唇元音前)

疑开3等n(根nen²)

疑合3等ŋw/ŋ(危ŋwe⁴) 疑合3等(愿nan⁶)

(非圆唇元音前) (圆唇元音前)

影开1等ʔ(爱ʔei⁵) 影合1等ʔ(瓮ʔoŋ⁵)

(圆唇元音前)

影开3、4等j(烟jen¹) 影合1等w(稳wən³)

(非圆唇元音前)

晓开1、2等h/ɣ(海hɛi^{2'}) 晓合1等h(石灰hoi^{1'})

(圆唇元音前)

晓开3等j/ç(香jaŋ^{1'}) 晓合1、2等wh(花wha^{1'})

(非圆唇元音前)

匣开口h(鞋hai²) 匣合口w(横weŋ²)

喻开口j(引jn⁴) 喻合口j(用joŋ⁶)

(圆唇元音前)

喻合口w(运wən^o)

(短元音前)

(2)韵母

①一般地说,借词保留了《广韵》音系的韵尾,即果、假、遇摄无韵尾,蟹摄、止摄韵尾是-i,效摄、流摄韵尾是-u,咸摄、深摄韵尾是-m、-p,山摄、臻摄韵尾是-n(-t, 江、宕、梗、曾、通摄韵尾是-ŋ、-k。

②《广韵》的等呼不仅反映在主要元音上,同时也反映在介音上;侗语韵母无介音,因此等呼就完全反映在主要元音上了。《广韵》三、四等字在借词中已无区别。

③宋代等韵把《广韵》各韵分成通、江、止、遇、蟹……16摄,又把16摄分隶内、外两转;在侗语汉借词中还可以看出外转各韵和内转各韵还是各不相属的。侗语汉借词读音反映果假,江宕已分别合并,梗曾两摄仍不相混,梗为外转,而曾为内转。江摄有人认为合口呼,有人认为开口呼,有人认为开合两呼。在侗语汉借词读音上舒声韵应属开口,促声韵为合口。

④在主要元音方面,大体可以说外转各摄开口呼主要元音一等是a,二等是e,三四等是i,合口呼以o为主要元音,但合口韵的唇音或唇化声母字,元音与开口呼同;内转各摄开口呼除止摄主要元音为i,流摄三等在舌面或腭化声母之后,干脆以u为韵母外,其余基本上以ə(和e)为主要元音,合口呼的元音以u为主,也有以o为主要元音的。

上述各点是就其轮廓而言,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整齐,必然有些例外,如:

果摄开三借读a(如“茄、写”),假摄开三个别有读e的

(如“斜”),假摄主要是读e,也有部分读做a,可能与借入时代的先后有关。蟹摄开口一等哈韵借读ai,与泰韵异,二等皆,佳读作ai,已与一等合流。山效两摄有部分开口三、四等字与二等混,以e为主要元音。咸摄合三“范”是唇音字,韵母作em。江宕两摄除觉韵为ok外,全以a为主要元音。内转通摄合口主要元音为o,可能与韵尾-ŋ-k有关;遇摄部分借读o,可能与借入时代有关,似乎o比u早。臻摄借词读音开合不分,一律借读o。南部方言曾摄一等及臻三牙音字以e为主要元音。

现将侗语中汉语早期借词韵母各摄各等的基本情况,表列如下(见162页)。

上述侗语早期汉语借词语音系统,有助于《广韵》音类的划分和音值的构拟。这资料从高本汉以来未经充分使用。如果能把汉藏语系诸少数民族的汉语借词读音汇集,进行分析和综合,必为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史的珍贵资料。盼读者旁征之。

苗瑶、壮侗语族中汉语借词读音反映出三个不同的时代层次:

第一是最古阶段。表现在苗语有丰富多样的鼻冠音声母,如mpa⁵(耙—猪)、Nghe⁷(渴)、ntaŋ⁵(担)、ntsa²(茶)、ŋtou⁵(斗)、ntCu⁷(啄)等和属苗语支布努瑶语的ŋkau¹(哭)、ŋtoŋ¹(中)、ntou⁵(多)、ŋka⁸(狭)等以及全州瑶语“狗”读klu³,“角”读klɔ¹,“啃”读khlən³等,这可与笔者从《说文》谐声中发掘的多种类型的复辅音声母相对应。又如壮语中部地区方言汉借词“肥”读pei,“分”读pan¹,“箸”读təm⁶“拐杖”读tɯŋ⁴等反映古无轻唇音和舌上音;还有“锣”读la²“裤子”读wa⁵等反映周秦古音“歌”部和“鱼”部主要元音都是a的特点

转 摄 等 韵 尾 主 要 元 音	外 转						内 转									
	果	假	蟹	效	咸	山	江	宕	梗	遇	止	流	深	臻	曾	通
	—	—	-i	-u	-m -p	-n -t	-u -k	-u -k	-u -k	—	-i	-u	-m -p	-n -t	-u -k	-u -k
a	开一 开三	开一合二 (w-)	开一合二 (w-)	开一	开一	开一合二 (唇字)	开二 (-u)	开一合二 (w-)	开二合二 (w-)							
e		开二 合二		开二 开三 开四	开二 开三 合三	开二 开三 合三 (w-)		开二 合二 (w-)	开二合二 (w-)							
i			开四	开三 开四	开三 开四	开三 开四			开三 开四	开三						
o	合		合一 合三			合一 合三	开二 (-k)			合一 合三		(开一)				合一 合三
u										合一 合三	合三	开三				
ɤ														开三(牙 音字)	开一	
ə			开一(喻)									开一	开三	合一 合三	开三	

(张均如1980)。

第二是早期阶段。表现在瑶语借词有辅音韵尾 -m-p-t-k, 如 tam³(胆)、lɪm²(镰刀)、tɔp⁸(豆)、pe⁸kɔp⁷(鸽子)、mat⁸(袜)、pāt(笔)、mak²¹(墨)等,瑶语借词元音还分长、短。表现在壮语借词保留 -m-p-t-k 韵尾, a 元音分长短, 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各分阴阳等。这跟《广韵》音系对应井然。

第三是现代阶段。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随着推行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 以当地汉语西南官话的语音为基础的词大量输入, 借得多, 借得快, 以全借的方式吸收进去的借词占绝大多数, 大多数是双音节以至多音节的, 原是现代汉语的合成词或词组。

这三个不同的时期, 正反映汉藏语系演变的通例, 可作研究《广韵》音系的旁征和参考。

第四部分 资 料

(一) 《广韵》切语的沿革

反切合二字为一字之音，所以济直音及声读之穷。欲溯其源，上当探本于古代的合音（如不可为叵，之乎为诸，葵藿切茨，瓠芦切壶），下当取镜于佛书的翻译，拼音法流传中土，反语因而大行，各书称引，达百有余家。

汉魏间

服虔字子慎著《春秋左氏解诂》、《春秋左氏音》、《通俗文》、《汉书音训》

应劭字仲远著《汉书集解音义》

文颖字叔良著《汉书注》

张揖字稚让著《埤仓古今字诂》、《三仓训诂杂字》、《司马相如传解》

苏林字孝友著《汉书音义》

如淳著《汉书注》

孟康字公休著《汉书音》

三国

陆绩字公纪著《周易述》

薛综字敬文著《两京赋注》

何晏字平叔著《论语集解》

王弼字辅嗣著《易注》、《论语释疑》、《老子注》

诸葛恪字元逊《经典释文》引反语

李登著《声类》

王肃字子邕著《易注》、《易音》、《尚书注》、《毛诗注》、《毛诗音》、《三礼注音》、《论语注》

高贵乡公曹髦字士彦著《春秋左氏音》

孙炎著《尔雅注》、《尔雅音》

嵇康字叔夜著《春秋左氏音》

糜信字南山著《春秋谷梁注》

钟会字士季著《老子注》

周氏著《杂字解诂》

孔晁著《春秋外传国语注》

韦昭字弘嗣著《国语解辨》、《释名》、《汉书音义》

晋

崔譔著《庄子注》

何秀字子期著《庄子注》、《庄子音》

吕忱字伯雍著《字林》

吕静著《韵集》

孙毓字仲著《诗同异评》

张斐著《律解》

卫瓘字伯玉著《论语注》

刘逵著《左思三都赋注》

张载字孟阳著《左思三都赋注》

司马彪字绍统著《庄子注》及《庄子音》

缪播字宣则著《论旨序》

晋灼著《汉书集注》

齐恭著《汉书注》

郭象字子玄著《庄子注》、《庄子音》

蜀才著《易注》

王虞字世将著《易注》

郭璞字景纯著《尔雅音》、《方言注》、《三苍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山海经音》、《司马相如传序》、《游猎诗赋注》

干宝字令升著《易注》、《周礼注》

黄颖著《易注》

李充字弘度著《论语集注》

李轨字弘范著《易音》、《尚书音》、《毛诗音》、《三礼音》、《春秋左氏音》、《春秋公羊音》、《庄子音》、《二京赋音》

虞喜字仲宁著《李善文选注引反语》

范宣字宣子著《仪礼音》、《礼记音》

刘昌宗著《诗注》、《三礼音》

葛洪字稚川著《要用字苑》、《抱朴子音》

韩伯字康伯著《易注》

习凿齿字彦威著《颜师古匡谬正俗引反语》

徐邈字仙民著《易音》、《尚书音》、《毛诗音》、《周礼音》、《礼记音》、《春秋左氏春秋谷梁传注》、《论语音》、《庄子音》

殷仲堪著《常用字训》

范宁字武子著《春秋谷梁集注》

张湛字处度著《列子注》

宋

周续之字道祖著《毛诗序义》

徐广字野民著《史记音义》

谢灵运著《山居赋》自注

刘昫字延明著刘昫《人物志注》

何承天著《纂文姓苑》

崔活字伯渊著荀悦《汉纪音义》

裴松之字世期著《三国志注》

孙检裴駰《史记集解》引反语

裴駰字龙驹著《史记集解》

颜延之字延年著《诰幼》

戴凯之字庆豫著《竹谱》

徐爱字长玉著潘岳《射雉赋注》

庾蔚之字季随著《礼记略解》

诸诠之著《百赋音》

陈国武著《司马相如赋音》

齐

顾欢字最怡著《堂诰》

刘瓛字子珪著《易系辞义疏》、《毛诗序义》

张融字思光著《海赋》自作音

梁

邹诞生著《史记音》

贺瑒字德珪著《礼记新义疏》

褚仲都著《易义》

刘峻字孝标著《世说新语注》

王僧孺李贤《后汉书注》引

刘昭字宣卿著《司马彪续汉志注补》

何胤字士季著《毛诗说》

陶弘景字通明著《本草经集注》、《黄庭经注》

阮孝绪字士宗著《文字集略》、《正史削繁音义》

皇侃著《礼记义疏》

沈旋字士规著《尔雅集注》

崔灵恩著《毛诗集注》

梁武帝萧衍著《周易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

阳承庆著《字统》

梁简文帝萧纲著《老子讲疏》、《庄子讲疏》

周迁著《古今舆服杂事》

贾思勰著《齐民要术》

陈

沈文阿字国衡著《春秋左氏义疏》

周弘正字思行著《易义》、《老庄义疏》

旋乾著《尔雅音》

谢峤著《尔雅音》

顾野王字希冯著《尔雅音》

戚衮字公文著《周礼音》

臧兢著《范汉音训》

聂氏著《周礼音义》

阳休之字子烈著《韵略》

沈重字德厚著《毛诗音义》

王元规字正范著《春秋左氏义疏》

颜之推字介著《家训》

隋

萧该著《汉书音义》、《文选音》

杜台卿字少山著《玉烛宝典》

王劭字君懋《史记索隐》引反语

诸葛颖字汉著《桂苑珠丛》

刘炫字光伯著《毛诗述义》

包恺字乐和著《汉书音》

柳骀字顾言著《史记音解》

唐

陆元朗字德明著《经典释文》（周易音义、古文尚书音义、

毛诗音义、周礼音义、礼记音义、春秋左传音义、春秋公羊音义、春秋谷梁音义、孝经音义、论语音义、老子音义、尔雅音义）（按陆氏著书，实在陈时）

以上各家所著反切，其切组用字，虽或互有参差，而音类系统则仍有条不紊，故隋陆法言得斟酌采取，而成为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的完善韵书，从而可证《切韵》的综合性质。《广韵》则继《切韵》，而集诸家增字的大成，《广韵》卷首所载诸家增字及义理训释甚详，读者可参阅。

（二）《广韵》的又切与互见

《广韵》收字凡25329个，全书字下又切，凡3695条，如朴

漏或缺，全书互注又切，可得8041条（余迺永1975）。这丰富多采的又切，是汉语审音辨义的重要资料，一可考证古今语音分合的流变，二可探索古今词义分化的根源。《广韵》又切大都沿袭魏晋六朝之旧，反映字的文白异读和特殊变读。在文白异读中，又有声异、韵异和调异等系统的异读和古音残留的个别异读。在特殊变读中，又有声变、韵变、调变和连音变读的不同。如从文字方面看，它有形声字和俗体字的误读。在形声字的误读中又有一般误读和特殊误读。从词汇方面看，它有训读、异读和俗读。在异读中又有声异、韵异、调异和音异。训读有异音同义、双声同义和迭韵同义三种类型。从语义和语法方面看，它也有声异、韵异和调异之别。这令人眼光缭乱的又切现象，必须善于分析和运用。自汉魏以来，音义家对一字数音莫不搜集征引，尤以《经典释文》及《类篇》总汇最著。又切现象虽极其复杂繁冗，但不外表现声、韵、调演变分合之迹，并涉及语义、词性的分野。

这一字数音的又切，大体可分为音韵音和训诂音，两者虽在韵书和训诂书中有所混用，但各有所侧重，不难识别。韵书如《广韵》备日常语音之用，多以古今时地异读为主，这属音韵学之事。训诂书如《经典释文》，则临文诵读，因义而异，师说不同，音读随之而别，往往字形为此，而音读为彼，其中多有词义歧异。假借异文和经师读破，这些就字论音有非当时一般习用者，韵书往往不收，实际上都是训诂的珍贵资料，而非可作专门辨析音韵之用。如“女”有音为“汝”者，训诂音义所常见，而韵书的“女”则无“汝”音。但“女”的“汝”，古今音变有对应，而“汝水”的“汝”为“尔女”的“汝”，于文字为假借。以汝为女，是临文诵读时，通于此而不通于彼，并非处处可用，

在韵书则“女”为“女”而“汝”为“汝”，两者音义并无交涉，故音韵音和训诂音迥然不同。现检《经典释文》经师改读，多为韵书如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广韵》等所不收。其有收如“自败、败他”“美誉、毁誉”的音别的，大都古已有别或近代始分，为当时所习用。凡《经典释文》如字之读，即为当时习用的音，为韵书所备载，而各家破读的字，即不见于韵书。两者之别，六朝人知之甚明，故颜之推《家训》一书中，既有《音辞篇》，又有《书证篇》，两篇都论音韵，但前者说音韵音，后者是说训诂音，界域分明，由此人们也就可以明了《切韵》与《经典释文》编写体制的不同了。可是到宋代《集韵》便混而用之，凡训诂音中异文改读的字都认为与本字同音，滥列一处，作为重文，混淆音韵音与训诂音，读者应加区别。因此审音辨义，首先要以《经典释文》为中心，遍查汉魏以来经师音读和诸家反切；其次要以《广韵》为中心，遍查《切韵》系韵书以及《集韵》、《类篇》；第三以《古今韵会举要》为中心，遍查《五音集韵》、《洪武正韵》、《音韵阐微》；第四以《韵镜》为中心，遍查历代韵图所示音韵地位的变异。

字书中音义配合最佳者莫过于大徐本《说文解字》。徐铉能从错综复杂的东汉以来所传的音韵音和训诂音中择其与许氏解义切合的反切，一般不加又切。训诂音与音韵音的又切既繁，必然增加注释古籍时音义取舍配合的困难。我们可以历史发展规律为标准，由简到繁，按义变音衍的轨则，顺道“摸瓜”，凡遇一字有数音数义者，先据大徐本《说文》反切及其说解定其基调，然后据《类篇》的义项及其读音，参照《广韵》、《集韵》的读音和训诂，依照词义定其音读。在纷繁的词义解释中不宜专守一家，

而以在文句中文从字顺意义符合者为主。因词的释义无定，而词在文句中的意义却有定，以有定决无定，至为便当。这就是说要从文义定词义，不当混词义而害文义，文义当，则依其适应之音读之，不通则可改读。凡释词必须音义适合，文义顺洽，两者得兼，则说可信据无复疑义。如有疑难，则当活用音义，以就文义，万不可牺牲文义以就音义。过去凡释字之不妥者，大抵迁就字书音义。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字的音义无定，而文义则万不能无定。这是释字纲要，不可忽视。如“思”字《广韵》有三读：平读息兹切，训“思念也”，为动词；去读相吏切，训“念”也，为名词。《诗经》中的《邶风·终风》二章、《雄雉》三章、《郑风·子衿》二章、《秦风·渭阳》三章等的“悠悠我思”，《邶风·载驰》四章的“百尔所思”，“思”字并当训“念”，应读去声相吏切。又如“能”字，《广韵》有四读。平声二读：一读奴来切，训“三足鳖也，又兽名”；一读奴登切，训“工善也，又兽名，熊属……，亦贤能。”上声读“奴等切”，训“夷人语”；去声读奴代切，训“技能，又姓。”《广韵》分入哈登等代四韵。《诗·小雅·宾之初筵》二章：“各奏尔能”，“能”字毛传失说，郑笺朱传并合全句释为“各酌献尸，尸酢而卒爵也”，意颇晦曲。马瑞辰说“古者从善射为能”，则是取“技能”之义与“奴代切”之音，这才文从而字顺。

审音辨义为释字的正道，兹从余迺永校著《互注校正宋本广韵》序中所举四例选录于此，以供读者参考。

“冻”：屋韵庐谷切、普木切，沃韵：庐毒切，药韵：以灼切（据锡韵：郎击切、又音药补，《集韵》弋灼切收），铎韵：庐各切、匹各切。凡七切，分隶滂、来、喻三组。一入声而分屋、

沃、药、铎、锡五韵，于韵图分见外内两转，开合二呼，一、三、四各等，宕、梗、通三摄。庐谷、普木、庐毒、庐各俱训济南水名，匹各义为陂泽，殆水名之引申；弋灼、郎击注云贯众药名，是前五音之别义也。以形体言为一字，以声韵论即二文也，屋、沃、铎五音训同，屋铎二韵各分滂来二母。此泽声本读*p'1-，故入韵一分为二，方音来源不同，遂又二分为四之。

“泽”：东韵户公切。注：说文曰：“水不遵道，一曰下也。”又户冬、下江二切、又冬韵户冬切、江韵下江切又古巷切、绛韵古巷切，四注义同音近。虽谓陆君依一语为基，剖判黍累，必不可得也。幸切二东、冬、江三韵全帙具在。其东韵胡笼切泽，注：“水不遵道，一曰泽下也，出《说文》。”既无又音，冬江二韵亦失见，惟三韵各本，注同《广韵》耳。去声绛韵之音，殆又“梁益则平声似去”者乎？此法言归字，固有“揀选精切，除削疏缓，以论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之准则。张世禄《广韵研究》论各部之又音与互见说道：“一字异读，见于此韵，又见于彼韵。以明古今方语之转变，固矣。而字同音异，分隶数韵；又知数韵彼此之间，音读本不同，故一字互见，其异音得而显示，即此可以证明《广韵》二百六部，必各有差别。”其说虽巧，未足释义音何其多，词汇系统何其杂之疑。是《切韵》为音书，《广韵》音虽不易，已寝而为辞书也。

“芍”药韵市若切，注：“芍药。萧该云芍药，香草可食。芍，张略切。药，良约切。又芍陂，在淮南，七削切。又莲芍，县名，在冯翊，之若切。（本韵之若切失见。《集韵》职略切。芍，草名。一曰陂名。）又菟茈，草名。胡了切。”《唐韵》同，殆即所承。本注与全书义前音后之例异，颇著纂集之

迹。夫字书与韵书不同，字书以形系音，韵书依音别义。法言而后，王仁昫、孙愐之徒，增字加注，诸子经籍，方国名物，悉纂注中，参杂字书之体，又音之纠纷生焉。今惟每韵依字系音，务冀见一音而众音皆举。因音求义，得一义即诸义并陈，抑亦本书之旨趣也。

从上述论述可知音是有声语言，贯通汉字的形、音、义，必须以声音为枢纽，用声音统摄字形的发展和意义的变化，而不应三者平列齐观。清代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说道：“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这是符合汉语发展的训诂规律的。以声音为纲领，结合意义和形体，便对本义和引申义，本字和通假字的辨析和区分，特别对多义多音字的音义配合，可找出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做到精确，言之有据。

现以裘锡圭所著《辞源、辞海注音商榷》（1985）一文中摘取例证，以明又切重音的音义配合问题，如：

“矜”《辞源》“矜”字第一音为jīn，其旁所列《广韵》反切为“巨巾”、“居陵”二切，下收“矛柄”、“怜悯”等义项。按：“矛柄”为“矜”之本义，其字亦作“矜”。“怜悯”等为“矜”之假借义，其字一般不写作“矜”。《广韵》中“矜”（矜）字三见：平声真韵巨巾切矜小韵：“矜，矛柄也，又钅矜也，古作矜。”欣韵巨斤切矜小韵：“矜，矛柄，古作矜。”蒸韵居陵切矜小韵：“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样》借为矜怜字。”由此可知“巨巾切”、“巨斤切”为“矜”字本义之音，“居陵切”为假借义“矜怜”之音。“巨巾”、“巨斤”二切的今音皆为qín。“居陵切”的今音本应为jīn。所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等都给表示本义的

“矜”注qín音，给表示“怜悯”义的“矜”注jīn音是对的，《辞源》给它们都注jīn音是不对的，因“巨巾”、“居陵”二切，读音和所属之义都不相同，应加区别。

“疹”，《辞源》“疹”字第一音为tuō，旁列“讬何”、“他干”二切。义项(一)释曰：马病，见《说文》。后称疲极曰疹。《全唐诗》六一〇皮日休《上真观》：“褊褊风声疾，跼跼地力疹。”按tuō为“讬何切”的今音，“他干切”的今音应为tān。唐人用“疹”字多读他干切，《全唐诗》皮日休此诗“疹”字下注“音滩”二字。《辞源》只给“疹”字注tuō而不注tān音，是不妥当的。又《广韵》讬何切的“疹”字有“马病”、“力极”二义，他干切的“疹”字只有“力极”一义。据此，“马病”和“力极”实应分为两个义项，前者只注tuō一音，后者则注tuō、tān二音。

“窳”，《辞源》“窳”字第一音为jiào，旁列“匹兕”、“居效”二切（后一切见《集韵》），义项(一)释曰：地窖。《周礼·考工记·匠人》：“囷、窳、仓、城、逆、墙六分。”注：“窳，窖也。”《辞海》“窳”字只注jiào一音。按：jiào为“居效切”之今音。《集韵》去声效韵居效切教小韵：“窖、窳，《说文》地藏也，或作窳。”《释文》注《考工记·匠人》说：窳，刘古考反，依字当为窖，作窳，假借也。”由此可知，古人是把读“居效切”的“窳”看作“窖”的异体字或假借字的。从“窳”和“窖”的声旁来看，它们本来应该是不同音的两个字。《说文·穴部》：“窳，窖也。从穴、卯声。”又“窖，地藏也。从穴，告声。”把它们当作两个同义字。这种“窳”字显然不能读“居效切”，而应该读“匹兕切”，今音为pào。《辞源》、

《辞海》只给“窳”字注jiào音而不注pào音，是不妥当的。（严学窘按：“窳”读“居效”、“匹兒”二切，韵同声异，是上古复声母**kp'*—的分化。）

“亢”，《辞源》把“亢”字的“星名”这一义项收在gāng音之下。按：当星名讲的“亢”在古代有数种读音。《释文》注《尔雅·释天》当星名讲的“亢”字说：“音刚，又口浪反，或户刚反。”《康熙字典》、旧《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等只给当星名的“亢”注相当于“口浪切”(kāng)的音。不知优选的标准为何？《辞源》只取gāng而不取kāng，是不妥当的。《辞海》说当喉咙讲的“亢”通“吭”，但是“吭”的喉咙一义注háng音，“亢”的喉咙一义则只注gāng音，这也是不妥当的。《集韵》平声唐韵寒刚切就小韵以“亢”为“吭”的异体，“寒刚切”的今音即háng。既说“亢”通“吭”，就应该给它加注háng音。

“𡗗”，《辞海》“量”字第一音为liàng，义项⑤释曰通“𡗗”，双。《晋书·阮孚传》：“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但是“𡗗”字只注liàng一音。这也是不妥当的。“𡗗”是当“双”（指鞋）讲的“两”的后起分化字，读音本有上声、去声两种。《诗·齐风·南山》“葛屨五两”句《释文》：“两，王肃如字，沈音亮。”《广韵》上声养韵良奖切两小韵、去声漾韵力让切亮小韵都有“𡗗”字，义同。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七：“或问曰：今人呼屨、舄、屐、屨之属一具为一量，于义何耶？答曰：字当作两。《诗》云‘葛屨五两’者，相偶之名，屨之属二乃成具，故谓之两。两音转变，故为量耳。”可知通“𡗗”的“量”不读“两”的本音，而是读去声的。

“坩”，《辞源》据《广韵》指出当尘土讲的“坩”同“坩”。但“坩”注bèn音，“坩”注fèn音，无从相“同”。《广韵》去声愿韵蒲岡切（bèn）坩小韵：“坩，尘也，亦作坩。”《辞源》既指出“坩”同“坩”，就应该给“坩”字的尘土一义加注bèn音。

“抓”，《辞源》“抓”字注zhāo、zhuā二音，旁列“侧交”（平声肴韵），“侧绞”（上声巧韵），“侧教”（去声效韵）三切。“爪”字注zhǎo（侧绞切）一音，义项（一）释曰：复手持取，见《说文》。爪，俗字作“抓”。按：“抓”在古代有与“爪”同音的“侧绞切”一读，《辞源》已列出，既说“抓”就是“爪”的俗字，给“抓”字注音的时候就应该注出跟“侧绞切”相应的zhǎo音。《辞源》在“抓”字的第二义项之末说：“（一）、（二）两义古俱读zhǎo”，这“古俱读zhǎo”可以改为“本读zhǎo、zhāo等音。”

从上举裘文所述例证看来，《辞源》、《辞海》取音配义上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辞源》在遇到一个字的现代读音跟传统读音不符合的时候，或采用现代读音，或采用由传统读音折合的今音，并无严格的规律，这种情况不仅难以给读者释疑解惑，还会搅乱音变体系和规律，导读者入歧途。现在要求读者自己寻求音义配合之道，这首先必须将字的形、音、义三者贯通起来，了解其词形、本义和原音，掌握变易、孳乳的迹象，辨析其本字、通假字、本义、引申义的区别，先明确本义，由本义申述引申义，以本义权衡假借义。汉字特别甲金文形体结构常蕴蓄着古代的词义，就形体以推求本义，由本义以通引申义，并配合音变因素，从而说明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发展脉略，掌握词义系统，论

释词义，这是行之有效的释字方法。

大抵文字初产生的时候，它的意义常常是比较单纯的，可是到后来一字多义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人们为了识别字义的发展变化，就把它分成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本义是造字时所赋予的原始的词义，有的取之于形象，有的取之于声音。引申义从本义而来，在应用上，本义一般不如引申义来得普遍，引申复引申，一义可引申到数义或十几个意义，其中有与本义相距甚远的，但有线索可寻。假借义是指因种种原故被借为它字之用而产生的意义，它跟本义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种被借为它字用的字，一般称为通假字，又称假借字。十三经诸家引经异文，约4500字左右。凡所谓异文，大都是假借及别字，而十三经合计只6544字，可见通假运用之多。如果加上从先秦到两汉子史百家的异文，则更超出此数，所以为先秦两汉语词释义，还要研究解决文字通假问题。这产生于我国古代文献口传耳授的师说不同，金石铭刻和竹木草纸以及传抄刻本的差异。古篆、虫鸟篆、小篆和汉代分隶，六朝别字的变化无方，以致书体无定，凡声音可通者，都可以假借。现存的古文物如甲骨、彝器、秦汉碑碣、古籍如群经诸子，《史记》、《汉书》同音通用之字，触目皆是，所以一词异形者甚多。

总之以声音为关键，从历代切语、韵书出发，进行文字的训释，是基于语言是有声语言的认识，在古籍注释的释义上，不能不考虑循义定音和循音统形，才能更好地解决形音义贯通和配合的问题。

循义定音即根据同意相联，音可相承的原则，突破汉字形体的障碍，从义和音结合成词的特点，据义系联，即意定音，如

“城”这个词的原始意义，实际上是综合地概括了“边陲”和“屏藩”这两个意义，因“陲”和“屏”的读音与“城”有关。城读*djəŋ，陲读*dwjəŋ，屏读*bjəŋ，其中有共同的词根元音ə，一为双声词根*djə，一为迭韵词根*əŋ。这就是章太炎《文始》叙例中所说的“一义所函，辄兼两语”。即从汉语的构词规律，得以循义定音，凡意义相联的词，往往语音有同从一词根分化的关系。这就要综合历史文字学，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音学三方面考察，才能有所认识。

循音统形，是从文字通假上去寻求本字本义，用古音通假的原则来统驭许多不同的字，这是近三百年来在方法上的最大贡献。这是因为考证学者们根据古今通假的原则，发掘了大量的假借字，摆脱了字形的束缚，从古音寻求本字本义，把古文字当作有声语言来处理，从而把训诂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诗·豳风·七月》：“八月断壶”。毛传：“壶，瓠也。”原来“壶”是“瓠”的假借字，“瓠”即“壶芦”的合音，“壶芦”即“葫芦”，这样释义，就比较准确了。我们如果能够大量收集古音通假字和古书异文字，按“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的原则，加以分析综合，就不难得出规律性的条例，不仅可以准确释义，且可为考求古方言积累资料。

(三) 《广韵》后加字考略

《广韵》讹字衍文经周祖谟以诸本校讎，刊正甚多。现按《广韵》体制于加字不当或用韵不妥者辨识如下：

哈韵部末“𪔐”昌来切一字为增加字，“昌”属穿母，于韵例不合，可删。

海韵“𪔐”昌给切一字为增加字，于韵例不合，止韵“𪔐”诸市切，当为后来变音。惟徐鉉、徐锴本《说文》同音“昌改”切，是增加又在孙愐、李舟之前。又“𪔐”，夷在切，喻母，不合韵例，亦增加字。止韵，“𪔐”，羊已切，音以，惟鉉音夷在切，锴音夷采切，其增加在孙愐以前。又“𪔐”，与改切，亦增加字，《韵镜》未录，又“𪔐”如亥切，亦增加字，与韵例不合，曹本作奴亥切，与乃字音同，误。又“𪔐”普乃切，《韵镜》置帮母下。

代韵“𪔐”古盖切，“盖”在泰韵，陈澧《切韵考》订作“苦溉切”。

之韵部末“𪔐”，士之切，“𪔐”，侯留切，二组音本不同，《说文篆韵谱》二字并侯之切，并为一组，非。𪔐为床二，𪔐为床三。又“𪔐”，丘之切，《切韵考》云与“𪔐”字去其切音同，“𪔐”，式其切，与“𪔐”字书之切音同，两者均增加字，不录。

止韵末“𪔐、𪔐”二字乃里切，与韵例不合，为增加字。

拯韵“𪔐”，丑拯切，“𪔐”，其拯切，“𪔐”色𪔐切，为增加字，因韵首自称无韵切，音蒸上声。

职韵末“𪔐”，丁力切，又丁六切，与“𪔐”，竹力切同音，为增加字。又韵末“𪔐”，亡逼切，“𪔐”、“𪔐”，昌力切，均增加字。又韵中“𪔐”，许拯切，与“𪔐”况逼切音同，亦增加字。又“𪔐”、“𪔐”二字属合口，而借唇音字为切，《韵镜》“𪔐”录开口图内，𪔐域入合口图内是。

齐韵部中“賁”字，祖稽切，《广韵》诸本作“相稽切”，与“西”字先稽切音同误，今从徐鉉。又部末“𩇛”、“移”二字为增加字，与韵例不合，“娃”，“睦”亦增加字。

霁韵末“𩇛，泥，𩇛”三组均增加字。

支韵末“𩇛”，子垂切，与“剂”字遵为切音同，为增加字，子垂切又疑为云垂切之误，𩇛又之壘切，同为照母可证。

纸韵“𩇛”，墟彼切，切语不同类，疏。又部末“企”丘弭切，与“跬”字丘弭切音同，“跬”借用开口呼为切，不妥。

寘韵部中“賁”，彼义切与“臂”卑义切音同；“𩇛”，披义切与“譬”匹赐切音同。“𩇛”，平义切与“避”毗义切音同，皆用韵之疏，今知“臂、避、譬”当为一类，而“賁、𩇛、𩇛”当别为一类。又“倚”于义切与“缢”于赐切音同，倚、缢二字又已见纸韵，此虽不在韵末，亦为增加字。又韵末“𩇛”，居企切与“寄”字居义切音同，又重见此韵，亦增加字。又“𩇛”字，卿义切，与“企”字去智切音同，“𩇛”又已见四纸，为增加字。

迥韵“迥”字宜订正为“户颖切”，张本户顶切与“𩇛”胡顶切音同，顾本曹本又作户顷切，但顷在静韵，徐鉉户颖切，颖亦在静韵，均误。又部中“茗，𩇛，𩇛”三字均开口呼，而用合口呼迥字为切，是用韵之疏。

锡韵部末“𩇛”字，丑历切，与韵例不合，为增加字。

清韵部中“营”余倾切，“余”为“于”之误，属喻三。部末“𩇛”，息营切，用合口呼为切，为用韵之疏。

劲韵部中“𩇛”界政切，界当作卑，《集韵》卑正切可证。

昔韵部末“碧、𩇛、𩇛、𩇛、𩇛”五组均后人妄增。本韵合

口呼无唇音字，碧当附“辟”下；无舌声字，“菓”当附“隻”下；无齿声字，“曼”当附“鼗”下。

戈韵部末“𦍋、𦍇、伽、佉、迦、𦍈、𦍉、癰、𦍊”均增加字，于例不合，徐锴篆韵谱以唐李舟《切韵》为正，凡韵中为《说文》所有者，皆依韵目次之，如茄、枷字次于九麻，𦍈字次于去声三十九过。今《广韵》八戈部末即有之，明为宋时增加字。又本韵分四等误。

果韵部末“爸”，捕可切，可在三十三哿，误，当作捕火切。“𦍈”，作可切，可亦出韵误，当作作火切。

过韵部中“𦍈”，干过切，与“𦍈”字粗臥切和部末“𦍈”七过切音同，均增加字。又“𦍈”字，安贺切，属三十八箇，误移入此。

泰韵部末“𦍈”，七外切，与“𦍈”粗最切音同，为增加字。

祭韵部末“𦍈、𦍇、𦍈、𦍇、𦍈”均增加字，于例不合。如“𦍈”牛例切，与“𦍈”鱼祭切音同；“𦍈”丘吠切，吠在二十废，误增。

寒韵部末“𦍈”字，乃官切，“官”字在二十六桓，此桓韵增加字，误入此。

曷韵部末“𦍈”字，矛割切，明本、顾本作予割切，均误，于例不合，不知音理者妄加。

缓韵部末“𦍈”，薄满切，《广韵》诸本作蒲旱切，𦍈字属二十三旱韵，惟徐铉不误。“𦍈”，莫旱切，误与上同，当作莫伴切。部末“𦍈”，辞纂切，辞属邪母，于韵例不合，聚声亦与本韵远隔，为不知音理妄加。“𦍈”，奴但切，但字在二十五

旱，当收隶。

换韵“半”，博幔切，《广韵》诸本作博慢切误，慢字在三十谏，今从徐鉉。

末韵“緼”，子括切，与“𦵏”，姊末切音同，虽不在韵末，亦增加字。

仙韵末“𦵏、焯、𦵏、𦵏”均增加字。

猕韵“𦵏”狂尧切，与“圈”渠篆切音同，𦵏又已见二仙，此增加字。韵末“𦵏”字，士免切，与“撰”字士免切音同，亦增加字。

缘韵部中“𦵏”，吉掾切与“眷”居倦切音同，本一音，误分二纽，当并合。“变”，彼眷切，为开口呼，当作彼彦切，此用韵之疏。韵末“便、𦵏、𦵏、𦵏、𦵏、𦵏”六纽均增加字。

薛韵部中“𦵏”丘謁切误，謁在十月，当作丘謁切。部中“𦵏”方别切与“𦵏”字并列切音同，为增加字。又“𦵏”字，於悦切与“𦵏”乙劣切音同。亦增加字，又“𦵏”字，姝雪切与“𦵏”字昌悦切音同，其下已有“𦵏”字，此又重见于韵末，为增加字之最粗疏者。

灰韵部末“𦵏”臧回切，明本顾本曹本藏回切，与“摧”字昨回切音同，误。

贿韵“𦵏”陟贿切，知母；“𦵏”，于罪切，喻母，与韵例不合。为不知音理者妄增。

队韵部末“𦵏”字胡辈切，与“𦵏”字胡对切音同，𦵏字又见八微，此为增加字。

脂韵部中“𦵏”，式脂切，《广韵》诸本式之切误，之字在七之。又“𦵏”字，渠追切，此韵已有“𦵏”字，渠追切，“𦵏”

字不当又渠追切，《玉篇》、《类篇》、《集韵》“逵”，“葵”皆不同音，则非传写误分，实以“葵”字无同类的韵作切语，而借用不同类的“追”字，又“推”字，《广韵》诸本作义佳切，误，今从小徐作春佳切。

旨韵“罪”字，徂累切，累字在四纸，误。又“癸”字，居谏切，癸，谏不同类，此用韵之疏。部末“跬”，止姊切，与“旨”职雉切音同，为增加字。

至韵部末“值”字，火季切与“瞞”字香季切音同，此增加字。

痕，很，恨入声开口呼阙部，仅“乾”组下没切五附没部，《切韵指南》以痕、很、恨，乾相承，则以“乾”为“痕”的入声可证。

没韵“爰”字，土骨切与“突”字他骨切音同，虽不在部末，亦增加字。

欣韵韵目本作二十一般，明本顾本同，张本曹本作欣，宋人讳“殷”字改之。

隐韵部中“臻”，仄谨切二，“𪔐”初谨切一，二纽为臻部上声字附此部，当改隶。

迄韵“讫”，《广韵》诸本“居乙切”误。“乙”属五质，小徐作居乞切是。

淳部字有窜入真部的“𩇛”，於倫切，“筠”为贗切，“困”去倫切均应移入本部。又“斌”府巾切，“贫”符巾切，“珉”武巾切亦本部字，与“砗”普巾切为同列，应改用“均”字为切语下字，移入本部。本部字有应移入真部的“趣”，渠人切，人属真部。

准韵部中“𨾏”字而尹切与“𨾏”字而允切音同，为增加字。本韵部字有窜入軫部的“𨾏”，渠殒切，“殒”，于敏切，“𨾏”，眉殒切等三组应移入本部。又本部字有应移入軫部的“𨾏”，弃忍切，“𨾏”，兴肾切，“𨾏”，𠂔𠂔切，“𨾏”，珍忍切等四组，忍、肾、𠂔均軫部字。

稊韵部字有窜入震部的“𨾏”字，九峻切，峻在本部，当彙录。

木韵字有窜入质部的“𨾏”，所律切，“𨾏”，鄙密切，“𨾏”，房密切，“𨾏”，美笔切，“𨾏”，于笔切五组，均应移入本部。

先韵部中“𨾏”开口呼，用合口呼布玄为切，是不知音理者所改，当依《说文》布贤切。韵末“𨾏”，崇玄切，属床母二等字，于韵例不合，为增加字。

铤韵部中“𨾏”，开口呼，用合口呼薄法为切，是用韵之疏。

霰韵“𨾏”，黄练切与“𨾏”胡甸切音同，误，应从徐锴篆韵谱作“黄甸切”。

真韵部首“𨾏”为照三字，用照二字侧邻为切，是用韵之疏。本韵有自諄部窜入的“𨾏”，於伦切，“𨾏”，为𨾏切，“𨾏”，居筠切，“𨾏”，去伦切，皆为改其反切，其反切已改各字，如“𨾏”，府巾切，“𨾏”，符巾切，“𨾏”，武巾切，均应改用“均”字为切，移入諄部。

軫韵部中“𨾏”（渠殒）“𨾏”（于敏）“𨾏”（眉殒）三组自准部窜入，当移入准部。

震韵“𨾏”，初𨾏切，为臻韵去声字，附此。韵末“𨾏”，

羌印切与“𩇛”，去刃切音同，为增加字。“𩇛”，九峻切，峻在稭部，当移入。

臻韵上，去声未立部，“𩇛”，仄谨切，“𩇛”，初谨切，附十九隐，当逐录。

质韵“密”，美毕切误，《玉篇》、《篆韵谱》均作美笔切，当据改。又“𩇛”，于笔切，“𩇛”，所律切，“笔”，鄙密切，“𩇛”，房密切等都是从术部窜入，当改入术部。本韵部末“𩇛、𩇛、𩇛、𩇛、𩇛”五组均增加字。

唐韵“傍”，步光切，傍为开口呼，用合口呼“光”字为切，为用韵之疏。傍之去声蒲浪切，入声“泊”，傍各切均开口呼，应改用开口呼。

宕韵部中“𩇛”，补旷切，“𩇛”为开口呼字，而用合口呼旷字为切，“𩇛”，苦谤切，“𩇛”为合口呼字，而用开口呼“𩇛”字为切，皆用韵之疏。本韵末“汪”乌浪切，与“𩇛”乌浪切音同，此亦用韵之疏。《集韵》“汪”，乌旷切，为合口呼，与“𩇛”字实不同音，当从之。

铎韵部中“郭”，古博切，“博”，补各切，各为开口呼字，而“郭”为合口呼字，而用“博”字为切，为用韵之疏，当作古廓切。又韵末“𩇛”，卢获切，来母，“𩇛”，祖郭切，精母，按本部合口呼四声相承，均无来母精母，此为不知音理者妄加。

阳韵部中“王”，雨方切，本韵“狂”字。巨王切，“强”巨良切。则王与良不同类；“方”字，府良切，王既与良不同类，则亦与方不同类，是知“王字切语用方字，为用韵之疏，当作雨匡切”。

养韵“往”于两切，“纒”居两切，“犷”居往切，则往与两不同韵类，往字切语用两字疏。部末“驛”，俱往切与“犷”居往切音同，为增加字。“𩇛”毗养切，为讹俗字，亦必后人所加。“𩇛”初丈切与“𩇛”字初两切音同，为增加字。

漾韵“况”许访切，“𣎵”居况切、“疆”居亮切，况与亮不同类，“访”，敷亮切，况与访亦不同类。况字切语用访字疏。“迂”，於放切，“狂”渠放切，本合口呼，用开口呼为切；“防”，符况切，本开口呼，用合口呼为切，疏。

药韵“缚”，符覆切，本开口呼而用合口呼为切，疏。这由“𩇛”，忧缚切，“𩇛”，丘缚切。“𩇛”，许缚切，“𩇛”王缚切等皆用开口呼可证。

厚韵部末“𩇛”仕垢切，本韵无床母，当为“在垢”之讹。

鍾韵在“恭”字下云：陆以恭𩇛𩇛等入冬韵非也，是由唐初功令冬鍾同用，抄韵者并合为一所致。

肿韵“𩇛”，职勇切与“肿”之陇切音同，当从曹本作矢勇切，非增加字。

用韵“𩇛”，𩇛用切，与“𩇛”而用切同音，为增加字。

尤韵部中“𩇛”，去秋切，当是幽韵字，误移入此，《七音略》内转四十图即入幽韵。

有韵“𩇛”，芳妇切，与“恒”字芳否切音同，“𩇛”义已见六脂五旨，此为增加字。

冬韵上声阙部，字少附入肿韵：《广韵》“𩇛”，都鵬切，注云此是冬韵上声，又“𩇛”字，莫𩇛切，皆冬韵上声字。

宵韵“𩇛”，甫遥切，“𩇛”，甫娇切，二纽相连，本一组误分两组，宜合为一，甫遥切。又“𩇛”，弥遥切，“𩇛”，武瀛

切，二纽相连，亦一组误分两组，宜合为一，作弥遥切。

小韵“褱”，方小切与“表”，𦏧矫切音同，本一条误分为两切。又部末，“藁”，平表切与“縹”字敷沼切音同，为增加字。又“藁”，平表切与“縹”，符少切音同，当为一组，而误为两切。

笑韵部末“翹”，巨要切，与“嶠”渠庙切音同，为增加字。又“饶”，人耍切，亦增加字。又部中“庙”，眉召切，与“妙”弥笑切音同，当为一音而误分两组。

合韵部末“滄”，士合切，床母，于例不合，属增加字。又“𠵽”字，乌答切，与“𡗗”字，乌合切音同，亦增加字。

榛韵部中“𨔵”，纪念切与部末“兼”古念切音同，应以“古念切”为是。

帖韵部末“𨔵”字，先颊切，与“𨔵”苏协切音同，为增加字。

谈韵部末“𨔵”，昨三切与“𨔵”昨甘切音同，为增加字。

敢韵韵，赏敢切，审母三等字，于例不合，为增加字。

盍韵“𨔵”字，仓杂切，“杂”字在二十九合，误入此。又“𨔵”字，居盍切，与“𨔵”字古盍切音同，为增加字。又“𨔵”，章盍切，照三字，于例不合，妄加字。

蟹韵部末“𨔵”丈夥切，“夥”怀丁切，“扮”花夥切，“𨔵”，求蟹切等于例不合，皆增加字。

卦韵部中“卦”，古卖切，“卖”，莫懈切，“卦”字切语用“卖”字疏。又“𨔵”字，士懈切，张本曹本作“七懈切”误。又部中“𨔵”，方卦切与“𨔵”方卖切音同，为增加字。又“𨔵”字，匹卦切，“𨔵”，傍卦切，以平上声相承求之，亦当

是开口呼字。

皆韵部末“𡵓”，乙皆切，与“揆”字乙谐切音同，《玉篇》、《类篇》、《集韵》“𡵓”作乌乖切是。

怪韵末“𡵓”字他怪切，又云《说文》五怪切，按明本顾本五怪切与“𡵓”字同音，“𡵓”又已见八未，此为增加字。

耕韵“𡵓”字，北萌切，与“滨”字布耕切音同，此增加字。

麻韵“𡵓”字，乞加切，与“𡵓”，苦加切音同，此增加字。

禡韵部末“𡵓”，古骂切，与“𡵓”古骂切音同，此增加字。

夬韵部首“夬”字，《广韵》诸本作“古卖切”误。“卖”在十五卦，此应作“古迈切”，徐锴不误。部末“𡵓”仓夬切，不合韵例，为增加字。

废韵“肺”字《广韵》诸本作方废切，方废双声，不可为切，今从徐铉作芳废切。

删韵，“𡵓”，奴还切，于例不合，应从二徐作“女还切”。又韵末“𡵓”，可颜切，与“𡵓”字丘姦切音同，为增加字，《集韵》“𡵓𡵓”同音可证。

潜韵“𡵓”，《广韵》诸本奴板切，于例不合，今以徐铉作“女板切”。韵末“𡵓”，雏𡵓切，与“𡵓”字士板切音同，为增加字。

锺韵部末“𡵓”，而辖切，于例不合，为增加字。

愿韵“𡵓”，芳万切，与“𡵓”字芳万切音同，于例不合，不知音理者妄增。

山韵“鰓”，古顽切，顽在二十七删，《说文篆韵谱》鰓在删韵，是徐锴移入。韵末“戡”，昨闲切，已见本韵士山切又昨闲切，此为增加字。

衲韵部末“扮”字，哺幻切，“鰓”字，古幻切，幻字切语既借用辨字，故知为增加字。

黠韵“媼”乌八切，与“軋”乌黠切音同，媼见合口呼，而借用开口呼为切，是用韵之疏，当作乌滑切。又“𩑦”，五骨切误，骨字在十一没，应作五滑切。

梗韵“影”，於丙切，用丙为切语，於韵例不合，用韵之疏。又“猛”，莫幸切误，幸在三十九耿，又“𠵿”字，古猛切，𠵿字无同类之韵，故借用猛字，又韵末“𠵿”，苦矿切，与矿字韵同类，知为增加字。又“省”字，所景切，於例不合，用韵之疏。又“打”字，德冷切，“冷”字，鲁打切，两字切语互用，与此韵字不相系联，且其平上去三声皆无字，而此二字皆已见四十一迥，为增加字。

映韵《广韵》作敬韵，是宋人讳敬字而改。韵末“𩑦”，乌横切，与“蝗”字韵同类，为增加字。又“𩑦”，他孟切，明本顾本作池孟切，与“𩑦”字除更切音同。

陌韵“𩑦”，乙白切，与“𩑦”一就切音同，𩑦下又有“𩑦”字，知为一字重出，为增加字。又“𩑦”，测戟切，“𩑦”山戟切，用戟字为切疏。又“𩑦”，弼戟切，合口呼，用韵之疏。

幽韵部中“𩑦”，力幽切，“𩑦”，山幽切，“𩑦”，子幽切，于例不合，均增加字。

赚韵部末“喊”字，呼赚切，与“𩑦”火斩切音同，为增加字。

范韵“范”字防泛切，张本、曹本防𩇛切，泛在去声六十梵，后人改用𩇛字。

乏韵“𩇛”，丑法切，于例不合，为增加字。

鉴韵“𩇛”字下注云：“音黯去声”，无切语，不合通例，且黯去声，则当在五十七陷，与五十三嫌韵的黯字，相承不当，此字已见五十三槛，为增加字。又“𩇛”字，子鉴切，用纽之疏。

𩇛韵“𩇛”，鱼欠切，“𩇛”，许欠切，“𩇛”亡剑切，欠剑二字皆在六十梵，此韵皆僻字，故借用，按“𩇛”应作“𩇛”。

业韵“𩇛”，余业切，于纽不合，为增加字。

(四) 《广韵》反切折合示例

现代汉语审音工作的注音，订音和正音，都离不开《广韵》反切。

从注音来说，现在新编字典、辞书都要比照《广韵》反切，注上普通话——北京音的读法，这可以丁声树编录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作为查考普通话的字音、用为注音的依据。不过这本手册所收的字仅常用字六千左右，以今音为主，把古代的音韵地位——《广韵》反切所表现的语音系统注在后面，收字有限，而又切又少。大量不常用而用《广韵》反切或直音注音的字，就需要依据汉语语音历史的演变规律，结合反切上下字和被切字北京音变情况，找出对应规律，细心审辨，才能折合出现代北京音，用拼音字母注上。

从订音来说，古代字书、韵书里一字异读的现象繁多而复杂，《广韵》又切又音字数量很大，在一字异读里，有区分意义、词性或构词的不同而异读的，这就要分别折合北京音，注上汉语拼音字母，至于那些大量没有区分意义、词性或构词的一字异读里，有的是反切用字不同，而读音无别，这只要折合注音即成。可是有不少反切用字不同而读音有别的，其中有表现古今音异的。如《广韵》“闭”，博计切，掩闭；《说文》“闔门也”，去声，霁韵；方结切，闔也，塞也，又博计切，入声屑韵。有表现各地方音的，如《广韵》：“爹”，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上声，哿韵；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平声，麻韵。这都需要订音，分清主次，进行规范，并保存古今异读，以备读者使用。

从正音来说，正音是指误读而需要加以订正的。如当做“没有”讲的都读méi，误读成“沉没”的“没mò”音；“供给”的“给jǐ”误读成“送给”的“给gěi”；“一曝十寒”的“曝pù”读成“暴动”的“暴bào”。这种由误读而产生的异读，都要加以清理，规范正音，不过这种误读中，有的“习非成是”，也就不必改从原来的读法。如：

“滑稽”的“滑”可读huá，不必改读gǔ；

“土著”的“著”可读zhù，不必改读zhuó。

总之审音工作旨在清理汉字读音的误读，混乱和芜杂，要求规范，订立标准，使用确切。

从《广韵》读者来说，要了解反切折合今音方面的问题，现从《辞源》、《辞海》摘取反切折合今音不妥例（裘锡圭1985）如下：

“昊”，《辞源》注jù、xù二音。jù的相应反切是入声锡韵

“古闾切”。按北京话入声消失后，入声字的声调变化没有严格的规律。因此，为口语中不用的入声字今音定声调，往往会遇到困难，“昊”的声母属见母，见母入声字的声调以变为阳平者居多，《广韵》收入古闾切郛小韵的字如“澳、黠、郛”，现代的字典、词典都注jù音，那末跟这些字同反切的“昊”字，当然也应该读为jù，《辞源》注为jù，缺乏理由。不能认为“昊”的反切下字“闾”，现在读去声来决定“昊”字今音的声调，因为“闾”的声母属溪母，见母和溪母的入声字，声调变化的情况并不一致。

“会”，《辞海》“会”字第二音为kuai，下收两个义项：①总计。见“会计”、“要会”。②姓，汉代有会稽。第三个音为gui，下收一个义项：盖子。《仪礼·士虞礼》：“命佐食启会。”郑玄注：“会，合也，谓敦盖也。”又词条“会稽”的“会”也注gui音。按：《辞海》给“会”字注的kuai、gui二音，它们的反切是“古外切”，今音应为gui。但《广韵》去声泰韵古外切“倅”小韵所收的字，凡是现在尚在使用的，北京话绝大部分都读kuai，如“倅、脍、狻、郛、浍”等，只有“倅”和“剑”读gui。《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倅”音kuai，“剑”有gui、kuai二音。会稽的会和当盖子讲的“会”，既然本来跟会计的“会”一样也读古外切，现在完全可以跟会计的“会”一样也读为kuai，没有必要分读两音。至于用作姓氏的“会”，《广韵》读“黄外切”，应读hui。

“莠”，《辞源》给本读“而证切”的“莠”注rèn音。按“而证切”的今音应为rèng。《广韵》去声证韵而证切小韵的第一个字是“认”，“认”字有“而证”、“而振”两音，后一音

见《广韵》去声震韵而振切小韵，这才读rèn。《辞源》失误。

“𦵏”，《辞海》音wàn。按《广韵》“𦵏”字音“亡范切”，微母上声仍读上声，不必根据反切下字“范”字今音声调“浊上变去”读wàn，而应读wán。

“仄”，《辞源》给本读“阻力切”的“仄”字注zé音，按“仄”是庄母入声字，入声消失后，庄母入声字多数读阳平，但“仄”字却读去声，《现代汉语词典》注上zè音是对的。

从上文引证来看，审音工作首先要掌握古今音变特点和规律，如：

(1) 声母的演变多受韵的介音（开合、等第）以及声调的影响，

(2) 韵母的演变多受声母发音部位的影响，

(3) 声调的演变多受声母清浊的影响。

其次要掌握《广韵》反切折合现代普通话——北京音的方法。从《广韵》反切读音到北京音的演变中，有的从北京音读被切字的反切上下字就可得正确的读音。如，《广韵》清塞音、擦音和塞擦音的不送气与送气在北京音仍旧，就可直接读出正确的北京音，如：

“旦” dàn, 得 dé 按àn 切

“苏” sū, 素 sù 姑gū 切

“劝” quàn, 去 qù 愿yuàn 切

但是绝大多数字从今北京音读反切，不能直接得出正确的北京音，必须改变切法，辗转折合，才可得出符合北京音的实际读音，否则“牛头不对马嘴”，面目全非。因此必须熟悉折合方法，现简述条理如下：

声母

1. 唇音字要从反切上字的轻唇来定被切字为唇音字，再根据反切下字的重唇来定被切字为重唇字，并按反切上字的属于非敷奉微定为相应的帮滂并明，如：

“苗” miáo, 武 wú 漉 biáo 切

“阪” bǎn, 扶 fú 板 bǎn 切

“醅” pēi, 芳 fāng 杯 bēi 切

“奔” bèn, 甫 fǔ 闷 mèn 切

2. 舌上音二、三等知组有些字拿舌头端组做反切上字，端母字也有用知母字做反切上字的，这就要把反切上字分别读成相应的zh、ch或d、t，如：

“椿” zhuāng, 都 dū 江 jiāng 切

“撑” chēng, 他 tā 孟 mèng 切

“爹” diē, 陟 zhì 邪 xié 切

3. 齿头音字今北京音读z、c、s声母作反切上字的，如反切下字的韵母是细音，必须改为j、q、x。如：

“酱” jiāng, 子 zǐ 泉 quán 切

“青” qīng, 仓 cāng 经 jīng 切

“啸” xiào, 苏 sū 吊 diào 切

反之有些反切上字读j、q、x的，则要求依据反切下字的韵母的洪音来改反切上字为z、c、s，如：

“醉” zuì, 将 jiāng 遂 suèi 切

“仓” cāng, 七 qī 冈 gāng 切

“桑” sāng, 息 xī 郎 láng 切

4. 正齿音庄、章两组的被切字和反切上字，今北京音多数不

同，象崇母字逢古平声今读ch，逢古仄声今一般读zh，只有上声止韵和去声志韵读sh，必须注意折合。如：

“锄” chú，士shì 鱼yú 切

“助” zhù，床chuáng 据jù 切

“事” shì 组chú 吏lì 切

5. 牙音被反切字和反切下字读细音，而反切上字读g、k、h洪音的字，要依据反切下字韵母属于细音这个条件，来改变g、k、h为相应的j、q、x，如：

“绛” jiàng，古gǔ 巷xiàng 切

“愴” qiān，苦kǔ 闲xián 切

“孝” xiào，呼hú 教jiào 切

反之被切字和反切下字读洪音，而反切上字则是读细音j、q、x，这就要依据反切下字韵母属于洪音这个条件，来改变为相应的g、k、h，如：

“归” guī，举jǔ 韦wéi 切

“窥” kuī，去qù 随súi 切

“毁” huǐ，许xǔ 委wēi 切

疑母字折合时，用反切下字的韵母作为被切字的读音，只有齐齿呼的少数字加上n声母，如：

“艾” ài，五wǔ 盖gài 切

“艺” yì，鱼yú 祭jì 切

“五” wǔ，疑yí 古gǔ 切

“牛” niú，语yǔ 求qiú 切

6. 影母喻三和喻四母字今北京音都读零声母，可直接把反切下字的韵母认作被切字的读音。同时这类反切上字有阴平阳平的

标志作用，不必按反切下字改调，如：

“乌” wū, 哀āi 都dū 切

“盐” yán, 余yú 廉lián 切

“雨” yǔ, 王wáng 矩jǔ 切

7. 日母字今北京音读，其止摄日母消失的被切字读音可以直接把反切下字的韵母加上卷舌而成。如：

“然” rán, 如rú 延yán 切

“而” ér, 如rú 之zhī 切

8. 全浊声母字今北京音被切字是仄声（去声）不送气而用平声（阳平）送气作反切上字，便要改变，切为不送气。反之，今北京音被切字是平声（阳平）送气而用仄声（去声）不送气作反切上字，便要改变，切为送气。如：

“度” dù, 徒tú 故gù 切

“忌” jì, 渠qú 记jì 切

“头” tóu, 度dù 侯hóu 切

“权” quán, 巨jù 员yuán 切

韵母

1. 开口和合口字今北京音被反切字的开合有些和反切下字不同，尤以唇音和泥来两母字比较突出。如：遇到反切上字是唇音而反切下字是合口的，就要把反切下字的u介音去掉，才能切出被切字的正确读音。如：

“拜” bài, 博bó 怪guài 切

“潘” pān, 普pǔ 官guān 切

“蛮” mán 莫mò 还huán 切

如遇到反切上字是b、p、m声母，反切下字是üan, ün韵母，就

要改撮口呼为齐齿呼，才能切出被切字的正确读音。如：

“边” biān, 布 bù 玄 xuán 切

“变” biàn, 彼 bǐ 眷 juàn 切

“敏” mǐn, 眉 méi 殒 yǔn 切

如遇到反切上字是 b、p、m 声母，而反切下字今读齐齿，这就要把反切下字的齐齿改为开口，才能切出被切字的正确读音。

如：

“巴” bā, 伯 bó 加 jiā 切

“怕” pà, 普 pǔ 驾 jià 切

“椶” māng, 莫 mò 江 jiāng 切

2. 今北京音 f 母只拼开口呼和合口呼的 u 韵，不拼齐齿呼、撮口呼和 u 韵以外的合口呼。如遇反切下字是合口的，就要去掉 u 介音，改为相应的开口，反切下字是撮口的，u 韵改为 u 韵，u 介音就改为相应的开口。如：

“斐” fěi 敷 fū 尾 wěi 切

“父” fù, 扶 fú 雨 yǔ 切

“烦” fán, 附 fù 袁 yuán 切

还有微母作反切上字虽有若无，但有指示被切字读为合口和阳平调作用，如遇反切下字是 u 韵母、ü 韵母、ü-介音韵母和开口韵母的，都应当读合口零声母，其下字是平声的，则改为阳平调。

如：

“无” wú, 武 wú 夫 fū 切

“务” wù, 亡 wáng 遇 yù 切

“晚” wǎn 无 wú 远 yuǎn 切

“吻” wěn 武 wú 粉 fěn 切

3. n、l两母只拼ei韵而不拼uei、uai两韵，这就要注意被切字应属哪一呼。如：

“雷” lēi, 鲁lǔ 回huēi 切

“内” nèi, 奴nú 对duèi 切

4. 凡一、二、三等有的韵母因古声母不同而分化为今北京音几个韵母的，其被切字与反切下字往往今韵母不同，被切字的今韵母要根据古声母发音部位的不同来折合。如：

“达” dá, 唐táng 割gē 切

“咸” xián, 胡hú 谗chán 切

“缕” lǚ, 力lì 主zhǔ 切

还有止摄支、脂、之三韵依声母分化为不同的韵母，使被切字和反切下字不能直接拼合，这也要根据声母的不同，把反切下字的 i 韵改为i〔-ɿ〕韵。如：

“子” zǐ, 即jǐ 里lǐ 切

“雌” cǐ, 此cǐ 移yí 切

“私” sī, 息xí 夷yí 切

还有今北京音zh、ch、sh、r四个声母只拼开口呼、合口呼，不拼齐齿呼、撮口呼。因此反切上字是zh、ch、sh、r，反切下字即使是齐齿呼、撮口呼，被切字也应读开口呼或合口呼。如：

“滞” zhì, 直zhí 利lì 切

“试” shì, 式shì 吏lì 切

“初” chū, 楚chǔ 居jū 切

“戍” shù, 伤shāng 遇yù 切

“展” zhǎn, 知zhī 演yǎn 切

“贍” shàn, 时shí 艳yàn 切

“专” zhuān, 职zhí 缘yán 切

“川” chuān, 昌chāng 缘yán 切

“珍” zhēn, 陟zhì 邻lín 切

“仁” rén, 如rú 邻lín 切

“征” zhēng, 陟zhì 陵líng 切

“整” zhěng, 之zhī 郢yǐng 切

反之遇反切下字是zh、ch、sh、r声母，被切字和反切下字读细音，则要求把反切下字的洪音改为细音，如：

“利” lì, 力lì 至zhì 切

“易” yì, 以yǐ 豉chǐ 切

“俱” jù, 举jǔ 朱zhū 切

“裕” yù, 羊yáng 戍shù 切

“琰” lián 力lì 展zhǎn 切

“延” yán 以yǐ 然rán 切

“缘” yuán, 与yǔ 专zhuān 切

“圈” juàn, 渠qú 篆zhuàn 切

“邻” lín 力lì 珍zhēn 切

“印” yìn, 於yú 刃rèn 切

“允” yǔn, 余yú 准zhǔn 切

“令” lìng, 力lì 政zhèng 切

“性” xìng, 息xī 正zhèng 切

声调

1. 平声字根据古声母的清浊分化成北京音的阴平、阳平两

类，但被切字在声调的阴平阳平上，常跟反切不合，因而不能直接折合。反切上字跟被切字的声母既然相同，那末，古平声字今读阴平或阳平，则可由反切上字的清浊决定，折合而成。

如：

“刊” kān 苦kǔ 寒hán 切

“壇” tán, 徒tú 干gān 切

“推” tuī, 他tā 回huí 切

“齡” lín, 卢lú 昆kūn 切

“心” xīn, 息xī 林lín 切

“居” jū, 九jiǔ 鱼yú 切

“祈” qí, 渠qú 希xī 切

2. 上声字也根据古声母的清浊分化成两类，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变上声，全浊声母变去声。所以古上声的今声调也由反切上字的清浊决定，上字是古清声母和次浊声母，被切字今读上声，上字是古全浊声母，被切字今读去声。如：

“狗” gǒu, 古gǔ 厚hòu 切

“苦” kǔ, 康kāng 杜dù 切

“厚” hòu, 胡hú 口kǒu 切

“杜” dù, 徒tú 古gǔ 切

“乃” nǎi, 奴nú 亥hài 切

“亥” hài, 胡hú 改gǎi 切

3. 入声字古次浊声母今读去声，古全浊声母大体变阳平，只有少数变去声的，古清声母字今音读阴平上声、去声的都有，现尚不确定其条理。因此古入声字逢浊声母今调类可以由反切上字决定，上字是次浊声母读去声，上字是全浊声母大体读阳平，但是

上字是清声母，就不易看出调类，这只有从同音字来推出，或从今北京音实际读法归类。如：

“噎” yē 乌 wū 结 jié 切

“节” jié 子 zǐ 结 jié 切

“铁” tiē 他 tā 结 jié 切

“屑” xiè 先 xiān 结 jié 切

关于字音不明，甚至《广韵》无可考的字，需要细心考求，才能订出正确的读音。首先查找反切，从魏晋以后以至唐末六百年间，各家造有反切。唐初，音义类的书载有魏晋以后音切的，以《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文选注》为最主要，仅《经典释文》所取汉魏六朝音切，凡230余家，此外如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殷敬顺《列子释文》、董冲《新唐书释音》、史炤《通鉴音注》等均收有反切。诸家反切用字，虽或有参差，而音类系统则有条不紊。字书韵书中，除《玉篇》和《切韵》系韵书外，它如《类篇》、《礼部韵略》、《韵会举要》、《龙龕手鑑》、《字汇》、《字汇补》等的音切，都有利于查找反切。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同志为“匣”字订音作出了范例，“匣”字原是山西省“匣”河镇的名称，依照晋南方言的音，应读kē，他查出《龙龕手鑑》注的“苦合反”，经多方证明是一个有根据的音，正符合kē的读法，而《韵会举要》、《洪武正韵》、《康熙字典》、《辞海》等书所订的“邬感切”是个缺乏根据、大有问题的音。在今天普通话里，“匣”应当订音为kē，不应当读àn。这个范例启示我们要认真细致为读音可疑或杂样的字订音，粗枝大叶，会毫无所得。

其次要查韵图，宋人等韵图如《韵镜》、《七音略》等本在

说明反切，订音时遇反切不能得其究竟者，往往可于韵图上得其指归。如《广韵》“域、洫”二字，依反切下字属开口，等韵图则属合口，这是按实际语音表现于图内的。还有以洪细而论，凡《广韵》一韵内兼具二类三类者，反切字常纠缠不得其解，如送韵三等字的反切与一等字通用，“风”，冯贡切，按“贡”属一等，而等韵图“凤、讽”为三等，则送韵一、三等界划显然。因此，一字的反切不能定其开合洪细的，借韵图可以辨明。另外利用分等来观察各韵部间主要元音的关系及其分配，订音时往往可求得源和流。

再其次要查谐声。按照谐声字的原则，凡同一声符的字，应同音或音近。如“堡”，有的地方把耕地或翻地叫堡，从声符，应读fǎ；又如“埭”，有的地方把畦叫埭头，从声符，应读lún。但也不能完全根据这个原则去推，因有音变现象存在。如“晒”，从西声，可是“敬祈晒纳”的“晒”则读为shēn。如遇读音有疑或未详的字，订音时先要分析偏旁，定其所从，是会意的话，则从异体以考其音，是形声的话，则从主谐字，比合谐声，以求这字得声之原，复由经籍异文，以窥其声音通转之迹，两者交相为用，大体不远。不过主谐字常有多读，如：“差”有“义宜、初佳、初加、仓何、咨邪、初皆、楚嫁”等切；“乐”有“逆角、力照、鱼教、力角、历各”等切；“辟”有“补弭、必郢、母媿、匹智、毗义、匹计、博厄、必益、匹历、蒲历、必历、宾弥”等切。主谐字这样多的反切，除字异音同和即义定音外，其歧音的音又要联系被谐字，取决多数，或取用被谐中的冷僻字，以订其音。还有《说文》未见，谐声不易辨认的，则可旁考《玉篇》、《韵集》，求其偏旁所从。如《广韵》洽韵，“映”字，

候夹切，从甲声或从夹，不易辨别，考之《玉篇》，这字列入甲部，是知从甲夹声了。

至于古难字词读音的订定，也是读者应该了解的，古难字词一般是指现代汉语不再通行使用的字词，它们在汉语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其形、音、义逐渐失传。这只有依据汉语音韵历史的演变规律，在留下的韵书，古书注疏、字典、辞书等工具书中应以《广韵》的反切为主要的根据，必要时辅之《音韵阐微》，并参考《康熙字典》、《大汉和辞典》、《中文大辞典》等注音。难字、词中，如遇只有一种读法的字，其订音方法是：“字词归类，同类同音，易字代表，难字相从。”如《论语·雍也》“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这要按“觚”字归类，“觚”字在《广韵》属上平声，模大韵，孤小韵，同类同音的字有“孤、菰、觚、沽、箍……”等，现以易读字“孤”为代表，“孤”音gū，故“觚”字从而亦读成gū。如遇《广韵》未收的难字词，则可查考《康熙字典》、《音韵阐微》等书，辗转求其读音。如《孟子·梁惠王上》“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按“觫”字《广韵》未收入，《康熙字典》引《集韵》作“苏谷切”，《音韵阐微》“苏屋切”，故“觫”字可确订为sù。

在难字、词中又有异读字，只有一个意义，却有二种以上读法。这可能由古今音或方音并存所造成，应当要加以规范，取其一而舍其它。取舍的原则可从本声符字、多数字或习见字的读音。如苏轼《石钟山记》：“而山上棲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按“鹘”字有三种读法，分属三类：一是户骨切，属入声，没太韵，搯小韵；二是古忽切，没大韵，骨小韵；三是户八切，属入声，黠大韵，滑小韵，现从形声关系看，“鹘”该

从骨声古忽切读成gǔ。

在难字、词中，还有异读词，只是字形相同，其读音可按词义分别归类处理。如李白《蜀道难》“砅崖转石万壑雷。”按“砅”字指水击山崖声，披冰切，属平声，蒸韵，该读pēng。另外砅又同沥义，力制切，属去声，祭韵，该读成lì，但与此毫不相涉。

（五）《广韵》讹夺举正

首先谨录周祖谟《广韵校本序》中语，以资发凡：

“考《广韵》之作乃据唐本《切韵》纂录而成，虽经陈彭年、邱雍等校讎刊正，其中错乱乖谬之处尚多。就全书体制而言，则有以下数端：一曰体例不一。例如反切依例当列于本字训释之末，而间有列于训释之前者；注文所出又音称‘又某某二切’，间有作‘又某切又某切’者。张本虽依例校改，亦未能尽。二曰解说有误。韵书初制，本依音系字，取便寻览。每字之下，仅粗具训释而已。及孙愐著《唐韵》，乃详姓氏，解名物，援引凭据，注文渐繁。后来作者，务求详备，仓卒写就，难免讹误。《广韵》因承唐本之旧，遂亦以讹传讹。如哿韵左字下谓触龙为秦人，侯韵侯字下谓侯儒复姓豎侯是也。三曰误记书名。如虞韵黠下引《通俗文》误为《风俗通》，遇韵等下引《广志》误为《广雅》是也。四曰引书割裂。如引《释文》、《山海经》等书每每节取改易，甚至文义不全，难以理解。五曰抄撮古书全与字义无关。如号韵施下“狗足施毛”乃《尔雅·释兽》文，鱼韵

下“鑿耳之杰”乃左思《魏都赋》文，皆非“施”、“鑿”义训，引犹不引。如此之类，自唐韵已然。校记中间亦注明，用祛疑惑。其无碍文义者，则不复一一考证，以免繁琐。

至于书中文字讹夺音义错乱者尤多。论形体，则有字体不正，于音义不合者；有本非一字，误合为一者；有本为一字之讹体，误分之二者；有此字之或体误属于他字之下者。论声音，则有反切又音讹误者；有形讹而别作一音者；有字本不误，因纂者所据之旧音反切文字有误而别出一音者；有抄写错行，于音不合者；有字音与谐声偏旁不合而为纂集之误者。论义训，则有与古书不合者；有形音不误，而义训乖谬者；有承前代字书之误，以两字之义合并于一字之下者；有同纽之内上下文字脱夺，以至注释相乱者。今于形体则审其音义及隶变草变正讹之例，别考字书，以正其误。于声音则辨别谐声，并参考隋唐以前之反切定其然否。于义训则根据声音形体交相证发，并寻绎古书之训释，以正其疏失。凡有校改，皆标记书上。非有确证，不敢妄下雌黄。”（周祖谟《问学集》第923—924页）

次录葛信益《张氏泽存堂本广韵异读字形讹举例》，以资改正：

（1）平声东韵鑿，力中切，鼓声，俗作鑿。又冬韵鑿，力冬切，鼓声。

按：鑿字力冬切，与金声绝不谐。段玉裁校本改作鑿，甚是。今从东韵鑿字注“俗作鑿”字看，冬韵鑿字下体“金”即“銓”之形讹。又《集韵》冬韵卢冬切字作鑿，不省，均可证《广韵》冬韵鑿即鑿字之讹。《广韵》冬韵此字与东韵鑿字因异读分列后而形讹，如不加考证，则不易认出是异读字了。

(2)平声鐘韵逢，符容切，值也，迎也。又江韵逢，薄江切，姓也，出北海，《左传》齐有逢丑父。

按：《说文》有逢字，无从牟声的逢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字亦误作逢。”考宋洪适《隶释》卷十曰：“司马相如云：乌获逢蒙之技，……古今人表有逢于何数人。左传有逢伯陵、逢丑父。东汉有逢萌，皆作逢迎之逢。”洪氏说颇详尽。可证逢是讹体。因“逢”讹为“逢”遂使本同形体的异读字变成不同形体的两字。

(3)平声支韵策，姊宜切，鸟喙。又策，遵为切，《广雅》云：石针也。上声纸韵策，即委切，注云：上同(觜)，《说文》：识也，一曰藏也。

按：《说文》此字作策，从此束声。《广韵》泽存堂本纸韵策，古逸丛书本、巨宋本支韵策，纸韵策，字皆从束声，误。

(4)平声鱼韵寢，人渚切，假寐也，又如与切。上声语韵寢，人渚切，楚人呼寐。去声御韵寢，依倨切，假寐也。

按：鱼韵寢字讹误。《集韵》鱼韵作寢，与《说文》合。《广韵》语、御二韵字亦不误。考王三(故宫影印本《刊谬补缺切韵》)鱼韵此字亦讹同《广韵》，知其误已久。《广韵》鱼韵寢字下虽注有又音，指语韵人渚切寢字，但字形各异，如不订正讹体，则使人不知为异读矣。

(5)平声虞韵藟，羊朱切，上同(藟)。入声屋韵藟，余六切，茂也。

按：虞韵藟，从青得声，不得羊朱切。考《集韵》此字作

“𪔐”，甚是，与屋韵𪔐为异读字。《玉篇》𪔐，庚俱切，又音育。可能即《广韵》收虞、屋二韵之所本。总之，虞韵𪔐，实是讹体，并非𪔐字或体。但是余乃永君之《互注校正宋本广韵》（1980年修订本，台北联贯出版社出版）则误认𪔐，𪔐为或体，乃于虞韵羊朱切讹体𪔐字下补一𪔐字，注云：“上同”，又于屋韵余六切下补一𪔐字，注云：“上同”。此实大错，乃不审𪔐字既从青声，怎能读羊朱切，又怎能读余六切！

（6）平声模韵𪔐，仓胡切，皮皴恶也。上声语韵𪔐，七与切，皴𪔐皮裂。

按：语韵𪔐，宋小字本（巾箱本）、巨宋本均作“𪔐”，与切三，王一（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王二（故宫内府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王三均合，与《广韵》模韵𪔐亦合。泽存堂本作“𪔐”误，而这个本子此字的注释用字不误。

（7）平声模韵桴，落胡切，黄桴，木可染也。上声姥韵桴，郎古切，木名，可染缁。

按：姥韵桴，北宋本、古逸丛书本作“桴”，与《说文》合，亦与王二合，与《广韵》模韵桴字同。泽存堂本作“桴”误。王二此字又讹作“桴”。惟王二此字注又有“又力胡反”可据补。又王一、王三模韵桴注均有“又力祖反”四字，亦可据补。惟“力祖”之“祖”王一讹作“祖”。又考“桴”字，与模韵“桴”字形误异，而与入声末韵郎括切“桴”字及薛韵力辘切“桴”字误同。

（8）平声哈韵𪔐，祖才切，水名，出蜀。又𪔐，昨哉切，水名。

按：《玉篇》水部只有“澱”字，别无栽声之“澱”。《集韵》哈韵将来切及墙来切两字均作“澱”，而将来切之澱下注云：“水名，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澱。”考切三、王一、王三哈韵亦均无栽声之“澱”，可知作“澱”乃是后出的讹体。

(9)平声真韵鄰，力珍切，水在石间，亦作磷，又力刃切。去声震韵劑，良刃切，水在石间。

按：劑，段玉裁校本改作鄰，是。《集韵》去声二十二稊韵良刃切正作鄰，与真韵同字。

(10)平声魂韵𦏧，都昆切，上同(𦏧)上声莽韵𦏧，都礼切，《埤苍》云：舜弓名。

按：𦏧，《玉篇》作𦏧，注云：“又丁礼切。”与莽韵𦏧为异读字。王三魂韵𦏧，注云：“又或作𦏧。”均可证《广韵》𦏧是讹体。

(11)平声桓韵𦏧，在丸切，𦏧补。去声翰韵𦏧，则盱切，衣好貌。

按：桓韵𦏧，巨宋本作𦏧，《集韵》亦作𦏧，均与《玉篇》𦏧合。《广韵》泽存堂本，古逸丛书本因讹从示旁，遂误与上声旱韵藏早切训祭之𦏧形同，而与本是异读字之去声翰韵则盱切从衣旁之𦏧的字形反而不同。

(12)平声仙韵𦏧，巨员切，曲角。去声线韵𦏧，居倦切，《尔雅》云羊属，角三𦏧𦏧。郭璞云𦏧角三匹。入声烛韵𦏧，居玉切，曲角。

按：《说文》𦏧，曲角也。从角𦏧声，巨员切。《玉篇》

𦵏，居转切，又音权。《广韵》烛韵𦵏字注释与仙、线二韵𦵏字同，字形恐亦𦵏之讹体。考唐诸家《切韵》烛韵居玉反下尚无𦵏字，可证𦵏是后出讹字。又查《集韵》、《类篇》字又讹作𦵏。

(13)平声仙韵𦵏，以然切，相顾视也。去声线韵𦵏，七绢切，更视见貌。《说文》作𦵏，相顾视而行也。又弋绢切。

按：《说文》𦵏，从目从𦵏，𦵏亦声，于线切。《玉篇》𦵏，余连切，重文作𦵏。《广韵》本《说文》、《玉篇》收平去二声。惟平声仙韵字讹作𦵏。考《说文》“𦵏，安步𦵏𦵏也”，“𦵏，长行也。”殆为二字。周祖谟同志《广韵校本》所附的校勘记𦵏下云：“当作𦵏，𦵏即𦵏之别体，见《说文》。”周说“当作𦵏”之“𦵏”，误，应从《说文》作“𦵏”，即从𦵏，不从延。《广韵》仙韵字讹从延，则使读者不知与线韵𦵏为异体字了。线韵注引“《说文》作𦵏”之“𦵏”，当作“𦵏”。“又弋绢切”，线韵以绢切无𦵏字。

(14)平声肴韵𦵏，古肴切，秦𦵏，药名。又𦵏，匹交切，药名。平声尤韵𦵏，居求切，秦𦵏，药名，又居由切。

按：肴韵古肴切“𦵏”，《集韵》作“𦵏”注云：“俗作‘𦵏’，非是”。《广韵》段校把“𦵏”改作“𦵏”，认为与脂韵、尤韵训“远荒之地”的“𦵏”为一字，非是。“𦵏”与“𦵏”不同训，当非一字。周《广韵校本》校勘记155页“𦵏”字条乃误从段改，并说“𦵏亦𦵏字之误”，实不妥。而余乃永书152页对于“𦵏”字又沿周之误，并在“𦵏”字旁打一“×”号，又在书的下眉说：“𦵏又（脂韵）渠追（尤韵）巨鳩二切”。案余氏说实误。古肴切之“𦵏”实与匹交切、居求切之“𦵏”为异

读字，而与脂韵渠追切、尤韵巨鳩切之“茆”非一字，不应混淆。

又尤韵甘注“又居由切”这个又音问题很复杂，我有另文详说，这里从略。

(15)平声肴韵晃，於交切，目深。上声巧韵晃，於绞切，深目。

按：《集韵》爻韵於交切官之或体作“𦉰”，巧韵於绞切官之或体亦作“𦉰”，可证《广韵》肴韵“晃”及巧韵“晃”均即“𦉰”字之讹体。《广韵》段校本校作“𦉰”亦可证。晃、𦉰本是两个同形异读字，因形体讹变各异，如无《集韵》佐证，很难知它们是异读字了。

(16)平声肴韵聾，五交切，不听也。又五劳、语彪二切。豪韵聾，五劳切，不听。又五交切。幽韵聾，语虬切，聾取，鱼鸟状。又五苞切。去声号韵聾，五到切，聾𪛗，鱼鸟状也。

按：号韵聾，集韵作聾。注“聾𪛗”，《集韵》作“聾𪛗”。段校亦改作“聾”及“聾𪛗”，并说“见《吴都赋》”。可证《广韵》作聾，讹误，因而与肴、豪、幽三韵字不同形了。

(17)平声尤韵瞠，丑鳩切，失意视貌。入声锡韵瞠，他历切，失意视貌。

按：《说文》瞠，从目脩声，他历切。别无脩声之“瞠”。考王一、王二、王三尤韵此字均作“瞠”，注均有“又他狄反”四字，可据补《广韵》。又考《玉篇》瞠，敕周、他狄二切，《集韵》尤、锡二韵此字亦均作“瞠”。均可证《广韵》尤韵作

“鵙”，讹误。

(18)平声侵韵𦣻，丑林切，私出头视也。又丑鵙切。去声沁韵𦣻，丑禁切，私出头视。

按：侵韵“𦣻”是“𦣻”之讹体，《说文》此字从见彤声。沁韵此字正作“𦣻”，与侵韵此字为异读字。又侵韵此字注“又丑鵙切”正是指去声沁韵丑禁切。而周校本把“又丑鵙切”之“鵙”误为“鵙”，于是在校勘记中说此字平声“尤韵丑鵙切下即作𦣻”，错了，应改为“沁韵丑禁切下即作𦣻”才对。

(19)平声盐韵𦣻，一盐切，含怒也。又鱼检切。上声感韵𦣻，五感切，含怒貌。又𦣻，胡感切，𦣻害，恶姓也。

按：盐韵𦣻，《玉篇》、《集韵》均作𦣻，与《说文》合。《玉篇》𦣻注乌帘、五感、鱼检三切。《广韵》盐韵此字注“又鱼检切”之音，即指琰韵鱼检切，但鱼检切下无𦣻字。而王一、王三鱼检反均有此字（惟王三字讹作𦣻），并各注有“又乌兼反”一音。“兼”即“帘”之讹，“乌帘”即盐韵“𦣻”字之音。

又考感韵𦣻亦讹字，《集韵》、《类篇》均作𦣻，是。又此字注“恶姓”，王一作“性恶”，王三作“恶性”。

(20)平声添韵𦣻，丁兼切，衣领。又丁颊切。入声叶韵𦣻，陟叶切，《说文》曰：衣领耑也。又帖韵𦣻，他协切，衣领。

按：添韵“𦣻”，北宋本、古逸丛书本、巨宋本及元泰定本均作“𦣻”，与《说文》合，也与叶、帖两韵字同。而泽存堂本

讹作“恠”，因而与叶韵丑辄切及叱涉切之“恠”误同。

(21)上声董韵懵，莫孔切，心乱貌。去声嶝韵懵，武亘切，闷也。

按：嶝韵“懵”是讹体，王一、王二、王三均作“懵”是，与董韵“懵”为异读字。

(22)上声止韵𦏧，床史切，绳履。又马韵𦏧，户瓦切，青丝履，又绳履。

按：𦏧，𦏧均系𦏧之讹体，《说文》𦏧，从系户声，《玉篇》𦏧亦入系部，均可证。《集韵》止韵字亦讹作𦏧，马韵字作𦏧，不讹。

(23)上声尾韵穰，浮鬼切，稻紫茎不粘也。又扶畏切。去声至韵穰，秦醉切，稻禾粘也。又未韵穰，扶涕（涕）切，稻不粘也。

按：至韵“穰”，《玉篇》作“穰”，与《说文》合，与尾、未两韵字同，作“穰”讹误。

(24)上声贿韵梅，武罪切，贪也。又海韵梅，莫亥切，贪。

按：海韵“梅”，王二、王三均作“梅”，与贿韵“梅”字同，作“梅”讹误。

(25)上声准韵𦏧，丘尹切，束缚。又吻韵𦏧，丘粉切，《左传》云无勇𦏧之束缚也。

按：准韵“𦏧”，《玉篇》作“𦏧”，与吻韵“𦏧”字同。又考《左传·哀公二年》原作“𦏧”。《说文》𦏧，从鹿困省声，籀文作𦏧。《集韵》淳韵俱伦切𦏧，束也，或作𦏧。《玉篇》、

《广韵》之𩇛，盖即𩇛之省。

(26)上声产韵𩇛，士限切，《书》传云见也。《说文》云具也。去声线韵𩇛，七恋切，见也，具也。

按：线韵“𩇛”讹，《集韵》七恋切作“𩇛”（“𩇛”是“𩇛”之或体），与《说文》合，也与《广韵》产韵字同。由于讹作“𩇛”因而与山韵士山切训“𩇛恶骂也”之“𩇛”误同。

又𩇛注“七恋切”之“七”，古逸丛书本、元泰定本、明经厂本均作“士”，均与王二、王三、《唐韵》合。“七”是讹字。

(27)上声猕韵𩇛，以转切，小风。去声线韵𩇛，以绢切，再扬谷，又小风也。

按：线韵𩇛，以绢切，与允声不谐。考其训释既与猕韵𩇛字义同，则此𩇛盖即𩇛字之讹。又考《玉篇》风部另有𩇛字，徒外切。《集韵》泰韵徒外切亦有𩇛字（《广韵》泰韵无）。可证𩇛字当从允声，读徒外切。而线韵以绢切之𩇛当从充声，与猕韵为异读字。

(28)上声篠韵𩇛，乌皎切，远也，隐也，《说文》：冥也。去声啸韵𩇛，乌叫切，窅𩇛，幽深貌。又音沓。

按：啸韵“𩇛”《说文》作“窅”，从穴皃声。啸韵“𩇛”字误。篠韵“𩇛”字不误。

(29)上声荡韵𩇛，苦朗切，大也，又丘广切。《说文》又口谤切。又𩇛，丘晃切，大也，宽也，怨也。

按：丘晃切“𩇛”，元泰定本作“𩇛”，与《说文》合，与

苦朗切“𩚑”同字。泽存堂本讹。

(30)上声寢韵𩚑，士痒切，𩚑𩚑，丑貌。又𩚑韵𩚑，丘广切，𩚑丑。

按：𩚑韵“𩚑”，《集韵》作“𩚑”，与寢韵“𩚑”同字。𩚑韵作“𩚑”，讹。

(31)上声寢韵𩚑，力稔切，𩚑然，作色貌。又感韵𩚑，卢感切，面黄丑。《说文》曰：面𩚑𩚑也。又力稔切。去声勘韵𩚑，郎紺切，面色黄貌。

按：勘韵𩚑，《说文》作𩚑，与寢、感二韵𩚑同字。勘韵作“𩚑”，讹。

(32)去声至韵𩚑，脂利切，怒也。又𩚑，陟利切，怒也，恨也。

按：脂利切“𩚑”，北宋本、宋小字本、巨宋本均作“𩚑”，与陟利切字同。泽存堂本作“𩚑”讹。《集韵》至韵二字均作“𩚑”。

(33)去声至韵𩚑，矢利切，𩚑志。入声屑韵𩚑，徒结切，忘念。

按：至韵“𩚑”王二作“𩚑”（即“𩚑”字之残），《玉篇》、《集韵》作“𩚑”，与《说文》合，也与屑韵𩚑字同。考《说文》：“𩚑，忘也”。泽存堂本误注“志”字，北宋本、宋小字本、巨宋本、古逸丛书本均作“忘”，是。

(34)去声至韵𩚑，乙異切，贪也。又志韵𩚑，於记切，贪也。又音乙。入声质韵𩚑，於笔切，贪也。

按：志韵“𩚑”，王一、王三均作“𩚑”，与至韵及质韵

“𦘒”字同，本是异读字。《广韵》志韵作“𦘒”，形讹。

(35)去声霁韵𦘒，都计切，姓也，《汉书·王莽传》有中常侍𦘒倅。又祭韵𦘒，征例切，古人姓。

按：祭韵“𦘒”字讹，《集韵》此字作“𦘒”，是，与《广韵》霁韵字同。又霁韵𦘒注“𦘒倅”之“倅”，《唐韵》作“恠”，与《汉书·王莽传》合。

(36)去声霁韵𦘒，子计切，妇人束小髻也。又音祭，音节。去声祭韵𦘒，子例切，露髻。又音霁。入声屑韵𦘒，子节切，《说文》曰：束发少小也。又薛韵𦘒，姊列切。《说文》曰：束发少小也。

按：霁韵“𦘒”，《玉篇》、《集韵》均作“𦘒”，与《说文》合，也与祭、屑、薛三韵字同。《说文》“𦘒”，从彤𦘒声。《广韵》霁韵“𦘒”，误从截声。又考余乃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对截声之“𦘒”不认为形讹，反而对祭、屑、薛三韵𦘒声之“𦘒”字字旁各划一“×”号，认形误，真是以不误为误。

(37)去声祭韵𦘒，征例切，妇孕病貌。又𦘒，余作切，妇人病胎。

按：祭韵“𦘒”，《集韵》作“𦘒”，是，与《广韵》余制切字同。

(38)去声泰韵𦘒，黄外切，除殃祭也。又古外切。又𦘒，古外切，福祭。

按：泽存堂本黄外切字讹作从衣旁的“𦘒”，因而与本韵古外切的𦘒字（《说文》曰：带所结也）形误同，反而与本是异读字的本韵古外切训“福祭”的“𦘒”字形误异。各本黄外切的字

从示旁不讹。

(39)去声队韵𦣻，滂佩切，向曙色也。入声没韵𦣻，普没切，明旦日出貌。

按：队韵𦣻，王二及《唐韵》均作𦣻，与《玉篇》合，也与没韵𦣻字同。王二队韵𦣻注云：“又音普没反。”《广韵》队韵字讹作𦣻，误与尾韵及海韵从月旁的𦣻字同。

(40)去声啸韵𦣻，火吊切，《说文》云：悲意也。入声职韵𦣻，所力切，小怖貌。

按：啸韵𦣻，王二及《唐韵》均作𦣻，与《说文》合，也与职韵𦣻字同。

(41)入声烛韵𦣻，陟玉切，枝上曲，一曰斤柄。又觉韵𦣻，直角切。《尔雅》云：拘𦣻谓之定，𦣻，锄也。拘音劬，本亦作斫𦣻，𦣻，陟玉切。

按：觉韵𦣻，从手旁，讹。《玉篇》、《集韵》均作𦣻，从木，均与《说文》合，是其证。因讹而与烛韵的𦣻形异，遂使读者不知其为同形之异读字。王三烛韵有𦣻，觉韵尚无此字。

(42)入声烛韵𦣻，神蜀切，姓也，梁四公子‘𦣻𦣻之后。又职韵𦣻，与职切，麦𦣻。

按：烛韵𦣻，唐诸家《切韵》无。段氏改为𦣻，与《玉篇》合，也与职韵字形同。由于烛韵字讹为从戈声的𦣻字，遂使二字形误异。

(43)入声铎韵𦣻，在各切，地名，在蜀。亦姓，出《苍颉篇》。又昔韵𦣻，秦昔切，地名，在蜀。

按：铎韵𦣻，王三作𦣻，与《说文》合，也与昔韵字同。

(44)入声麦韵煨，下革切，烧麦。又锡韵榦，胡狄切，钟榦。又胡老切。

按：“煨”与“榦”均系“榦”之讹。考麦韵“煨”王一作“榦”，与《说文》合。锡韵“榦”，《玉篇》、《集韵》均作“榦”。再从注中又音考订：王—麦韵此字注“又胡的反”，“胡的”榦注“又胡老切”的“老”字实即“革”字之讹，王三锡韵此字注作“又胡革反”，《玉篇》此字“又胡革切”均可证。查周校勘记认为锡韵此字注“又胡老切”四字当删，非是。

(45)入声叶韵箴，山辄切，扇也。又洽韵箴，山洽切，扇之别名。箴上同。又蓬，七洽切，行书。

按：洽韵“蓬”，王三作“箴”，与叶韵及洽切之“箴”同，又“七洽切”之“七”王三作“士”，巨宋本、古逸丛书本亦作“士”，泽存堂本“七”字误。

末录汤炳正《广韵订补叙利》（见《制言》半月刊21期），以资参考。

今日欲订补《广韵》，上之应以唐写本陆氏《切韵》、孙氏《唐韵》、王仁煦《切韵》、五代刻本《切韵》等残卷，及《玉篇》、《经典释文》等书为准，下之当以《韵略》、《集韵》及《类篇》等书为本。惟《广韵》乃宋代之书，唐本所无者，不应据以妄删，《广韵》乃审音之作，《集韵》所多者，不当据以妄增。《集韵》等书以搜罗异字古文为主。这所订补，概关音理者，字句异同概从阙如；

1. 正文讹误者：

平声冬韵，鑿，力冬切，鼓声。按力冬切不当有鑿字，《集

韵》冬韵以为鼙之异文。然窃非鼙之异文，乃鼙字之讹体。本书东韵鼙字注云：俗作鼙。因作鼙，故误为鼙。《韵略》东韵鼙字注云良中切，又卢宗切，见冬韵，故又收入冬韵鼙组下，今本书冬韵鼙字既误为鼙，而东韵鼙亦无又音，于是既不知鼙字有二音，又分鼙鼙为两字矣。又案《玉篇》金部收鼙字，注云七昔切，又力宗切鼓声，案鼙字不当有力宗切，但亦不当有七昔切，且七昔切亦不足以形容鼓声，据《广韵》入声锡韵戚组下有鼙字（唐写本《切韵》作鼙，误）。注云夜戒守鼓也，仓历切，《说文》同，惟字作鼙。案仓历切与七昔切同音，《玉篇》鼙字，当即鼙字之讹体。鼙字实为鼙、鼙两字之讹体，古今实无鼙字。乃《玉篇》既误收入金部，又以鼙鼙二字之音以音之。自切韵以下皆沿其谬误，隋唐以来，三字纠缠不清，此据音理而知其讹误者。

平声鍾韵，鼙，丑凶切，注云地名，又直容切。案鼙字不见于他书。《玉篇》阜部云：隄，音重，地名，又《类篇》云：隄，传容切，地名。又《集韵》本韵重组下，收隄字，传容切，注云地名。据以上三书隄字音重及传容切，皆与鼙又直容切之音同，且皆为地名，案《国语·鲁语》云：宿于重馆，韦昭注云：重，鲁也，馆，候馆也。《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亦作重，则是地名古止作重，《玉篇》等乃作隄，后起之字也。本书鼙字，原当止作重，不从阜，其它音直容切，即为上文重字之互音（重字亦直容切），重字下不别收鼙字可证，其字作鼙，当为讹体，此据本字又音，而证其为讹误者。

平声东韵鼙，徒红切，注云，鼓声，案各本皆同。然徒红切，不当作鼙，《集韵》以鼙乃鼙之异文，徒东切。《类篇》亦以鼙为

鼗之异文，注云徒东切，又徒冬切，案《玉篇》鼓部云鼗，徒冬切，鼓声，或作鼗，据此是鼗之异文作鼗不作鼗，鼗为讹体，宋代韵书皆未纠正，此据《玉篇》而知其讹误者。

2. 异文错乱者

去声愿韵鄢（於建切，地名，在楚）郾（上同）𡗗（引与为价又於面切）𡗗（同上）案此误以鄢为郾之异文，𡗗为𡗗之异文矣，据《说文》邑部云，郾，南郡县，孝惠三年改名宜城，又云鄢，颍川县，案二地相距甚远，不容混淆，此鄢字非郾字异文之证，又案《说文》贝部无𡗗字，人部有𡗗字。云，引为贾也。

《玉篇》人部𡗗字亦云引为价也。贝部有𡗗字，注云，物相当也。是𡗗𡗗二字，各自为义，两不相涉，不当混为一字甚明，推《广韵》原本，当以𡗗字为郾字之异文，而鄢𡗗则当各为一字，与鄢𡗗二字绝不相涉，本书原文应为“鄢（地名，在楚）𡗗（同上）郾（县名）𡗗（物相当也）”，此证以本书，求之字义，而知其为错乱者。

平声鍾韵，容，徐封切，注云容盛也，《说文》云古文容。案《说文》宀部云容盛也，从宀，谷声，又云容，古文容，从公。《玉篇》、《集韵》、《类篇》等书，与《说文》同，修《广韵》者，既知容为容之古，乃不属于本组音字下，而远传于数字之后，是自乱其例。应据遼写于上文容字下，此依本义例及《说文》以正其错乱者。

3. 正文夺落者

去声磴韵亘注云通也遍也竟也出方言，古邓切，六。案亘纽止收亘塏拒𡗗𡗗𡗗等六字，然据上声阮韵𡗗字注云日气，况晚切，又古邓切，案又古邓切即应在本韵亘纽下，今本亘纽下并无

此字，当系夺落，应据补之，此依他韵又音而知其为夺落者，还有因注文犹存而知其为夺落者和重文之误而知其为夺落者，例繁从略。

4. 注文误属下

去声愿韵婉注云：《纂文》云姓也，古万字。各本皆如此，义不可解。案本书上声阮韵及弥韵两收婉字，皆注云婉婉媚也，并无姓氏及古万字之训，《玉篇》及《集韵》等书亦然，此注盖系本组上文曼字之注，而误属于此耳。

5. 反切上一字讹误者

平声脂韵推，注云：排也，义佳切。案灰韵推组下亦收推字，注云又昌佳切。案昌佳切，即指本韵推字而言。然义佳与昌佳二音，韵同等而声不同组，义在初组，昌在穿组，两处必误其一，据《韵略》及《集韵》等书，本韵推字皆作川佳切，川与昌同组，则本韵应从灰韵又音作昌佳切为是。此处所以误为义者，盖本作尺字，尺与昌同组也，尺形近义，故误。

平声江韵慧，愚也，丑江切，又丑龙切，又抽用切。案又音丑龙切，互见于鍾韵春组下，惟彼处作书容切，不作丑龙切，容龙二韵同等，而书丑二字声不同组，丑在彻组，此注又音丑龙切，丑字盖涉上文丑江切而误，《韵略》作又音书容切，《类篇》亦然，则作书字是也，此处应据改。

6. 反切下一字讹误者

上声阮韵，蹇，居偃切，注云，跛也，屯难也，亦卦名，又居免切。案又音居免切，互见于弥韵，惟弥韵作九犖切，居九声同组，免犖韵不同等，免字撮口呼，而蹇字则齐齿呼，应从九犖切，《类篇》又音作九犖切，皆不误，此处应据改。

平声东韵彪，薄红切又步留切，案彪字又音，互见于幽韵，皮彪切，皮步声同组，而留彪不同韵，留字在尤韵，彪字在幽韵，彪字既在幽韵，则此处步留切，当系步彪切之误，应据改。

7. 一字两收而误其一者

去声沁韵纡，巨禁切，注云纡带或作襟，又音今，案又音今，应在平声侵韵金组下，然金组无纡字而有衿字，注云衣小带也，又其禁切，案又其禁切，即指本韵纡字而言，然字当从本韵作纡，侵韵作衿误矣。《说文》系部云，纡，衣系也，可证，衿字则系纡衿字之变体，与此无涉。又案本韵注云或作襟，尤误。《说文》衣部云，纁，交衿也，《玉篇》衣部以襟为纁之异文，是襟字与训交衿之纁字同，不与训衣系之纡字同也。平声侵韵金组下收襟字，又收纁字，注云上同，此固不误，乃本韵纡注反谓襟之或体，自乱其例矣，唐写本误与此同。

平声东韵潼，徒红切，注云水名，出广汉郡，亦关名，又通衡二音。案又音通，通字即在本韵下文，他红切，与通字同切语凡八字，无潼字而有瞳字，注云，瞳瞳欲明之貌，各本皆然，然案本韵瞳字又音，止有他孔一切，已收入上声董韵，不应复见于本韵通字下，通字下之瞳，乃潼字之误。据唐写本陆氏《切韵》及王氏《切韵》，潼字又音皆有他红昌容二切，则通字下宜有潼字无疑，瞳字又音，止有他孔一音，互见董韵，则本韵通字下不应复收瞳字无疑。

8. 一字两收而误为二者

去声笑韵赧，弋照切，注云，行不正也。案上声阮韵阮组下收赧字，虞远切。注云，小貌，案赧即本韵赧字之讹体，修《广

韵》者厕之于阮祁二字之间，是误以𨾏字从元声矣。《说文》尤部云：𨾏，行不正也，从尤𨾏声，读若耀，《玉篇》同。此处所以训小者，盖因𨾏字本从尤。《玉篇》云，尤跛曲胫也，又倮也，短小也，故有此训，《集韵》注谓弱小貌，亦即此意，其声由笑韵转入阮韵者犹遥字之转为远耳，今声既不同，又异其训，几不知为一字矣。

平声鍾韵，璫，力鍾切，注云，圭为龙文，各本皆如此。然《说文》玉部云，珑，祷旱玉也，为龙文，是璫即珑也。今东韵珑字，则注云玲珑玉声，是又强分为二字矣。说文云：玲，玉声也。后人添珑字以足其形容之意耳，与训玉之珑字，并非二字，今既异其形，又别其训，又不注又音，非也。广韵一书，凡遇字音稍有不同，或字义小异者，辄异其形以别之，此类是也。

9. 一字兼收于别韵而不注又音者

上声寢韵，凜，渠领切，注云寒极也。案去声沁韵吟纽下收凜字巨禁切，注云寒凜，无又音，本韵凜字下依例应据补又巨禁切。

入声黠韵搗恪八切，注云：《说文》刮也，一曰挞也。案鐸韵鵠纽下亦收搗字，古鐸切，无又音。又狎韵凜纽下亦收搗字丈甲切，无又音，本韵搗字下依例应补鐸狎二韵之又音。

10. 字本同音，而误列两处者

凡一韵之中，同纽同等而分列两处者，陈澧氏每斥为人所加，删之以复《切韵》之旧，本书则注其应併，以通《广韵》之例，然亦有不在此例者。如：

入声末韵，𦉰，姊末切。案本韵下文又收𦉰字，子括切，与𦉰字同纽者共三字，然姊末与子括二切，声同纽，韵同等，不应分列两处，据《广韵》惯例，凡后人增加重音字，多在韵末。今𦉰

纽三字，反在韵中，非其例。案唐写本《唐韵》𦵏字姝末切，姝字在穿纽，与下文緦字固不同纽也。各本作姊末切者，姊当系姝之误，盖𦵏字本在精纽，𦵏字姝末切则转入穿纽，今北方音齿头转入舌上者极多，陈澧以緦纽三字为后人所加而删之，非也。

平声盐韵𦵏巨淹切，注云：𦵏虎，人名，又之林切，案本纽末又收一𦵏字，注云巨盐切，又音针，然巨淹切与巨盐切，声同纽，韵同等，不应两列之。据《广韵》惯例，异字同音而误列两处者有之。无同字同音而又分别者，《类篇》一书，多据《广韵》为准。《类篇》𦵏字共四音，除诸深、职任二切分见《广韵》侵沁二部外，又有且盐切及其淹切二音。案其淹切，即本韵巨淹切之𦵏字，且盐切，当即本韵韵末所收巨盐之𦵏字，今《广韵》作巨盐切者，因且巨形近，且涉上文巨淹切而误，应以且盐切为是，由浅喉音转入齿头音耳。今北方音，浅喉转入齿头音者十之六七，本韵且盐切之𦵏字，即依此音收之也。陈澧斥为一音重见而删之，误矣。

（六）《切韵·序》校释

罗常培

陆词定韵之旨，具详自序。顾抄刊参易，讹夺寔多；言简意深，疏通有待。不加校释，厥蕴难了；兹篇之作，意在斯焉。近人刘盼遂尝有《广韵叙录校笺》一文，刊诸实学，与此相斟，则仁智见殊，广狭异范，各行其是，不嫌雷同。本篇造意，肇自吾友南阳董彦棠，且纲罗典实，十得一二。年前彦棠因母病旋里，

猥以整理见责。假日参稽诸本，续有补苴；推阐隐微，粗得条贯。采董说处，悉为表明，掠美掩瑜，所弗取焉。

莘田识

昔隋皇初

序文以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第二种（以下省称敦煌本）为主，而以黎氏古逸丛书仿宋本《广韵》（以下省称黎本）及张氏泽存堂翻刻宋本《广韵》（以下省称张本）参校之。案，杨坚以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自为大丞相，其明年（公元581年）遂受周禅，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有刘仪同臻

《隋书》本传云：“刘臻字宣孳，沛国相（故城在今安徽宿县西北九十里）人也。父显，梁寻阳太守。臻年十八，举秀才，为邵陵王东阁祭酒。元帝时迁中书舍人。……入周后为露门学士，授大都督，封饶阳县子。……隋高祖受禅，进位仪同三司。……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亲狎之。臻无吏干，又性恍惚，耽悦经史，终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开皇十八年（公元589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于世。”（卷七十六，页三；别见《北史》卷八十三，页三十二。）今惟传《河边枯树》诗一首。（《全隋诗》卷二，页五。）案两汉诸史，文省理幽、言辞古质，微义异旨，未易尽通；臻既“精于两汉书”博得“汉圣”休名，则必深于声韵训诂之学。又“显”呼典切，“蜆”胡典切，均在上声铎韵，惟一在晓纽，一在匣纽，清浊微异；臻避父讳而呼“蜆”为“扁螺”，盖可证其审音之精切矣。臻以开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则开皇元年当为五十五岁。

颜外史之推

北齐书本传云：“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故城在今山东临沂县北五十里）人也。世传周官左氏学。……之推年十二，遇梁湘东王自讲老庄，之推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书史，无不该洽。辞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湘东王以为其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出为世子方诸掌管记。……湘东即位，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入周为阳平公李远掌书翰。寻奔齐。文宣见悦之，即除奉朝请。……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寻除黄门侍郎……出为平原太守。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寻以疾终。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训二十卷，并行于世”（卷四十五，页十七，十八；别见《北史》卷八十三，页十八，十九）。《家训》今存；杂著则仅传《观我生赋》（《北齐书》本传；《全隋文》卷十三，页一至页五），及诗五首（《全北齐诗》页十八，十九）而已。又《隋书·经籍志》复著录之推所撰《训俗文字略》一卷，今亦亡佚，然据《家训·音辞篇》知之推于声韵之学颇能辨析毫芒；《切韵》之成，与有力焉。别于后文详之。之推生卒年月，史无明文。钱大昕疑年录定其生梁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卒隋开皇中（公元590—600年），并云：“本传不书卒年，据《家训·序致篇》云：‘年始九岁，便丁荼蓼’，以《梁书》颜协卒年证之，得其生年。又《终制篇》云：‘吾已六十余’，则其卒，盖在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以后矣。”（卷一，页七）。准此，则开皇元年，之推年约五十一岁。

卢武阳思道

《隋书·本传》云：“卢思道字子行，范阳（故城在今京兆涿县）人也。……聪爽俊辩，通悦不羁。……师事河间邢子才。……复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齐天保中，为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后泄漏省中语，出为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隶事参军。后以擅用库钱，免归于家。……数年，复为京机主簿，历主客郎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后除掌教上士。（隋）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愿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开皇初，以母老表请解职，优诏许之。……岁余，奉诏郊劳陈使。顷之，遭母忧。未几，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是岁，卒于京师，时年五十二。……有集三十卷，行于时。”（卷五十七，页一至页五）今仅存杂文十一篇（《全隋文》卷十六，页一至页十六）、《乐府》及诗二十六首（《全隋诗》〇二）。董彦棠云：“杨坚自为大丞相在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明年遂受周禅，改元开皇。是思道迁武阳太守在开皇建元之前一年，是年所作之《孤鸿赋》自序云：‘余志学之岁（十五岁），自乡里游京师。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二十岁）甫就朝列。……虽筮肆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据此推之，其时当年四十九岁。证以开皇初所作《劳生论》中‘余年五十，羸老云至’之语，若合符节。则岁余复起，卒于京师，当为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矣。”案董说是也。

魏著作彦渊

黎本张本序文前所列撰集人姓名作“著作郎魏渊”。刘盼遂

云：“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澹字彦深（按唐臣避高祖讳，改渊为深），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也。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逸。为学士，撰御览。开皇初，迁著作郎。此处渊为澹之误字无疑，或渊上夺彦字也。’”案，刘说是也。澹尝注《庾信集》，复撰《笑苑词林集》，世称其博物。又奉诏成魏史九十二卷，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卒时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隋书》卷五十八，页二至页四，别见北史卷十六，页二十一）。今惟存残文数篇（《全隋文》卷二十，页三至页六）。澹在齐时，即与魏收、阳休之等同修五礼。收以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卒，年六十七，休之以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卒，年七十四。假定澹之年龄较收少二十岁（？），则以“卒时年六十五”推之，约当卒于开皇十年左右（？）。果尔，则开皇元年五十六岁。

李常侍若

案：李若正史无传，惟《隋书·崔儼传》云：“儼在齐时，与顿丘（故城在今河北清丰县西南）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儼李若。’”（卷七十六，页五。）曾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九月兼散骑常侍，与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君瞻同使于陈（《隋书》卷一高祖纪页十六。）卢思道尝赠以诗云：“初发清漳浦，芳草正萋萋。今留素济曲，夏木已成蹊。尘起星桥外，日落宝坛西。庭空野烟合，巢深夕羽迷。短歌虽制素，长吟当执珪。寄语当窗妇，非关惜马蹄。”（《全隋诗》卷二，页八。）其他事迹已不可考。

萧国子该

敦煌本“该”误作“谚”，今据本传校正。案《隋书·本

传》云：“萧该兰陵（今江苏武进县治）人。梁鄱阳王恢之孙，少封攸侯。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遽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卷七十五，页十一，十二；别见《北史》卷八十二，页十八。）今《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音义》十二卷，《文选音》三卷。宋景文笔记曰：“予曾见萧该《音义》若干篇，时有异义。然本书十二篇，今无此本。颜注独遗此不收，疑颜当时不见此书，今略记于后。”吴君承仕曰：“宋祁所云即十二篇，据十二卷言之。《宋史·艺文志》载萧该《音义》三卷，盖久无全本矣。百川学海本宋祁笔记所录萧该《音义》仅有七条，笔记亦非完书也。钱泰吉宋本《汉书考异》曰：《循吏传·黄霸传》中：‘霸以为神爵，议欲以闻’下录萧该《音义》，有‘予见徐锴本’之语，乃误以宋景文为萧氏。薛宣传中‘焉可怗也’下，萧该《音义》引《学林》；翟方进传：‘多植为奸利者’下，宋祁引《学林》，今皆见王观国《学林》中。王为宋南渡以后人，不独萧博士旷代遥遥不相及，宋景文亦岂得引之？然武英殿校刻《汉书》，据庆元旧本录萧氏宋氏语亦然，盖宋氏校语为南宋人附益者不少。按，钱说是也。清官本所附《音义》，有直标萧该者；有引自宋祁校语者；其为后人所乱，不过数条，大体固萧氏旧文也。”（《经籍旧音·叙录》页五十三。）今李善《文选注》所引书目有《汉书音义》一种，并未称举姓名；疑即该作。其《文选音》三卷，则李善注并未提及，或已采纳，特未标明耳。所存《音义》中与《切韵》有

关者，于后文“**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句下详之。

辛咨议德源

《隋书·本传》云：“**辛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也……沉静好学。年十四，解属文。及长，博览书记，少有重名。齐文宣帝时，起家奉朝请，……历冯翊华山二王记室。除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比部郎中……待诏文林馆，尚书考功郎，中书舍人。及齐灭入周，为宣纳上士。（隋初）隐于林虑山。……德源素与卢思道友善，时相来往。……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奏著作郎王邵同修国史。德源每于务隙，撰集《春秋三传》三十卷，注扬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闻其名而引之。居数岁，奏以为掾，后转咨议参军，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训内训各二十卷。**”（卷五十八，页五、六。）今惟存《姜肱赞》一篇（《全隋文》卷二十，页二），诗九首（《全隋诗》卷二，页十五，十六）。考蜀王秀以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废为庶人，则德源卒时当在《切韵》成书（公元601年）以前也。

薛吏部道衡等八人

敦煌本“薛”作“萨”，“吏”作“史”，今据本传校正。案《隋书·本传》云：“**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故城在今山西荣河县北）人。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年十三，讲左氏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见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齐司州牧彭城王浟引为兵曹从事。……授奉朝请。武成作相，召为记室。及即位，累迁太尉府主簿。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复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仍参太子侍读。……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自州主簿入为**

司禄上士。(隋)高祖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高祖受禅,坐事除名。……寻除内史舍人。……八年伐陈,授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还除吏部侍郎,后坐事除名,配防岭表。……寻有诏徵还,直内史省。……后数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高祖善其称职,谓杨素、牛弘曰:

“道衡老矣!驱使勤劳,宜使其朱门陈戟。”于是进位上开府,赐物百段。……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相与交。高颖、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兢一时。仁寿中,杨素专掌朝政。道衡即与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出检校襄州总管。炀帝嗣位,转潘州刺史。岁余上表求致仕。……入拜司隶大夫。……(后因微故),赐令自尽。末时年七十。有集七十卷,行于世。”(卷五十七,页七至页十二。)今存杂文六篇(《全隋文》卷十九),《乐府》及诗二十一首(《全隋诗》卷二,页十一至页十四)。道衡以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被杀,年七十,则开皇元年当年四十二岁。

自“有刘仪同”句至此,黎本张本俱作“有仪同刘臻等八人”,此因《广韵》在序文前列有“仪同三司刘臻,外史颜之推,著作郎魏渊,武阳太守卢思道,散骑常侍李若,国子博士萧该,蜀王咨议参军辛德源,吏部侍郎薛道衡,已上八人同撰集”数行,故改窜陆序原文,以避重复耳。

同撰法言门客

案,陆法言正史无传,惟《隋书·陆爽传》云:“陆爽字开明,魏郡临漳(今河南河北属县)人。自齐入周,隋时为太子洗马。开皇十一年卒官,年五十三。子法言,敏学有家风,释褐承奉郎。初爽之为洗马,尝奏高祖曰:‘皇太子诸子道未有嘉名,’

请依春秋之义，更立名字’。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云：

‘我孙制名，宁不自解？陆爽乃尔多事！煽惑于舅，亦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屏黜，终身不齿’。法言竟坐除名。”（卷五十八，页四。）海宁王君静安尝据日本源顺《倭名类聚钞》及僧瑞信《净土三部经音义》所引陆词《切韵》，参校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后证以彼土狩谷望《倭名钞笺》之说，定法言名词，并谓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之“陆慈《切韵》五卷”亦即陆词（《观堂集林卷》八，页八）。近吾友丁山更据唐《苏鹞演义》及《魏书·陆侯传》于陆氏族系统有发明，已撰为《陆法言传略》一文，载诸本刊；法言事迹之可考者，殆尽于此。陆爽以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卒官，年五十三，则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当年四十四岁。其时法言，约当二十左右。王君云：“开皇初，法言与萧颜诸公论韵时，年才弱冠。而诸公多显于梁魏齐周之世，于法言均为丈人行矣。其受成书之托，亦即以此。”（《观堂集林》卷八，页八。）案，王说是也。又董彦棠云：“昔开皇初，当指二年。据卢思道传，思道于开皇元年方为武阳太守，是岁解职归，三年卒于哀师。是在法言家论韵当在解职以后，未卒之前也。”其说亦颇可信。

裴永清论及音韵

案，法言撰集《切韵》，实基于此一夕谈；其审音分部，八君决定为多。顾自唐李涪刊误即诋《切韵》为“吴音乖舛”，后世浅妄之俦，甚且误认通行之平水韵为沈约所作；斯不可不辨也。考法言家魏郡临漳，在今河南旧漳德府属；刘臻等人，除萧该外，亦皆北方之学者。朱彝尊与魏善伯书云：“韵书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盖寡。沈氏书既无存，传者陆氏《切韵》尔。法

言家魏郡临漳，同时纂韵者八人，惟萧该家兰陵。其余或家范阳（卢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东（薛道衡），或家顿丘（李若），或家临沂（颜之推）及沛（刘臻），类北方之学者。黄公绍失考，谓韵书始自江左，本是吴音者，妄也！”（《曝书亭集》卷三十一，页十。）据此所论，参以前文（魏彦渊家下曲阳，朱氏尚未及知），则《切韵》非南人所定，不劳喋喋矣。

以古今声调即自有别

张本黎本俱脱今字。自此至“益梁则平声似去”，唐论异时殊方声调之不同也。四声之说，创自沈约，虽自矜为独得胸襟，穷妙入神，而梁武且犹质疑于周舍，则四声之名，当为往古所弗具矣。考古无四声之论，启自陈第（《毛诗古音考》卷一，页二十七，《谷风》“怒”字下注；及卷二，页三十三，《绸缪》“隅”字下注），至顾炎武更演其旨曰：“古人之诗……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故四声可以并用。”（《音论》卷中，页十。）江永附和顾说称为“善之尤者”（《古韵标准·例言》，页六。）特两君于古今声调之异，犹未能明确言之。厥后段玉裁则谓“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六书音均表》，卷一，页七，古四声说。）孔广森则谓“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读，……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诗声类》卷一，页二）。立说虽殊，而明古四声不同今，则一也。江有诰初亦从“古无四声说”（见初刻《音学十书·凡例》），后作《唐韵·四声正》乃谓“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见《再寄王石臞先生书》）。于时赞同江说者，则有王君念孙（《王石臞先

生遗文》卷四页十八，《与江晋三书》）。近人陈君汉章复作《古声无法入辨》，以驳段、孔，谓“四声之说古所无，四声之理古所有”（缀学斋初稿卷三，页十六）。是古四声何若，仍无定论。圻春黄季刚先生承诸家之后，撮众说之华，由所考古韵部居断定“古无上去，惟有平入”（《音略·略例》）。酌古沿今，差为近似。至王君静安作《五声说》，误混戴、孔所谓“阴”、“阳”为声纽之“清”、“浊”（《观堂集林》，卷八，页一至页五），斯则千虑之失，不能无讥者已。

诸家取舍亦复不同

案，四声出入，于时诸家，已自纷歧。试即《群经音义》考之：《周易》“括结否闭”，《释文》“闭，必计反；（吕忱）《字林》方结反”。《切韵》兼采两音，一入霁韵作“博计反”（敦煌本缺去声，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补），一入屑韵作“方结反”。是“闭”字有去入二声也。《诗经》“有女仳离”《释文》“仳，匹指反；徐（邈）符鄙反，又敷姊反；《字林》父儿，扶罪二反。”《切韵》脂韵作“房脂反”盖采元郎所据之正音；旨韵作“符鄙反又芳匕反”。则采徐吕二家之方音；是“仳”字有平上二声也。《尔雅》“似蝗而大腹”《释文》蝗，华孟反；《字林》音皇；《说文》荣庚反；范宣《礼记音》音横；《声类》、《韵集》并以蝗协庚韵。《切韵》则三收之，一入《唐韵》作“胡光切”；一入庚韵作“户盲切”；一入映韵作“户孟切”；盖并取二吕李范之说，以“蝗”字有平声二读，去声一读矣。考法言《切韵》成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则当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下迄仁寿之初，为时不甚相远，而并收诸家异音，盖以存取舍不

同之迹耳。

八君论韵之际，于方俗声调，或主从一，或主兼收；法言随笔记之，即为异日定韵之准（《切韵》于诸家异音亦有折衷一说者，如《诗经》“享于祖考”，《释文》，“享”字有“许两反”及“许亮反”二音，《切韵》但入养韵，而不收“许亮反”之音），因知《切韵》中所谓“又音某”者，非古今语即方言也。

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

“涉”字黎本张本均作“伤”字。案：《淮南子·地形》云：“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汉书·地理志》云：“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俱谓字之声调缘方域而殊也。所谓“轻浅”“重浊”者，贾昌朝《群经音辨·序》曰：“夫轻清为阳，阳主生物、形用未著，字音常清；重浊为阴，阴主成物，形用既著，字音常重。……如‘衣’施诸身曰‘衣’（施既切）；‘冠’加诸首曰‘冠’（古乱切）；此因形而著用也。物所‘藏’曰‘藏’（才浪切）；人所‘处’曰‘处’（尺据切）；此因用而著形也。”是以平上为轻清为阳；而以去声为重浊，为阴，与后此因声纽而判清浊阴阳者，含义迥别。《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得其质直。”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与法言此语，殆可互明矣。

秦陇则去声为入秦益则平声似去

案，江永云：“去声逢浊位，方音或有似入者，非入也。……关中人呼平声之浊声似去，其实非去也。”（《音学辨微》）

页五)。劳乃宣云：“陆法言《切韵·序》曰：‘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盖以异方之人听之耳；使其本方之人听之，必不尔也。彼方之去似此方之入，则彼必别有其入，且谓此方之入似其去；彼方之平似此方之去，则彼必别有其去，且谓此方之去似其平。以一方音言之，必自成其一方之平上去入，无稍缪戾者。故四声之辨，可各以方音求之。其音不必强同，其理自无不同也。”（《等韵一得·外篇》，页十九）两君所说，于方音四声之异，辨析甚明。今以异方之人骤聆陕西甘肃汉中巴蜀等地方言，审其四声讹变，仍与隋初无异也。

以上释异时殊方声调之变迁竟。

又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鱼（语居反）虞（语俱反）共为一韵

敦煌本“一”作“不”，“语居”作“语俱”，均误；今依黎本张本校正。又“语俱”黎本张本作“遇俱”，则为同纽异文；“反”字均作“切”，则先后用词之殊耳。案此句及下句乃论韵部开合洪细之别也。支脂两韵，验之今人唇吻，同属开口细音（i），鱼虞两韵，同属合口细音（y），已难判其“声势”之异。然隋代以上，则分用尽然。据《诗经》、《楚辞》用韵而证支脂当分者，始自段君玉裁。顾段君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少，虽知其当异而不知其所以异，晚岁尝与江晋三书云：“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经韵楼集》卷六，页二十七，《答江晋三论韵书》。）其能辨两韵声势之异者，章太炎先生云：“古脂部异于支者，其声满口而悞呼，皆阖口音也。”（《国故论衡》上二十三部音准，页二十四。）黄季刚先生云：“支之本音在齐韵，当读为

‘靛’，脂之本音在灰韵，当读如‘璫’。”（《与友人论小学书》——《唯是》第三期。）近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谓支韵有“jie”、“jwie”二音，脂韵有“ji”、“ji”二音。而林君玉堂复据厦门方音谓支韵当读“ia”，脂韵当读“ai”。今据谐声字声母考之，支韵与齐佳两韵合用者为多，脂韵与微皆灰三韵合用者为多。又据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平声韵目“脂”下注云：“吕（静）夏（侯咏）与微韵大乱杂，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别，今依阳李”，是脂韵读音当与微韵相近，章黄所考殆得其真。鱼虞声势之异，清儒未尝论及，惟章太炎先生云：“鱼部古皆阖口如‘乌’‘枯’‘吾’，其撮口如‘於’‘居’‘祛’‘鱼’者，后世之变音也。”（《国故论衡》上，页二十三。）黄季刚先生云：“鱼虞今音难别。然鱼韵多模韵字，此必音近于模也。虞韵多侯韵字，此必音近於侯也。试于读‘鱼’字时先读‘吾’字，读‘虞’字时先读‘蛄’字，则二音判矣（简言之无异以‘吾於’切‘鱼’，‘蛄紆’切‘虞’，但须重读上字耳）。”（《与友人论小学书》。）高本汉谓鱼韵当读为“jiw”，虞韵当读为“jiu”。今谓鱼韵当为合口洪音（u），虞韵当为合口细音（y）。此四韵声势隋初已自混淆，《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其谬失轻微者……则北人以庶（商署切，御韵）为戌（伤遇切，遇韵）；以如（人诸切，鱼韵）为儒（人朱切，虞韵）；以紫（将此切，纸韵）为姊（将儿切，旨韵）。”是即分介不清之证。然颜氏既能辨之，则尔时方音必有能分别者。法言分韵，不相杂厕，盖由方音以存古音也。

先（苏前反）仙（相然反）尤（于求反）侯（胡沟反）俱论是切。

敦煌本‘尤’‘侯’下无反语，今依黎本张本补。案，此句及上句所注反语，意皆后人所加，尤侯偶缺，特加之未尽耳。

“俱论是切”与“共为一韵”盖属互文见义，非彼论叠韵此辨双声也。黄先生曰：“先为古本韵，仙为寒桓先之变韵。侯为古本韵，尤为哈萧二韵之变韵。”高本汉则谓先有“ien”“i^uen”二韵；仙有“jiän”、“ji^uän”二音。侯之音为“eu”而尤之音为“jiau”。今据谐声字声母考之，仙韵中字，古韵半入寒桓部，半入先部；尤韵中字，古韵半入哈部，半入萧部。故四韵本音先当以“ien”为主，仙当以“yen”为主，侯当为“u”，而尤当为“iu”。隋初已多不能辨之。如卢思道《从军行》（《全隋诗》卷二，页七）以“泉”、“连”、“年”、“贤”、“天”韵；《后园宴》（同上页九）以“仙”、“年”、“田”、“连”、“然”韵；颜之推《观我生赋》（《全隋文》卷十三，页一至五）以“焉”、“天”、“年”、“旋”、“璪”、“悬”、“烟”、“焉”、“絃”、“连”、“虔”、“宣”韵；《神仙篇》（《全北齐诗》页十八）以“年”、“仙”、“前”、“怜”、“篇”、“烟”、“泉”、“天”、“旋”韵；是先仙不分也。薛道衡《豫章行》（《全隋诗》卷二，页十二）以“瓠”、“游”、“流”、“洲”、“楼”韵；《渡北河》（同上，页十三）以“洲”、“流”、“楼”、“浮”、“侯”、“愁”韵；卢思道《日出东南隅行》（《全隋诗》卷二，页八）以“钩”、“楼”、“羞”、“眸”、“愁”、“留”、“头”韵；《河曲游》（同上）以“流”、“游”、“洲”、“稠”、“楼”、“骝”、“徇”、“沟”、“忧”韵；是尤侯无别也。然当时方音，亦必有能辨之者；法言以四部独立，其用意正与支脂

鱼虞之分相同耳。

又案，刘盼遂云：“先下注云苏前切，仙下注云相然切者，盖法言注出时人之音并读仙为心母双声，以讥其俱论是切也。法言于韵部正文先字下注云苏前切，仙字下注胡然切（原注——惟敦煌本作胡然不误，别本作相然切者，盖据《切韵序》妄改），苏字本正齿心纽，胡字为喉音匣纽。则时人读先仙同纽之失昭然！法言之名其（？）为《切韵》者，以其功半在甄明双声，不虞虞于辨章纽韵已也。尤侯二字下，敦煌本不注切语，想当时体文同读喻纽或匣纽，如先仙之浑淆等也。后学昧于陆意，妄依韵部中切语沾益：尤字下《广韵叙录》作羽求反，《佩觿·序》引作羽後翻；侯字下《广韵叙录》作胡沟反，《佩觿·序》引乎沟；则二字异纽矣！使二字当时果异纽者，又何以解于下文清浊皆通轻重有异之说邪？张守节《史记正义·论音例》云：‘先仙尤侯，治持之脂，若斯清浊，实亦难分！博学颖才，乃有甄异’，知声纽之不辨也久矣。非精邃如法言者，孰能正之？谓宜亟依敦煌本删去尤侯下切语。”（《实学》第四期，页二十九，三十。）此论殊为师心曲解！考仙字反切仍有韵目及序文小注作“相然切”者为正。顾野王《玉篇》人部“仙”字下注云“声类云：今僊”。“僊”字下云：“司连切”。玄应《佉真陀罗所问经音义》引李登《声类》云：“僊俗仙字同，私延反。”慧琳《大唐内典录音义》云：“僊，薛煎反。”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音义》云：“僊，屑延反。”又《弘明集音义》：“僊，薛延反。”“司”、“私”、“薛”、“屑”等字与“相”字同属心纽，而《声类》、《玉篇》均在《切韵》前，其反切尤为可据。敦煌本《切韵》残卷字迹草草，讹夺甚多，……稍读古书

者，类能正之！王君静安固先我言之矣；盼遂因“胡然切”便于己说，遂“妄据”之，岂观堂弟子于王君治学态度犹未能严守耶！又谓“尤侯二字想（？）当时体文同读喻纽或匣纽；使二字当时果异纽者，又何以解于下文清浊皆通轻重有异之说邪？”盖盼遂不自解之，乃有此举烛鼠璞之说也（鄙解详下句）。且“支”、“脂”、“鱼”、“虞”、“先”、“仙”、“尤”、“侯”八字，法言特举其标目，以赅全韵耳；即使“先”、“仙”、“尤”、“侯”四字之异由于声纽，亦何与于“先”、“仙”、“尤”、“侯”四韵之殊邪？要之，盼遂为证实“《切韵》之功半在甄明‘双声’，不虞虞于辨章‘纽’（？）韵”之说，力求“精遒如法言”而乃适得其反；吾于是“知声纽之不辨也，久矣”！

以上释韵有开合洪细之别竟。

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贵知音即须轻重有异

案，此二句结束上文两节，明审音之书，非仅为临文用韵作也。清浊之义，至为含糊；魏了翁《唐韵后序》云：“其部叙于一东下注云：‘德红反，浊，满口声。’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今《唐韵部叙》虽无可考，而即此语推之，《唐韵》盖以开口为清，合口为浊，与纽类、四声，皆不相涉。法言于上文以“轻浅”与“重浊”对方，避去“清”字，即非平仄攸关，当系含义之别。故此云“清浊”，乃谓开合；此云“轻重”，则指声调。特两句词例，亦属参互见义；犹谓欲便临文用韵自可清浊轻重皆通；若为剖析声音，即须轻重清浊有异也。朱彝尊云：“古人分韵虽严，通用甚广。……盖严则于韵之本位毫厘不爽，通则临文不至牵率而乖其性情。”（《曝书亭集》卷三十一，页十，与

魏善伯书。)亦即此意也。

吕静《韵集》

案：《隋书·经籍志》曰：“《韵集》六卷，晋复安令吕静撰。”《魏书·江式传》曰：“式上表曰：‘……吕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卷九十一，页二十。）《隋志》别有无名氏《韵集》十卷，段宏《韵集》八卷，知当时作《韵集》者，不独一人也。原书今佚；任大椿《小学钩沈》、顾震福《小学钩沈续编》、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小学类》及陈鱣均有辑本。又据《隋志》及潘徽传并载魏李登《声类》，其书在吕静前。陆序未举之者，或隋初已不多见，否则《韵集》足以赅之也。

夏侯咏《韵略》

“咏”字黎本张本作“该”。《隋书·经籍志》曰：“《四声韵略》十三卷，夏侯咏撰。”李涪刊误亦曰：“梁夏侯咏撰《四声韵略》十二卷。”则作“该”字者，盖形讹也。惟敦煌本不误。原书今佚。

阳休之《韵略》

案：《隋书·经籍志》曰：“《韵略》一卷，阳休之撰。”《北齐书·本传》曰：“阳休之字子烈，右北平无终（今京兆蓟县有无终故城）人也。少勤学，爱文藻。魏孝昌中，邢果作乱，一时遇害诸阳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获免。庄帝立，解褐员外散骑侍郎，寻以本官领御史，迁给事中，太尉记室参军。与魏收、李同轨等修国史。隋开皇二年罢任，终于洛阳，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并行于世。”（卷四十二，页九至十三。）原书今佚。《小学钩沈续编》、《玉函山房辑佚

书》及黄奭《汉学堂丛书·小学类》，均有辑本。

周思言《音韵》

敦煌本无此葢字，今据黎本张本补。案：《隋志》“《声韵》四十一卷，周研撰”。谢启昆曰：“思言疑即研之字。”“思言”与“研”名字相应，且下文于李槩亦称其字。谢说是也。原书今佚。

李季节《音谱》

案：《隋书·经籍志》曰：“《音谱》四卷，李槩撰。”《北史·李公集传》云：“弟槩，字季节（赵郡平棘人），少好学，然性倜傥。每对诸兄弟露髻披服略无少长之礼。”为齐文襄大将军府行参军。进爵集，赐曰富春公主撰。闲缓不任事，每被讥诮。除殿中侍御史，修国史。后为太子舍人。为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还，坐事解。后卒于并州功曹参军。撰《战国春秋》及《音谱》，并行于世。又自简《诗赋》二十四首，谓之《达生丈人集》。”（卷三十三，页十一。）又《北齐书·邢邵传》云：“邵有书正多，而不甚校雠。见诸人校书，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赅兼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通。’”妻弟李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间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季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卷三十六，页五。）《隋志》又有李槩《续修音韵决疑》十四卷，《颜氏家训·音辞篇》亦谓：“李季节著《音韵决疑》。”今两书并佚，《小学钩沈正续编》及《汉学堂丛书》只有《音谱》辑本。

杜台卿《韵略》等

案：《隋书·本传》云：“杜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今河

北曲阳西人。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皇初，被征入朝。台卿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玉烛宝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赐绢二百匹。台卿患聾，不堪吏职，请修国史。上许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请致仕。敕以本官还第。数载终于家。有集十五卷，撰《齐记》二十卷，并行于世。”（卷五十八，页五。）《隋志》著录《玉烛宝典》十二卷。此书宋时已佚。日本有旧抄本，缺第九卷，亦多讹误。黎庶昌收入古逸丛书中。至《韵略》一书则本传及《隋志》均未著录，盖散佚久矣。

又案，《声类》以后《切韵》以前之韵书，除以上所称举者外，尚有王该《五音韵》五卷，无名氏文章《音韵》（见阮孝绪《七录》），王延《文字音》七卷，释静《洪韵音》五卷，无名氏《字书音同异》一卷，《叙同音义》三卷，《杂字音》一卷，《借音字》一卷，《音书考原》一卷，沈约《四声》一卷，张谅《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刘善经《四声指归》一卷，无名氏《群玉韵典》五卷，《纂韵抄》十卷，王长孙《河洛语音》一卷（均见《隋书·经籍志》），周彦伦《四声切韵》，王斌《四声论》（见《南史》）及潘徽《韵纂》三十卷（见《隋书·文学传》），诸书今并亡佚，内容如何无从考知矣。

各有异互

案：《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

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擅而置之，独金陵与洛下尔。”又云：“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胡计反，匣纽，弄韵音‘羿’）。（五计反，疑纽，弄韵）”此正谓诸家韵书“各有乖互”也。考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平声韵目“冬”下注云：“无上声，阳与鍾江同，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脂”下注云：“吕、夏侯与微韵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真”下注云：“吕与文同，夏侯、阳、杜别，今依夏、阳、杜”。“臻”字下注云：“无上声，吕、杨、杜与真同韵，夏别，今依夏。”今王本所存虽非全豹，然即此数语已足窥见诸家分韵乖互之迹矣。

自“吕静《韵集》”至此，论诸家韵书之异竟。

江束取韵与河北复殊

此谓南北方音之异也。南北方音之关于声调者，前已论之。然其差别，犹不止此。案：《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昨仙反，从纽仙韵）为‘涎’（夕连反，邪纽仙韵），以‘石’（常只反，禅纽昔韵）为‘射’（食亦反，神纽昔韵），以‘贱’（才线反，从纽线韵）为‘羡’（似面反，邪纽线韵），以‘是’（承纸反，禅纽纸韵）为‘舐’（神纸反，神纽纸韵），北人以‘庶’（商署反，审纽御韵）为‘戍’（伤遇反，审纽遇韵），以‘如’（太诸反，日纽鱼韵）为‘儒’（人朱反，日纽虞韵），以‘紫’（将此反，精纽纸韵）为‘姊’（将儿反，精纽旨韵），以‘洽’（侯夹反，匣纽洽韵）为

‘狎’（胡甲反，匣纽狎韵）。如此之例，两失甚多。”此谓江东辨纽每乖，河北取韵多舛也（篇中列举南北取韵互殊之证甚多，兹不悉引）。又陈鱣《今本声类叙录》云：“李登与孙炎同时，故《声类》多用反音。观其音‘替’为‘呼宏切’（晓纽耕韵），此字《说文》从言，炎省声，《玉篇》‘余琼切’（喻纽清韵），今南人读炎火为‘寅’，即《玉篇》之余琼切；北人读若‘兄’，即《声类》之‘呼宏切。”（《小学考》卷二十九，页一引。）然则顾李切语之异，或亦江东河北取韵之殊邪？

自“以古今声调”云云至此，皆为审定纽韵之疑难，八君当日均曾商榷及之。

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案：《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颉训诂》反‘稗’（傍卦反，並纽卦韵）为‘通（帮纽）卖（卦韵）’，反‘娃’（於佳反，影纽佳韵）为‘於（影纽）乖（皆韵）’；《战国策》音‘刎’（武粉反，微纽吻韵）为‘免’（亡辨反，微纽猕韵）；《穆天子传音》‘谏’（古晏切，见纽谏韵）为‘閒’（古莧切，见纽衿韵）；《说文音》‘戛’（古黠反，见纽黠韵）为‘棘’（纪力切，见纽职韵），读‘皿’（武永切，微纽梗韵）为‘猛’〔莫幸切，明纽（？）梗韵〕，《字林》音‘看’苦寒切（溪纽寒纽）为‘口（溪纽）甘（谈韵）反’，音‘伸’（失人切，审纽真韵）为‘辛’（息鄰切，心纽真韵）；……刘昌宗《周官音》，读‘乘’（食陵切，神纽蒸韵）若‘承’（署陵切，禅纽蒸韵），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黻’（锄祐反，床纽宥韵）为‘在（从纽）遄（侯韵）’，《左传音》，切

‘椽’（直挛反，澄纽，仙韵）为‘徒（定纽）·缘（仙韵）’，不可依信，亦为众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兄本在晓纽不在山纽），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璆璫鲁之宝玉，当音馥烦（璆馥并以诸反，同在喻纽鱼韵，璫烦并附袁反，同在奉纽元韵），江南皆音屏藩之藩（甫烦反，敷纽元韵）；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切韵》‘奇’，渠羁反，‘祇’‘岐’并巨支反，而岐又有‘渠羁’一音，盖未尽采颜说）。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准此，则颜君于“古今通塞，南北是非”，辨析至精；而自余诸子亦必多所改正也。

欲更精透精切除荆楚疑

案：“疏缓”云云，即前文所谓：“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与夫颜之推所举古今南北之舛讹者，皆是也。八君于“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之故既憬，于是“参校方俗，考核古今”，斟量众说，得所折衷；“疏缓”之失悉除，而“精切”之论乃定矣。异日法言纂韵，亦只述此烛下定论而已。

额外史萧固于多所决定

黎本张本作“萧颜多所决定。”案：八君中惟萧颜于声韵训诂之学，最为精邃，颜之《训俗文字略》，萧之《汉书音义》及《文选音》若存，则与《切韵》比勘，当可见其决定之迹，惜并亡佚耳！然颜书虽亡，而《家训》之《音辞》、《书证》两篇，颇多辨章纽韵之言，其精切者，已具如上引。绎其所论，启迪法

言者殊夥。段君玉裁甚且谓“法言《切韵》颜之推同撰”，殆亦有所见而云然也。陆韵经颜君决定者，耕、清、蒸、登、支、昔六韵之分，即其一端；盖“《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颜君已纠绳之矣。至于萧君所定，则以“书缺有间”，探讨颇难。试即清武英殿校刻汉书所附《音义》考之：“案柅之材”下引萧该《音义》曰：“案音节，一名橘，即柱上方木也。郑氏案音赞，应劭曰：《尔雅》曰：柅，朱橘也。音之劣反。”《切韵》屑韵“案，屋梁上木，子结反”与“节”一音；薛韵“柅梁上短柱，职雪反”，即“之劣反”之音；并与萧同。又“斗筭之子”下引萧该《音义》曰：“《字林》曰：‘筭，饭筭也，受五升，秦（谓筭）曰（筭），山交反。’该案‘筭’或作‘筭’。《论语》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切韵》肴韵“筭、斗筭，所交反。”“所交”与“山交”之音无异，则陆亦采萧说也。又“煜雪其间者”下引萧该《音义》曰：“煜雪，韦昭‘煜’音‘呼夹反’，‘雪’音‘于侠反’”。服虔曰：“煜音近雪叔”。音为‘育’。‘雪’音（晔尔）之‘晔’，《字林》曰：‘雪’震雷也，一曰众言也，于甲反。煜音弋叔反，又于立反。”《切韵》入声屋韵“煜，火光，与逐反”与“育”同纽同韵。缉韵“煜火兒，为立反”则与“于立反”一音。至“呼夹”、“雪叔”二音则陆所未采，此与萧同者也。狎韵“雪，众声，胡甲反，又状甲反，雪阳郡在乐浪”。叶韵“雪，多言，之涉反”。无“于侠”、“于甲”二反，与“晔”（筠辄反）亦非一音。案今苏杭间人匣纽字母读入影喻等纽，八君中惟萧为南人，以“晔”音“雪”，并收“于侠”、“于甲”二音，盖系此种音变。至“之涉”、“状甲”二

反或另系一种方音矣，此则陆与萧异者也。

自“因论”云云至此谓由辨析疑难而得所折衷。

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輩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袖下握笔略记纲纪

黎本张本无“为”字。案：此法言自叙即夕撮记纲要之事，由魏彦渊所促成。自篇首至此，乃《切韵》成书后，法言追记定韵之缘起也。

后博问英辨殆得精华于是更涉余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间不遑修纂

黎本张本无“后”字。案：此法言自记论韵以后，开皇二十年以前，犹居承奉郎时事也。

令返初服私调诸弟凡有文藻即须声韵

敦煌本脱“初服”二字，今据黎本张本补。又黎本张本“弟”下衍“子”字，“须”下多“明”字。案：自此至篇末，法言自记开皇二十年除名以后，仁寿元年成书以前，屏居著述时事也。据唐《苏鹗演义》云：“爽生法言、正言。正言隋朝承务郎。”法言诸弟之可考者，惟正言一人而已。

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或之所质问无从

“或”字黎本张本作“惑”字。

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存者则贵贱札隔以报绝交之旨

敦煌本脱下一“则”字，今据张本黎本补。“以”字当读为“已”。案：开皇初论韵之八君：卢思道卒于开皇三年，魏彦渊盖卒于开皇十年之前，颜之推则卒于开皇十一年以后（？），刘臻卒于开皇十八年，自余四子，李若、萧该，全无可考。当法言屏居著述时，辛德源如尚健在，亦必“交游阻绝”，不相来往。

其时“朱门陈戟，无竞一时”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法言“贵贱礼隔”云云，当指玄卿言也。

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

案：陆法言《切韵》五卷，《隋书》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惟新旧《唐书》两志并有陆慈《切韵》五卷。今既知陆慈与陆词同为法言之名，则两唐志所著录之陆慈《切韵》，亦即此书也。此谓《切韵》五卷即以当年烛下所记参稽《韵集》以下诸卷书及古今文字训诂要籍纂集而成。

剖析毫厘分别乘累

案：此即前文所谓“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也。《切韵》分部多至一百九十三，不明其故者，动辄讥其破碎，此自唐已然矣。封演《闻见记》云：“先仙删山之类，属文之士，苦其苛细。”李涪《刊误》则诋为：“字同一声分为两韵”、“吴音乖舛，载述难尽”。自尔以降，訾议日出。清儒中即研精音理如江君晋三，于法言亦深致不满。尝谓：

“陆韵分部至繁。然同类者，或荡析离居；异类者，或马牛莫别。愚想当时定韵者八人：刘臻家沛，颜之推家临沂，卢思道家范阳，李若家顿丘，萧该家兰陵，辛德源家狄道，薛道衡家河东，陆法言家临漳（案：江君未谙魏彦渊里居，故举法言充数）；南北既殊，遂各守其乡音，不能划一。又当时定于烛下，而诸人旋散去。法言参考众说，而不敢辄合，故各自为一部。观其自叙所云：‘交游阻绝，质问无从，生死路殊，空怀可作’，盖叹其不能复得诸人校定，以归于一也。可见当时编韵之人，实未惬意。自唐时颁为官韵，遂无能议其得失。然核以古音，实为错乱

乖离而入声尤无条理；此顾氏《唐韵正》一书，所以为振古绝作也。”（《等韵丛说》。）是则拘于古音未了《切韵》分部之旨，其能为法官翻辨者，则唐苏鹞曰：“陆法官著《切韵》，时俗不晓其韵之清浊，皆以法官为吴人，而言吴音也。且《唐韵序》云：‘昔开皇初，仪同刘臻等八人，诣法官论韵曰：吴楚则多伤清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此盖研究正声，削去纰缪也；岂独取方言乡音而已哉？洎孙愐等，论音韵者二十余家，皆以法官为首出。薛德衡隋之硕儒，与法官同时，尝与论音韵，则岂吴越之音，而能服八方之人乎？’”

（《苏氏演义》。）实则法官定韵之旨，序中“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二语，已足尽之。章太炎先生曰：“《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并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原注——且如东冬于古有别，故广隋两分之，在当时固无异读。是以李涪刊误，以为不须区别也。支脂之三韵惟之韵无阖口音而支脂开合相间，必分为二者，亦以古韵不同，非必唐音有异也。若夫东鍾、阳唐、清青之辨，盖由方国殊音，甲方作甲音者，乙方则作乙音，乙方作甲音者，甲方或又作乙音，本无定分，故殊之以存方语耳）。昧其因革，操绳削以来之，由是侏离不可调达矣。”

（《国故论衡上音理论》，页十八。）盖古今方国之音变，系于清浊欹弇者至巨；法官所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者，殆即指此耳。吾侪生今之世，犹能推考隋时古今方国之音者幸赖《切韵》仅存，然包孕广杂，易滋迷误，其得亦正其失也。近高本汉所作《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以等韵之法参校现代方言，日本之吴音汉音及高丽之译音等，辨析陆书组韵，虽异邦学者研究此土旧音，牵强违失，在所不免，而

师其新法，证以故说，或于陆君定韵之微意更有所阐发欤？

何煩泣玉柒可悬金

“柒可”二字不词，黎本张本作“未得”。以词例推之，此联及下联皆以一抑、一扬相对成文，则“柒”应作“差”，于义甚安；“柒”“差”盖因声近而讹。案：《韩非子·和氏篇》云：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又《史记·吕不韦传》曰：‘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泣玉”，“悬金”即用此二事也。

藏之名山昔惟马迁之言大持以盖今叹扬雄之口吃

敦煌本缺“雄”字，今据黎本张本补。案《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又扬雄传赞曰：“刘歆尝观其《太玄》，谓雄曰：‘空自

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应。”

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随仁寿元年也

此法言自明《切韵》之作，非出杜撰，实述萧颜诸贤遗意，且以寄其敝帚自珍，赏音难遇之慨云尔。

以上释《切韵·序》全文竟。

一九二八，一，二十二，即

（七） 引用书目

- 陈寅恪 《从史实论切韵》（单行本）
 沈兼士 《广韵声系》（中华书局）
 曾运乾 《广韵学讲义》（中山大学）
 罗常培 《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
 《切韵序校释》（中山大学）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论并合口》（台北史语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一分）
 《几个上古声母问题》（台北史语所论文集）
 方孝岳 《上古音概述》（《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二期）
 周祖谟 《问学集》（中华书局）
 《唐五代韵书集存序》（中华书局）
 《汉语历史音韵学》（未刊稿）
 董同和 《汉语音韵学》（台北本，1979年）
 周法高 《广韵重纽的研究》（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
 《论切韵音》

- 罗季光 <广韵>开合分韵质疑(单行本)
- 张 琨 <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 <切韵的综合性质>(抽印本)
- <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抽印本)
- <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抽印本)
- <切韵的前*a和后*a在现代方言中的演变>(《音韵学研究通讯》)
- 张贤豹 <张琨教授访问记>(台北《汉学研究通讯》三卷三期)
- <张琨教授古音学说简介>(同上)
- 胡 坦 <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民族语文》, 1984年)
- 丁邦新 <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史语所集刊 第五十五 本第四分)
- <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的检讨>(台北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 <侗语调查报告>(油印本)
- 张均如 <广西中部地区壮语中的汉语借词的特点和来源>(单行本)
- 欧阳觉亚 <开展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单行本)
- 潘悟云 <谈声调>(单行本)
- 尉迟治平 <上声厉而举解>(单行本)
- 汤炳正 <广韵订补释例>(《制言》半月刊)
- 葛信益 <异读字形讹举例>(抽印本)
- 严学宬 <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文史杂志》, 1958年)
- <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六卷一期, 1937年)
- <周秦古音结构体系>(《音韵学研究》第一辑, 中华书局)
- <苗瑶汉语关系词的层次>(单行本第十七届国际汉藏语言会议论文集)